

旧参  
I 035.4  
S L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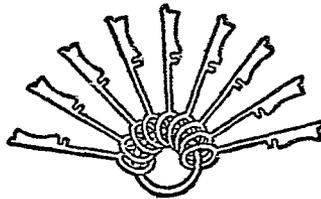
I085.4  
SLG

庫文生學中

純0字

# 法 作 說 小

工 復 孫 者 編



印 編 局 書 華 中

1259271



192

# 小說作法目錄

## 第一章 緒論

- 1 小說底定義
- 2 小說底重要
- 3 小說作法與小說

## 第二章 作者

- 4 作者底人生觀  
——創作與哲學——所謂作風——自己表現——
- 5 作者底經驗  
——觀察——實行——讀書——豐滿的生活——

目錄

1259271

6 作者底想像力

7 作者底情緒

8 作者底思想

9 作者底態度

——主觀的——客觀的——

### 第三章 方法

10 描寫法(一)——人物底描寫

——人物與事件——外面的描寫——內面的描寫——會話底作法——

11 描寫法(二)——環境底描寫

——人物與環境——自然底描寫——社會底描寫——

12 結構——長篇與短篇

13 體式

14 應注意的條件  
——日記式——書簡式——自敘式——他敘式——

——真實——個性——

## 第四章 餘論

15 創作與研究

16 創作底根源

17 創作底練習

——命題——選材——用字——定時工作——忍受與努力——

18 創作與批評



# 小說作法

## 第一章 緒論

### (I) 小說底定義

什麼是小說？這個答案，從來沒有一定，幾乎同文學底意義一樣，被人生派和藝術派弄得議論紛紛，不知究竟從哪一說的好！所以我在這里只好就人家已經說過的話拿來重新說過一下，不能說到新的發見和創造。

小說底定義，或者以爲是人及人底生活狀態底反映，或者以爲是人間生活底描寫，或者以爲小說之真諦，不僅是描寫人生，還有創造人生底第二個意義。由這三說看來，姑無論前兩說是屬於寫實派的見地，後一說是屬

於理想派的見地，但所謂小說總是描寫人生，總是以人生為對象，這一點我們大家必得承認的。不過寫實派是描寫現實的人生，理想派是描寫想像的人生，有這樣一點差別罷了。

一個小說家，截取人生底一斷片，竭力地描寫出來，成功一篇小說，這小說裏所描寫的無論或是苦痛或是悲慘或是快樂或是慰安，或是殘忍、妬忌、恐怖、憤怒、怨恨，以及生與死……總不能離開人生或與人生有關的別的事物；所以一個人如果他自己不會真正地懂得人生，了解人生底實在，決不能做出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決不能成爲一個有名的小說家，這是可以斷言的。托爾斯泰在「什麼是藝術」裏說得好，「藝術是人類底一種活動力，是在一個人有意識地用某種外面的符號把自己經驗過的情感傳語別人，使別人被這些感情感染了，並且也經驗這些感情。」可見藝術與人生有

密切的關係。小說是藝術品底一種，我們同樣地可以拿來確定小說底意義的。

## (2) 小說底重要

小說底重要，在人生和社會兩方面，我們看了彼底意義已很可知道了。不過在中國從前一般人底觀念，多看不起小說——佢們對於詩歌戲劇的觀念也是如此——佢們以爲小說是文學之末流，不足語於士君子之林的，所謂「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只可以拿來當作茶餘酒後的消遣品，絕非經國大業所必需的學業文章，佢們底輕視小說，佢們對於小說的見地有這樣地離奇，實在抹煞了小說所有的真正的意義與價值，這是現在認識了小說在人生和社會兩方面有特別的含義與價值的我們所不許的。我們須知道文藝底使命，至少有四個條件：(1)偉大的思想或原理底承認，包含或解釋，

(2) 時代精神底分析，(3) 人性底解釋，(4) 高尚的理想與永久的情緒底表現。(參看 White 文學底原理與問題) 我們在這種使命的下面，無論怎樣總不能否認了文藝對於社會與人生底重要。我們因此同時也就應該承認小說在人生和社會裏所含的重要的使命與價值了。

在人們底生活中有思想，也有感情。有感情則常想流露出來得着慰安；有思想也常想發揮出來求得同調；流露感情和發揮思想，這都是小說所負着的重大的責任。所以有人說小說能使人樂，使人憂，使人歌，使人泣，使人富於情緒，使人夢，使人笑，使人震動，使人飲泣，使人思量；這真是極其了解小說在人生和社會裏的重要的話呵！

### (3) 小說作法與小說

做小說原是作者一種思潮與情感底流露與發揮。這種思潮與情感

在作者底心頭，原是時刻變化不可捉摸的，用不着成法來範圍彼等。所以世上儘管有不曾學過小說作法而能做出很優美的小說來的作家，這實在是思潮與情感底活動，使佢這樣，這其中絲毫不可勉強的。

那末，小說作法是全沒有用的嗎？這卻不然。不依賴成法而能作出完美的作品的，這都是指的天才的作家而說的。凡小說家未必都有天才，中才以下的作家大半都是由學習得來，有法則以爲學習的門徑，自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作法不僅是創作所必需，還可以供研究小說者底參考。現在一般青年，正當思潮轉變，情緒勃發的時代，小說底賞鑑與創作都成了必要。賞鑑與創作，專靠法則，固然是不中用，但有了法則，究竟能使人不致走錯了路，這就是作法無用而亦有用的地方，這一點意思也許要爲一般教學言講義的所承認罷！

## 第二章 作者

### (4) 作者底人生觀

創作與

哲學

作品底價值，一是永久性，一是普遍性。無論哪一個作家，  
是根據於他自己底哲學的。所謂哲學，簡單地說，總不外研究人生底究竟  
和宇宙底根本；換言之，就是人生問題和宇宙問題。一個作者底作品裏所  
暗示或包含的人生問題和宇宙問題這就是作者底哲學。

無論哪一種創作——小說、詩歌、或戲曲——單是說筆墨高超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創作的背景，實作者底全人格所寄託；所以不能把作者自己  
底人格表現出來的，不能說是有生命的作品。

『……赤裸裸的事實底報告不是文學，因為事實是獨立於我們情緒以外的。我們說，日是圓的，水是流的，火是熱的，誰會引起了什麼感覺？但是朝陽初升的美景的描寫，卻是有永久的趣味與美感在我們的心裏。這就是因為所描寫的不是朝陽底本身，乃是我們自己心中眼中所感覺到的朝陽底景色，換一句話，就是我們自己底人格底表現。』——鄭振鐸 太戈爾 的藝術觀。

所謂人格底表現，就是要造成一個人格世界的藝術世界，這在作者自身非有確定的人生觀，確定的哲學上的見地是不可的。

所謂  
作風

從這一點，人生觀底確定當中去求得有生命的創作，於是就有所謂作風。易卜生底創作決不是同般生一樣，莫泊三與杜德，陀斯妥以夫斯奇與托爾斯泰各人有各人底作風，都是不同的。爲什

麼不同？就是因為他們各人底人生觀不同的緣故。詳細地說，自然主義的作家與浪漫主義的作家不同，神秘主義的作家與享樂主義的作家不同；甚至於同是自然主義的作家中，也有帶着懷疑的態度的，也有傾向於厭世的思想的，也有絕望的，也有帶着諷刺的色彩的，各家有各家底哲學，便各家有各家底作風，這是不可強同的。

自己

於是還有所謂自己表現。自己表現的作品，就是浸透了

表現

作者底人格的作品。盧騷在他底名著懺悔錄裏，把他一生的

行爲，無論善惡恥辱，都無遺漏地描寫出來，他捨棄後世所謂天才底尊嚴，將充滿着缺點的一個纖弱的人底煩悶，赤裸裸地立在他人前面；他描寫自己竊盜，惡作劇，憤怒，與女性亂交，賣恩，鬪口，驕傲，攻擊；他把自己底罪惡，赤裸裸地暴露於世人，這就是盧騷自己底表現呵！他如杜德在他底名著小物件

裏也會經把他自己底少年苦狀，受別人侮辱，中學畢業充小學校學監等情事描寫出來，也是這樣，他們底作品，都是浸透了他們自己底人格纔表現出來的。

創作小說的人，第一是對於宇宙人生諸問題，應有確實的了解，換句話說，就是要確定一種人生觀；一個作家創作的作風就是浸透作者底人生觀而表現出來的。這種表現，也可以說是作者自己人格底表現。這都是要想創造有生命的作品的作家所必需注意的。

不過有一點應加防備的，就是恐怕人生觀與作風成了固定的模型，那作品將要把生命銷失以去。我們要救濟這個缺陷，使作品底生命永遠保存着，那就是對於人生觀不可有所範圍，作者底人格應是流動的發展的，無有停止的時候，而且應時時有打破舊的固定的模型而溢出新泉的勇氣。

對於古典主義的浪漫主義，對於浪漫主義的自然主義，皆不外對於舊模型施行一種破壞的運動。一個作家如果對人生觀沒有一種流動的和發展的傾向，但底人格便將要為舊模型所範圍，而且也就將永遠創作不出有生命的作品。——這也是現在一般青年的創作家所不可忽略的。

(5) 作者底經驗

觀 察 『個人的經驗是一切真的文學的基礎；』作者材料底豐富或貧乏，表現力底堅強或是柔弱，都要視經驗底多少為準，這是業已經過大多數的著作家承認的。

經驗底第一個條件，是觀察。

我們要描寫一篇故事，必定先對於那故事中的材料有一種很精細地選擇才行。精細地選擇多靠着正確地觀察。有一個教授名叫阿格雪的，

他底訓練觀察常使一班學生費了一小時去觀察一片單純的單鱗，然後詳問每個學生所見的東西。（參看Marden對於少年文人的暗示）這種訓練觀察的方法可謂精細極了。

我們在這旁走路，對於道旁的一草一木，一砂，一個極微細的生物，都應給彼等以極精密的考察，並且應從這個考察上看出常人所不曾注意的特點，得到常人所不留意之真理；然後盡力把這種特點和真理拿來當作我們所要描寫的題材，這樣描寫出來的作品，不單是正確與精細，而且一定生動得很。

經驗底第二個條件就是實行。

文人底大小，多半依據他所利用的意識觀察事物底才能，和使用耳目手足的力量為比例的。從前法國有一個戲子，要在舞臺上扮

實 行

個屠夫，於是天天清晨入市去觀察那分肉的屠夫。後來他上臺了，看客都很驚奇，因為他所演的，和那真實的屠夫是一樣。其實他底技藝是從清晨觀察屠夫的經驗得來的。這還只是觀察，沒有到實行的地步。至於美國有一個小說家，因為要描寫盜賊底言語習慣，便不惜與盜賊為伍，實地去過那盜賊底生活。這種實行的精神，何等地偉大呵！

讀 書

讀書也是一種經驗。

世界上許多的著作家，佢們不是統統都實地經過農夫或樵子底生活，但也有能把農人或樵子底生活描寫得極完備極生色的，這就要靠讀書為佢們底幫助了。因為書是人生底縮圖，一切過去的人間閱歷，都在書中可以覓得出來。所以讀書是幫助我們間接地了解人間，經歷事物的；讀書愈多，所得的人間底閱歷也愈多，這是一定的道理。

豐滿的

生活

總之，藝術家底生活，爲葬身於全人類底生活。荒野的禁慾主義者，深山窮谷的隱士，與人間底生活隔絕的人，不能做成

功一個藝術家。所以要想成功一個藝術家，必得時常同人類生活的大戰場相接觸，對於人類底日常生活必得加以最精密的觀察與領會。要成功一個小說家也是這樣。否則，所描寫的作品，必定要成爲冷酷的，機械的，無生氣的東西了。

在對於少年文人的暗示第二節裏有一段很重要的話說：

『凡中無所有者，決不能形諸其外。大半作者，乾燥而乏興趣，這是因爲他們沒有合理生活的緣故。他底作品，好像疝瘡的病夫，卻大言不慚來講體育；無論他論旨怎樣，單說他底形貌，已是極惡劣的證據了。所以能享美滿的生活，然後有美滿的著作，留美滿的印象。安琪兒（Angel）有不朽

的精神，然後有不朽的畫片；辣菲兒（Raphaël）有不朽的德性，然後有不朽的令名。因為天然的作品是同生活上血性有關的；當他落筆的時候，他可說是描寫自己，好像雕刻家臨摹他自己底肖像，在縱橫一幅之中，現實他的理想、情感、經驗等等。所以人非有不朽之德，難為不朽之作；非竭畢生之力，難期感人之深。人必發揮真己，否則，其作品不過是虛偽不全的片段罷了。……有經驗的讀者，能從書本上，預料作者底人品。他能指出作者底遊蹤、經驗、教育、環境、尙友、種種；因為作者所寫的，不過把他所有的形成罷了。作品是作者個性底表現，所以讀了作品，就明白作者底人品了。少年文人呀，你們須同生活多多接觸，將個性切實培養呀！……」這真是我們年青的作家所當切實體會的。

（6） 作者底想像力

作者主要的能力，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從外來的經驗中得來的；一種是從深厚的天性中得來的。專靠天性，不同生活接觸，全偏於主觀的理想，固不能做出有生命的著作；但是假使作者專同外面的生活交觸，費掉大部分的時間去做遊歷和社交的生活，全不用一點反省和思維的工夫，那末，作品必定要缺乏一種從反省和思維同來的想像力，這也是不能做出有聲色的作品的。前節裏既把外來的經驗已經詳細地說過，所以這裡就應該說到想像了。

想像原來就是把過去所得的觀念底要素分析出來，再組成一種新的觀念底作用。這與記憶不同，又非經驗底追想，不過是自己空泛的思想與意識相伴罷了。

莫泊三說：『各人對於世界都有一種幻象，或是詩意的，或是感情的，喜

的，或愁的，穢的或潔的，都隨着各人性情。著作家的能事，便是誠誠實實的用他所有所能的藝術方法，將這個幻象表現出來。』想像在文學上的價值，於此可見。所以想像力在創作者實在有培養底必要。

想像有三個途徑：一是再現，一是分析，一是總合。無論創作一篇什麼樣的故事——敘事的或是抒情的——必得先把那故事中的情節一一再現於作者底腦海裏，然後再把那些情節分析出來，描寫成一個有頭有尾的整篇的故事。這種想像力如果不能培養到豐富的地步，作者雖有極優美的題材，也做不出極優美的作品來的。

### (7) 作者底情緒

『科學底世界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而是一個力的抽象的世界。我們能够藉着知慧的幫助來利用他，卻不能藉着我們人格的幫助去實現他。』

藝術的世界則不然，我們能够看見他，感覺得到他；我們能以我們所有的情緒來對付他。這個藝術的世界就是人格的世界。

……人類與各種動物，都要把他們的快樂或是不快樂，恐怖憤怒，或是愛情的感覺表現出來。在動物的世界裏，這種情緒的表現到了「應用」的範圍，即停止不進。但是人類則不然。雖然他的情緒的表現仍舊有「應用」的原意在內，而他的情緒的枝葉卻長成發達，四佈在蔚青色的天空中。換一句話，就是：人類的情緒的力量，除了應用在自己保存的目的以外，尚有許多餘賸着。這個餘賸的情緒，遂發洩而成爲藝術的創作品。

……本來這個世界同我們是不相干的，——除了求衣食，求知識以外——有了我們的感情，無論是愛，是憎，是喜，是悲，或是懼怕與驚奇，繼續的對他起了感覺，這個世界才成了我們人格的一部分。我們生長，他同我們一

起生長，我們變遷，他同我們一起變遷。我們的情緒正像溶液一樣，把這個外象的世界，溶化成一個親切的有知覺的世界。『鄭振鐸太戈爾的藝術觀』

我們讀了這一段話，可以知道情緒在藝術底創作裏是怎樣地重要！情緒可以分爲兩種：一是利己的情緒，一是社會的情緒。利己的情緒，如恐怖、憤怒、悲哀、怨恨、活動等是；社會的情緒，如愛情與同情是。

一個人能成功一個有名的作家與否，必視他底意識裏所潛伏的情緒底多少以爲準；一篇創作品也是這樣，彼底有無價值，也是視彼底內面所包含的情緒底多少，才能評判得出來。托爾斯泰說：『分別藝術真偽唯一的標準是藝術的傳染性……如果一人感受得這種情感，被作者所處的心靈狀態所傳染，而覺得自己與別人連合——那末引起這種狀態的東西就是藝術；沒有這種傳染，作者和享受作者的人間沒有連合——便沒有藝術。』

不但傳染性是藝術的標準，就連傳染性的程度也是藝術性質唯一的度量器。……這種藝術不論他底性質如何，傳染性越強烈，藝術越好。……〔藝術論第十五章〕

這里所謂傳染性，即是作品所發生的吸引力，換句話說，即是作者以極強烈的恐怖、憤怒、愛情、同情等情緒給讀者，同時並能使讀者底意識裏泯去自身和作者間的區別。所以托氏又說他自己曾讀過一篇小說，述寫野蠻民族倭過爾所演的戲。內中有一段說：兩個倭過爾人，一大一小，全蒙上鹿皮，一個粧扮母鹿，一個粧扮小鹿；還有一個粧着持弓箭的獵人；第四個人粧着鳥聲，向鹿兒警告危險。戲上演出獵人，按着踪跡，去追那兩隻鹿。鹿兒從臺上跑進，又復跑來。臺上佈着小樹林的景緻。獵人慢慢地追近。小鹿不知所措，鑽在母親懷裏。母鹿停步休息一會。獵人追到，正想瞄射。此時鳥兒大叫，報告給他們說危險已到。鹿兒便跑掉了。

於是獵人又往下追去，等到相近，便放了一箭。箭射在小鹿身上。小鹿跑不動，投在母親懷裏；母親替他舐傷。獵人又放一箭。觀客這時候便個個面如土色，嘆息聲和哭聲立刻起來。他看着他所描寫在紙上的，已經覺得這實是真正藝術品。一個真正的創作家，但對於自己底情緒和表現在作品裏的情緒，應該有這樣極熱烈的真摯的修養的呀。

總之，創作者底生活，是一種情緒的生活；創作者對於社會，對於世界都是想用了情緒來洗滌一過。這是創作者底偉大！所以我們要想做一個創作者，必得具有一種熱烈的情緒。因為我們要描寫工人生活，就非對於工人生活發生特別的情緒不可；我們要描寫農人和商人底生活，就非對於農人和工人發生一種特別的情緒不可；無論是利己的情緒，或是社會的情緒，情緒愈豐富，愈熱烈，則所表現的人物或事件也就愈加地活動有生氣，愈

能感動人。情緒底涵養，何等重要呵！

### (8) 作者底思想

原來文藝作品包含有四個極重要的原素：一是情緒，二是想像，三是思想，四是形式。這四個原素，缺了一個便不能稱爲完美的文藝的創作。換句話說，情緒與想像力底涵養，雖然是創作者必具的條件，但是單靠情緒與想像也是不行的；對於情緒以外的思想底涵養，也是創作者必具的條件之一，所以現在我們應再說一說作者底思想。

思想一詞，包括的範圍極廣。概括地說，文藝作品底全體除了形式以外，關於實質的內容方面，都可以思想一名詞去範圍彼。因爲人底思想可以說是有三方面：一是真的，二是善的，三是美的。真就是知識，一切科學的思想屬於這一類；善是意志，一切道德的思想屬於這一類；美是情感，一切感

情的思想屬於這一類；所以在人生方面就有所謂科學的思想，社會的思想，政治的思想，宗教哲學的思想，倫理的思想，美術的思想……等。小說是以人生爲對象的，所以彼底內容，彼所含有的思想，實在也包括科學的，社會的，政治的，宗教哲學的，倫理的，美術的等思想在內，不過稍偏於美的感情的方面罷了。

一個文藝作家，除了發展佢底藝術天才而外，還應有一種思想以爲佢底實質上的主張，以爲作品底背景。這是必然的。我們讀了托爾斯泰底復活，我們就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底思想；讀了屠介涅甫底獵人日記，就可以看出屠介涅甫底思想；讀了王爾德底獄中記，就可以看出王爾德底思想；他如阿爾志跋綏夫底工人綏惠略夫，武者小路實篤底一個青年的夢，易卜生底羣鬼，娜拉海上夫人，國民公敵等無一不是表現他們各人自己底思想的。

作品。所以有人說文藝底實體是思想，這實在是真確而極有根據的。

### (9) 作者底態度

主觀的

世界上有兩種作家：一種是幫助我們更明白更圓滿地了解我們所住的世界；一種是引導我們離開這世界的。前者是客觀的態度，後者是主觀的態度。

主觀的態度，是耽於感情，馳於空想的。用這種態度創作的作家，多半是理想主義。這一派的作家，是因自然界底缺陷甚多，距離完全的境地尚遠，美底價值亦甚少；佢們要想補足這種缺陷，使臻於圓滿的理想境地，所以就有這種主義發生。用這種態度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題材多半帶神秘的性質，內容多半是離開現實，進一步探求人類前途的光明的，文體多半是抒情的小說。

客觀的

客觀的態度則不然。彼是拘於現實的，並不對於將來的世界有所希望，祇立於旁觀地位，把所要描寫的事物，精細地觀察，精細地描寫出來就算完事。用這種態度創作的作家便是寫實主義。用這種態度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題材多半是人生的斷片，從日常生活的事物當中，顯示人生底實在，內容是根據現實，極平凡而淺近的，文體多半是敘事的小說；所敘述的事實並不是臆造的，是極確實的，是人生底縮圖，是活的，有血有肉的。

一個作者在描寫一篇作品時，總應採取一種的態度，無論主觀的或是客觀的；但也有兼採這兩種態度而成爲一種不專務理想也不專務現實，又執着現實而又不忘乎理想的作品的。這種作者底態度，在最近代的新浪漫主義作家都可以歸在這一類。近代文學十講第九講裏有幾句話說：

最近的新文藝，要描寫實人生的什麼，而不被實人生的事實束縛；同時又要描寫起自然，而又決不是除外實人生的文藝。』可見這種態度，融合主觀與客觀的，在現代的作家也是很重要的。

### 第三章 方法

#### (10) 描寫方法一——人物底描寫

人物與

小說所以組合成的要素，就是人物與事件。

事件

事件是從人物生出來的。描寫人物，同時就是描寫事件。所

以人物與事件底描寫是很有關聯的。因為事件無非是人與人或是人與物與自然的關係。我們描寫的動機，雖然有時是人，有時是物，有時或是自然，但描寫成了作品時，決不能單是人與物或自然，必定有人與物與自然相接觸時所發生的原因與結果。

例 I 那時候正是秋天。大道上飛也似的走着兩輛馬車。前一輛車上坐着兩個婦女。

一個是黃瘦顛顛的女太太，一個是光澤滿面，容貌豐滿的使女。褪色的破帽底下，亂蓬蓬披着許多很乾燥的短頭髮。凍得紫紅，手上戴着一雙千穿百孔的破手套，不住的埋那亂髮。

一條毛氈圍巾裹着高凸的胸脯，透出很強健的呼吸。一雙亮晶品的黑眼，一會兒從窗裏

看那飛奔絕倫的田地，一會兒看看自己底主母，露出十分憂愁的神氣，一會兒又朝着車角那

裏呆望。在他頭旁網籃上掛着主母的一頂帽兒，他膝下騎着一隻小狗，腳底下又放着許多

橫七豎八的小箱子，耳邊只聽見軚轆的車輪聲，和清脆的玻璃相撞聲。那女主人枕着墊在

他背上的枕頭，兩手放在膝上，閉着眼睛，身體顫巍巍的搖着，輕輕的皺了皺眉頭，咳嗽了一下。

頭上帶着一隻睡眠用的白網袋。白嫩的頸圍又繫着一條藍色的三角布。黃金色的頭

髮，白嫩的皮膚，深紅的兩頰，都能顯出他的美貌。嘴唇十分乾燥，兩道眉毛濃厚的很。那時

候他眼睛正閉着，臉上現出疲乏苦痛和發怒的神氣。——瞿秋白耿濟之同譯托爾斯泰三

死。

這是描寫一個因為肺病往外國去調養的女太太。描寫女太太底形容狀貌，描寫使女底狀態動作，同時就是描寫這位女太太往外國去在途中所經過的那樁事件。——就是人與物與自然接觸時所發生的關係。

例2 他四處尋找工作，到今天有四十天了。因為他原籍亞華雷村無工可作，他所以離開那個地方。這是一個二十七八歲向來正派勤奮的木匠，他是當家的長子，在這種全國工作荒的時候，他只好在家中又着手歇住兩三個月。家中的麪包，漸漸不夠吃了，兩個妹妹都出外做零星工作，但是賺得不多；他咧，他甚麼也不做，因為他沒有什麼可做，只好吃別人賺來的食料。他叫做南兌沙。

於是他只好到村長跟前打聽情形，村長的秘書告訴他，說是在法國中部省分有工作可找。那末他便起程了，帶着他的職業品行證書，戶籍執照和七八個佛郎，另外一個藍手巾縛的小包，包了一雙預備換錢的鞋子和一套衫袴，用一根棍子，放在肩頭上，肩着。

他在這無窮盡的道兒上，冒着日曬雨淋，鎮日鎮夜不住地走，但是那有個工作可尋的神秘

地方却永沒達到。

他最初有一個只做木工的理想，因為他是個木匠。但是在他所投奔的木廠，人家總說因為供過於求，他們新近還遣散許多人；於是他為得進款的來源，只好決定在路上無論遇着甚麼工作都來動手。

所以他做了幾次土工，廢夫和石匠，有時還劈柴，伐木，掘井，調和石灰，堆集枯草，看守山羊這些工作，他每件只能賺幾個銅元，因為他每次做了兩三天，便提議工價，那末倒把老農或地主的慳吝心引動，因此甚麼工作都拉倒。

現在他有一個星期甚麼工作也尋不着，錢也完了，每天只在長行的大路邊，靠着婦女們的恩惠，沿門討點麪包吃。

夜色到了，疲倦的南兌沙，他腿酸，腹空，膽爽，赤着腳在路邊草上走，因為他最後的那雙鞋子已經換錢用了。原日穿的那雙，却又久不存在。這一天剛好深秋的一個星期六，天邊的黑雲佈着，樹杪的急風搖着，人家知道立刻就要下雨了。加以正是日落之時，星期前一日的日

落之時，野外一個人也沒有。祇有許多和偉大菌子相似的草堆兒，在田邊一步一步地堆着；田裏的地，好像是赤條條的，因為明年的麥種已經播了。

南兌沙已經餓了，餓得和獸類一樣，這是一種驅使豺狼到人羣中的饑餓。但疲倦達於極點，伸長腿子做大步走，頭重，腦昏，眼紅，口渴，雙手緊緊地握着他的棍子，一心只想遇見個把回家吃夜飯的人，就打他一頓。他睜着兩眼，瞧着大路兩旁的菜土，幻想那些成熟了的洋芋，倘若他能夠尋到幾個，他一定拾點枯枝，在草地燒點小火，就是舒舒展展地拿他當作夜飯；唉，可憐那種又圓又小的蔬菜，他起初拿着時，還可以暖他的冷手！

但是時候已經過去了，他好像昨天，在菜土中扯幾枝生的甜菜咬着。

這兩天以來，他思想昏亂，鎮日在拖着長步走的時候，高聲自言自語。到了此時，他用盡心思能力，只在職業上着想。但是因為連日疲倦，工作荒，資本家的拒絕及冷眼，露宿，饑餓，大家問他『爲何不在你原籍地方待着呢？』的口氣，和露出把他當作遊手好閒的人看待的神情，以及偶爾念及父母在家也是無錢無米的種種狀況，不禁使他底怒氣，一天一天，一時一時，一

分一分地慢慢鬱集了，雖然有時他口中說得幾句短而憤的話——（李青崖譯莫泊三二個失業的人）

這是描寫一個失業的木匠。描寫木匠底饑餓，疲乏，頭重，腦昏，眼紅，口渴，憤怒……等，形狀，動作，心理，同時就是描寫因為在原籍失業而跑到別的地方去找工作的事件。人物與事件的關係有這樣密切的。

外面的

描寫

一篇小說裏的主人翁，男的或是女的？老人或是小孩？從境遇性質以至於容貌思想，都是千差萬別的。而且同是一人，佢底態度動作，言語，性情等，也常是變化不定，所以人物底描寫在小說裏是最重要而又是最難的。現在分爲外面的描寫與內面的描寫兩種說明在下面：

所謂外面的描寫，就是一個人底顏面，身體，服裝，言語，動作，表情，以及行

爲事業等底描寫。因爲我們做小說時，無論寫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儘先必  
要介紹那人物底年齡幾何？怎樣的身分職業？容貌若何？服裝是怎樣？  
而一一加以詳細地說明。這是做小說的常法。

例3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炎熱夏日的一天，距離昆錯夫不遠的地方莫斯科河岸高大菩  
提樹的濃蔭裏，一片綠茸茸的草地上，騎着兩個青年。一個看去大約有二十三歲的光景，高  
身量兒，黑色的面容，尖銳稍爲歪斜的鼻子，高的額部，寬闊的脣上含着微笑，仰面臥着，露出沈  
思的神色，微蹙着自己那雙灰色的小眼，凝視着遠處；那一個爬在那兒，雙手扶着灰白色捲髮  
的頭，也向着遠處瞭望。他較自己夥伴長三歲，然而看來，更現得年少；鬚鬚剛剛生長，頷下微  
有些柔毛。可愛的容光煥發的圓面，暗褐色的妙目，美麗的凸出來的嘴唇，潔白的小手，在在  
都含着些兒童的嬌愛，動人的豔麗。所有他的身上，都現出健康幸福的愉快，不關心、自負、放  
肆，和青年的秀美。雙睛轉動着，露出微微的笑容，頭倚在手上，這好像小孩們知道大人要看  
他們時的舉動。穿件粗布外套一類的寬闊白色的外衣；細頸上圍着一方淺碧色的手巾，身

傍草地上擺着頂揉皺了的草帽。

無論誰都不要細想，看着他的夥伴，那付執拗的形狀，只和他比較，就現得年老。他那夥伴很喜悅的，以為自己是很好的。躺在那兒沒有一些樣式；大的上闊下尖的頭兒，無作法的長在他那長頸上面；一雙笨拙的手兒，上身緊緊的裹着件黑色的短外衣，兩隻長的腿兒，膝蓋凸着，彷彿蜻蜓的後腿。從這所有的看來，不能不認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有他那笨拙的體格上面，都留着『正直』的痕跡，不美麗的稍為有些可笑的臉兒，現出常常去思想善行的。衆人叫他做安得烈彼得羅維赤白爾森涅夫；他那灰白色頭髮年青的夥伴，叫做巴夫勒雅。

科夫里赤蘇賓——（沈穎譯屠格涅夫前夜）

這例裏所描寫白爾森涅夫和蘇賓二人底年齡，身材，容貌，——鼻子，額部，唇，神色，眼，髮，——以及外衣，草帽等非常地詳細；這都是人物底外面的描寫。這種描寫上應注意的點：第一重在真確，一個人物底容貌狀態等並不是向壁虛構的；第二是重在生動，所描寫的人物是活潑有生氣的，並不是如記帳

式的敘述法只把人物底面貌、身材、服飾、動作等呆板地登記出來就算完事，就算描寫到了佳境；第二就是重在個性，如灰白色的捲髮，鬚鬢剛剛生長，頰下微有些柔毛的蘇賓，同高身、黑色的面容，尖銳稍微歪斜的鼻子，高的額部和寬闊的唇的白爾森涅夫兩人底個性是顯然不同的；換句話說，就是蘇賓底容貌，有蘇賓底個性；白爾森涅夫有白爾森涅夫底個性；斷不是描寫蘇賓的同時又可以移來描寫白爾森涅夫，描寫白爾森涅夫的又可以拿來形容蘇賓；這三點實是人物底外面的描寫所極須注意的。

我們細讀下面這幾例，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例4 阿爾卡其往前望了一下，看見一個穿黑衣服的高身婦人，站在廳門那裏。伊那威嚴的特質，使他十分驚奇。伊那露出來的手垂在端正的軀體傍邊；輕紗布從明亮的頭髮直垂到平斜的肩頭；雪白的額角底下一雙極明慧的眼睛極安閒，極聰明——祇是聰明，却未憂

思——看着人，嘴唇上時常含着微笑。伊的臉好似爲一種和藹溫柔的力量所鼓盪——

耿濟之譯屠格涅夫父與子

例5 大學生坐在棹旁，斟出兩杯淡茶，拖近糖壺，向門口轉過臉去。

進來了一個適中身材，瘦削的，極頂金色頭髮的青年。他這模樣，引起人一種特別的印象，彷彿也不住的故意的總想使自己伸高，却要將頭縮在肩裏。

『尼古拉，綏惠略夫，』他用了剛健的分明說。

『亞拉籍夫，』主人答應着，喜孜孜的微笑，去握他客人的手。

他全是農家風：帶點拙笨的客氣而且握的比通常更長久，這以外，看他的彎彎的強壯的背，削下的肩頭，長臂膊，闊大的手，以及長鼻準的側臉，彷彿聖像似的，長着菲薄的下髭和圓圓的頭髮，正像普式珂夫或諾夫戈洛的一個普通的農家少年，或者是一個木匠。他用了微帶鈍滯的喉音，響的極真切，但也很和氣的說：

『極好，你請坐，我們喝茶，並且閒談罷。』

綏惠路夫就了坐，他的舉動又敏捷又堅定，但他的態度總還是板滯而且孤峭。

他的淺黑的鋼鐵色的眼睛，冷冰冰的不可測度的看。即使自己十分豁達的人，第一次走到毫不相知的處所，總不免帶些拘謹的新鮮，但在他卻並無這痕迹。——（魯迅譯阿志跋綏

夫工人綏惠路夫）

例 6 這長八字鬚的人帶着一種善良孩子的神情；我已曉得他名字叫做羅熱，是撒爾郎德公學中教跳舞，馬術，擊劍，體操等科的教習，曾在非洲輕騎軍中服了許久的軍役。這件事就很引起我對於他的同情。原來孩子們常常都帶有喜歡兵士的感情的。所以我們緊緊把手握着在旅館門前告別時，顯然就預約將來須變成一雙好友。——（李劫人譯都德小物件）

例 7 這兩個遲到的客進來了。侯爵夫人彷彿是個過於短小的婦人，因為她很豐腴；是一個意大利種，黑眼睛黑睫毛黑眉毛，頭髮也是黑的；她頭髮很繁密，蓬下來連額頭都掩完了，一直遮到眼睛上；她在上流婦女當中向來就以最好歌喉著名的。

這男爵不過是個適如其分的人，胸部有點內陷，腦袋很大，再把四絃琴拿在手上，那真就完全了。他是個極熱心愛音樂的，除非是一個音樂得有好位置的地方，他不去。——（李劫人

譯莫泊桑人心）

例 8 蘇賓又用眼向着天空；卓雅向他微笑了笑。卓雅或者說的詳細些，卓雅尼克琪可

娜苗列爾是個可愛的，稍為有些斜視的，德國女郎，末端兩歧的小鼻子，美麗的小嘴唇兒，灰白色的頭髮，肥胖的身體。讀起俄國小說來，非常的好聽，在那洋琴裏，奏着各種愉快的，使人感動的歌曲，穿的衣服很整齊的，雖然有些小孩的樣子，但是已經非常的清潔，婀娜瓦西梨娜命伊做自己女兒的女友，差不多可以常常使伊在自己的面前。葉林娜對於這個一些也不怨恨，因為伊確實不知道，婀娜瓦西梨娜和卓雅兩個人在一處的時候，婀娜瓦西梨娜和卓雅談論的些什麼。——（沈穎譯屠格涅夫前夜）

例 9 家裏許多僕人，不全都出來迎接主人，祇看見出來一個十二歲模樣的姑娘，跟着從屋內走出容貌極像彼得的少年人，穿着灰色的短制服，扣着白色的鈕兒，那就是保羅的僕人。

但見他走上甬來，不作一聲的開那車兒的門，又把那旅行車的篷兒揭起。尼古拉這纔同他兒子和伯扎洛甫走到烏黑空虛的大廳裏去，在門那裏彷彿躲過一個年輕婦人的臉；後來他們又走到收拾得十分清楚的客室裏去。

尼古拉一面脫下大衣，搔了搔頭髮，便說道：『現在我們已經到家了。第一件事情應當先吃點東西，然後休息一會。』

伯扎洛甫一邊伸着腰，一面說道：『實在是應當吃點東西了；』說罷，就坐在安樂椅上。那邊尼古拉接着就說道：『不錯，不錯，趕緊開飯罷；』說到這裏，無緣無故的蹶起腳來，一面又喊道：『你們看波洛柯非慈來了。』

一個六十多歲白髮瘦臉的人走將進來，他穿着栗色的燕尾服，上面還扣着銅鈕兒，頭頸上又繫着一塊玫瑰色的手巾。他臉上微微笑着，走前來和阿爾卡其握手，又向客人鞠躬，後來退到門兒那邊，反背着手在那裏站着。——（耿濟之譯屠格涅夫〈父與子〉）

在這幾例中：第四第八兩例着重描寫一個婦人底容貌，第五例着重描寫一

個大學生底容貌兼寫一些動作的態度，第六第七描寫容貌外，還注重職業人品，第九例着重描寫容貌年齡衣服，都是具有個性、生動而且真確的三條件的。

描寫衣服，有單獨描一人所著着的，有籠統地概括全體的。

例 10 到第二天，她打扮得怎地樸素來接待馬立約耳！一件灰色袍子，繡了點輕灰色的連翹花，黯淡得和黃昏的景像一般，頸子是一條硬領護着的，手臂是兩只袖管護着的，胸和身子是一片胸版護着的，腰支和大腿是一幅褶子護着的。——（李劫人譯莫泊桑人心）

這是詳細地描寫一個人所著的衣服的例子；

例 11 那天晚上飯後不久，在大跳舞廳中，高背靠椅排列成行，準備着開會……前面大門那裏站着一羣華服的僕人。那陳設得很講究的屋子裏有許多女太太們坐着，她們的服裝有綢緞的，有天鵝絨的，有花邊的，有的帶着假髮，有的緊着衣裳，種種不同，她們當中有穿制服和晚禮服的男人，又有五個平常人：兩個是男僕，一個是店鋪夥計，一個是侍者，一個是馬夫。↓

——（耿濟之譯托爾斯泰復活）

這是籠統地描寫許多人所著的衣服的例子。

描寫容貌碰到特殊的人時，特點底描寫非常地重要！學生有學生底特點，工人有工人底特點，農人、車夫、乞丐、官僚、富人，以及患病者，都各有各底特點，這是描寫容貌所急應注意的。

例12 過了兩分鐘，一個年輕婦人迅步從門裏走將出來；她身材不甚高大，胸脯十分豐滿，穿着件灰色寢衣，裏面還襯着白色的衣褲。她腳下穿着雙布襪，襪上套着雙囚犯用的破鞋，頭上繫着塊白色三角布，布下微露出幾把黑頭髮。那婦人的臉顯得特別的白，這種樣子真和久居家中閉戶不出的人的臉色相同，彷彿蕃薯深藏在地窖裏所變成的顏色一般。她那雙手十分闊，却不很大，頭頸從大衣領裏出來，顯得又白又胖。在她那雪白光澤的臉上一雙又黑又亮的眼睛不住的閃動，眼神雖然顯出十分疲乏的樣子，却還有活潑氣象，內中一隻眼睛略微斜一點。她挺着那豐富的胸脯，身幹很直。那時候她走出圍廊，微低着頭，向管獄官

直看，站在那里，預備奉行所有人家要她做的事情。——（同前）

這是描寫一個女囚犯名叫瑪司洛娃的底容貌的。彷彿蕃薯深藏在地窖裏所變成的顏色一般的臉色，十分疲乏的眼神，白色的三角布，囚犯用的破鞋，處處都顯出囚犯底特點所在。

例13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正看着那死人；剛才死人的臉被他的帽子遮着，現在已看得見了。先前那個囚犯是很醜的，現在這個的面貌和體格却是很美的。這個人正在英年壯盛之時。雖然薙去了一半頭髮，弄得不成個模樣，可是那個不很高的，峭直的頭額却是十分美觀；他的鬍子又纖又黑，其上的鼻子亦很俏美。他的嘴唇早已變成綠色，笑容却還存於其上；小鬚生處，劃出了臉面的下部；薙去頭髮的一邊，人家一看，即可瞧見一隻豐滿，好看的耳朵。他的面上的神氣是安靜的，嚴肅的，而且仁慈的。——（同前）

這是描寫一個死屍底形容狀態的。綠色的嘴唇，安靜的嚴肅的而且仁慈的神氣已把死神底形容表現出來了。

以上是人物底年齡容貌身材衣服等底描寫。這還是外面的描寫底一部分。這等描寫在人物底外面還是屬於靜的一方面，以外還有屬於動的。一方面的表情動作以及言語等底描寫，在人物底外面描寫也是很重要的。言語底例另述，先述表情與動作。

例 14 那位體面馬丹卜黎葉獨自一人在那里，就在他跟前幾步。他遂走去鞠了一個躬。

照納馬特對於這婦人的意思說來，以為他在這羣隊伍中間，也可以代表一種古代的腳色。他又年輕，又頹長，又美麗，以及一些合度的肌理，一些栗色的頭髮，這頭髮一閃動起來，便射出無數的火光，又很親切很偏私的由於她沈靜的可愛，又很慈祥的由於她安閑的漂亮行爲，也有一些學問由於她偉大的志願，愛情的外表做得是很忠實很單純的，她也有好幾個確定的愛人，只是並不放在這種危險的競爭上來。她的房子是一個狹小親密的俱樂部，凡到那里來往的人，都得頌揚她丈夫的名望。——（李劫人譯莫泊桑人心）

這例裏描寫她底沈靜的可愛，她底安閑的漂亮的行爲，她底忠實的而且單

純的愛情的外表等，都是屬於動的方面表情描寫的。

表情與動作很有關連。我們描寫一個人物，有時描寫佢底笑顏，有時描寫佢底哭泣，有時描寫佢底身體底偃仰，屈伸，進退，有時描寫佢底驚嘆，歡呼……種種姿態，均是與人物底動作很有關係的。

例 15 過了一點鐘，葉林娜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攬着短外衣，悄悄的走進別墅的客廳。頭髮微有些散亂，每一面頰上，都現出玫瑰色的小紅點來，微笑也不想着離去，伊的脣上，眼睛微閉着，那半張的雙眸，也微微的笑起來。伊疲倦的一步步的走着，這種疲乏，伊覺得很愉快的，伊簡直對於所有的，都很愉快了。覺得所有都是可愛的很親切的。烏瓦爾伊宛諾維赤坐在窗戶底下；伊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遲延了一會，不由得笑了。（沈穎譯屠格涅夫前夜）

例 16 人在樓梯上已經聽到絕望的女人的叫聲，當綏惠略夫經過昏暗的廊下時候，看見一間房子開着門，在這房他早晨就聽得孩子啼哭了。他雖然過的快，却已瞥見了臥牀和箱

襤，上面積着一堆破衣服；半裸體的兩個小孩並坐在牀沿上，懸空掛着腿，又現出吃驚的神情；一個七歲左右的女孩兒靠着棹子，一個高大的瘦女人用雙手將紛亂稀疏的頭髮從面上分撥開來。

「我們怎麼辦才好呢？你可會想過沒有，你這獸子，你這零落的！」伊絕望的掙開喉嚨的喊。

綏惠略夫並不遲留，便進了自己的住房，脫去外套，坐在床沿上。他留心聽着。

那女人仍舊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聲響徹了全家，極像一個將要淹死的人的求救。伊雖然詛咒，罵詈，責備，但其間並不夾着一些特別的憎惡。這只是絕頂的無法的絕望的悲鳴。

「我們帶了孩子到那里去呢？路上去麼？求乞麼？還是我賣了自己，對咧，給你的孩子們買麪包呢？你怎麼不開口？你是怎麼想來……我們現在到那里去呢？」

伊的聲調愈喊愈高，肺癆的吹笛似的可怕的聲音也淒然的迸出了。「唉唉，他們什麼不說呢！……這革命黨……反抗起來……你有什麼權利，竟反抗起來，如果你只靠着同

情纔得保住！…… 你本來是什麼？勝過你的人尙且忍耐着過活…… 不能忍耐麼？即使有人睡了你的臉，你也該默着…… 你要記得。你有五張挨餓的嘴坐在家裏呵！我懇求你，這高尙。你能怎樣高尙呢，你這乞丐！你該要的是麪包不是高尙…… 真的，你看，一個教員對着長官不總是低頭麼…… 呆子，蠢物，零落的！

女人的聲音斷續而且喘鳴了，直至發出苦惱的內臟迸裂般的咳嗽來。伊喉嚨，嘶嘎，咳唾，并且完全氣厥，伊彷彿爲死所苦的狗子似的呻吟。

『瑪申加你應該畏懼上帝，』一個可憐的挫折的聲音纔能聽到的喃喃的說，而對於這無端的辱罵的，溫和無法的意識的與絕望的眼淚，也一併響在中間。——『……我實在沒有別法了……我是一個人阿不是一條狗……』——（魯迅譯工人緩憲略夫）

例17 費尼慈加立起身來，說道：『啊，我的上帝，爲什麼你這樣使我痛苦呢？你要叫我怎樣辦呢？你怎麼能這樣說……？』

保羅愁聲說道：『費尼慈加，但是我看見……』

「你看見什麼？」

「就在那邊……那邊亭子裏。」

費尼慈加聽見這句話，臉上頓時紅將起來，一直紅到髮根耳傍，不由得囁囁着說道：「難道這是我的錯處麼？」

保羅立起身來，說道：「你不錯麼？不錯麼？一點也不錯麼？」

「我在世上愛的只是尼古拉一人，並且永世愛他！……（伊說這幾句話，用着很大的力量；說到這裏却又嗚咽起來，到反提高了他底嗓音。）至於你所看見的事情，我在恐怖的裁判所裏也敢說這件事情我一點也沒有罪，並且也不會有人對於這件事情疑心我在我恩人面前，尼古拉面前……那末我也就不如死罷……」

說到這裏伊的聲音也變了，同時又覺得保羅在那里拉着伊的手。……伊看着他，不由得的臉頰上面。他的臉色比從前還形慘白；他的眼閃的發光，最足驚奇的，竟有淚花流在他的臉頰上面。

他慘然說道：『費尼慈加！愛我的兄弟罷！他是個善好的人！不要爲着世上任何人而變心，也不要聽別人家的言論！須想着，愛人而不被人愛，這是件最痛心的事情！永遠不要拋棄我那可憐的尼古拉啊！』

這個時候，費尼慈加的眼淚已經乾了，伊的恐怖早就過去，——驚訝的態度却還不小。當時保羅就拉起伊的手來，就自己的嘴唇，却祇近着那手，並不去親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伊不由得想道：『哎喲！他又不要發病了麼？』

正在思量的時候，扶梯上拍撻拍撻的足聲響將起來。……他連忙把伊推開，把頭倒在枕頭上面。門開了。——尼古拉走將進來，態度十分高興，神氣也很清爽，臉上露出紅色。米卡也很活潑的在他父親懷裏跳躍着，一雙赤腳踩在他的衣裳紐兒上面。

費尼慈加立刻向他奔去，用兩手擁抱着他和兒子，一頭依偎在他的肩上。尼古拉不由得奇怪起來：因爲費尼慈加在第三人面前永沒會和他這樣親熱過。

他一面把米卡授給費尼慈加，一面望着他哥哥，隨着說道：『你怎麼了？你自己不覺得難

過麼？』

說着，走到保羅面前去。

他把臉藏在手巾下面，說道：『沒有什麼。……』

……我很舒

服着呢。』

（歌濟之譯屠格涅甫父與子）

這三例中第十五例描寫葉林娜微笑的表情同時並描寫伊底半張的雙眸，和那疲乏而帶一種愉快的步調的動作；第十六例描寫一個絕望的女人底叫聲，咀咒，罵詈，責備等的悲鳴，以及那小孩吃驚的神情，同時並描寫那女人分撥頭上的髮及那孩子懸空掛着腿等動作；第十七例描寫費尼慈加底害羞，出神，（木雞似的呆住）流淚，以及尼古拉底高興的表情，同時又描寫費尼慈加用手抱着他的兒子和尼古拉從扶梯上樓來等的動作。因爲表情有顏面底表情和身體底表情兩種分別；顏面底表情多根緣於身體底動作得來，所以動作在人物底外面描寫。實在也是佔很重要的位置的。

例 18 綏惠略夫將手埋在衣袋裏，高仰了他的頭。

他面前踱着一個胖大的紳士，斜戴了帽，玫瑰色的疊套的頸子上，橫着柔輦的保養得法的皺髮。他的步調又穩當又輕捷，帶着櫻色手套的手裏揮一支散步的手杖。

擺在短短的玫瑰頸子上的頭顱毫無顧忌的向各處回旋，看到女人便尤其與會淋漓的賞鑑。大約是，他該是剛纔吃過午餐於是來吸些新鮮空氣，使他滿足的興味更加得到愉快，並且飽看標緻女人的臉，藉此扒搔他因為吃飯而興奮的神經。

綏惠略夫許多時沒有覺到他，但那玫瑰頸子執意的擺在他眼前而且那享福的頸子的皺紋又只是每一步懶懶的顫動。於是他的沈重嚴酷的眼光終於釘住他了。——（魯迅譯工

人綏惠略夫）

例19 鄉人中有認識是瑪麗的姪子的，當時領他到乾燥的地方下馬，又替他把馬繫住了，便領他到教堂裏去。那時候教堂裏的人已經滿着。右面是男人；有穿着家製外衣和草鞋，繫着潔白腳絆的老人，有穿着新呢衣，繫着時新腰帶，套着皮靴的少年。左面是婦人：頭上裹着紅色絲巾，身上穿着綿剪絨的背裕，套着鮮紅的袖口，和藍紅綠灰諸色的裙袴，腳上穿着裝

鐵的小蠻靴。溫和的老婦人裹着白巾，穿着灰色外衣，套着新鞋，立在少年婦人後面；他們中間却站着頭髮梳光，衣服整齊的一羣兒童。男人們一邊搔着頭髮，一邊畫着十字，鞠着躬；婦女們（尤其以老婦人爲甚）一邊把一雙笑眼注視在臘燭後面的神像上面，一邊把交叉着的手指放在額際絲巾上面，或者肩上，肚腹上，有的彎着身站着，有的在地上跪着，嘴裏喃喃的禱告着。兒童們也學着大人的樣子，人家一看着他們，便竭力禱告起來。金色聖龕四圍都燒着巨大的臘燭。榮福燈裏也都點着許多臘燭，一陣陣志願歌詠隊員的讚美的歌聲悠悠揚揚，從歌詠室裏吹將出來。

南赫留道甫走到前面去。站在中間的都是貴族；有大地主，帶着夫人及公子同來，公子穿着身水手衣服，有驛站長，有電報員，又有戴着勳章的村長，有穿着新皮鞋的商人。在講壇右面，那個地主夫人的後面，站着瑪德隣和喀瞿莎兩人；瑪德隣穿着一身閃光的衣服，圍着一條漿得極白的圍巾，喀瞿莎穿着一件潔白齊整的衣服，繫着藍帶，頭上裹着紅紗巾。

所有一切都極莊重，歡樂，美好愉快。牧師穿着銀色的架梁，掛着金色的十字架；教堂執事

有的穿着金色法衣，有的穿着銀色的法衣；志願歌詠隊員個個都打扮齊整，頭髮光澤，唱出歡樂的曲調；牧師不住的爲大衆祝福，嘴裏喃喃重複說着：「基督復活！基督復活！」這些景象都極美好，可是最好的是穿着白衣，繫藍帶，頭上裹着紅紗巾，一雙秀眼灼灼充滿着愉快的喀瞿莎——（歌濟之譯復活）

我們看這兩例，便很可知動作底重要了。第十八例描寫一個胖大的紳士底動作，又穩又輕捷的步調和頭顱向各處回旋——還是單純的；第十九例所描寫的動作就比較複雜一些了。有男人底動作，有女人底動作，有老人，少年和兒童底動作，有貴族，大地主，夫人，公子，以及驛站長，電報員，村長，商人，牧師，志願歌詠隊員等底動作；這等描寫，真是很複雜的了。

複雜的動作底描寫，在描寫人們爭吵及相打相罵的時候，尤其用得着這種描寫法。我們再舉一個例：

例 20 紅髮婦人走到柯拉伯娃面前，說道：『唔，我並不怕你。』

『你是監獄中的淫婦。』

『說的就是你。』

『養熟的狼心狗肺。』

『我是狼心狗肺？你才是殺人的死囚！』

柯拉伯娃怒言道：『你給我走開！』

但是紅髮婦人一聽這話，反倒向前走近，柯拉伯娃推她那個肥胖的胸脯。紅髮婦人彷彿正等着這一手兒，當時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把一隻手揪住柯拉伯娃的頭髮，打算用又一隻手披她的臉頰，但是柯拉伯娃竟把這個手拿住。瑪司洛娃和小美人也上前來拉住紅髮婦人的手，竭力給她們兩人拆解，但是紅髮婦人揪住辮髮的那隻手竟不肯放。她一下子把頭髮拉下來，祇爲着湊合自己的拳頭。柯拉伯娃彎曲着頭，用手拋紅髮婦人的身體，還用牙齒捉她的手。許多婦人都聚在打架人的傍邊，一面替她們分解，一面不住的嚷着。

連那個害癆病的婦人也走過來，咳着嗽，看那兩個揪在一起的婦人。小孩子們擠在一起也都哭了。女管獄同男管獄聽見喧鬧的聲音，都走進來看望。兩人就分開手，那個柯拉伯娃把灰白的髮邊解開，從那里排出那已被揪掉的頭髮絲，紅髮婦人把破碎的裏衣遮在臘黃的胸脯上面——她們兩人還嚷着，分辯着，告訴着——（同前）

這例寫紅髮婦人和柯拉伯娃揪打時的動作，實是描寫複雜的動作一個很好的例子。

總之，人物底外面的描寫，容貌、身材、人品、衣服、表情、動作、言語等均是人物底生命底表現，我們描寫一個人物時，若不詳盡地把人物底容貌、身材、衣服、動作……等一一表現出來，那人物底生命，將不會完全。反之，人物底容貌、身材、衣服、動作……等表現得愈加詳盡，則所描寫的人物底生命也就愈加地豐富、逼真，而作品底價值也就要因此增高。

例 21 這間屋子裏的居民共有十五個人；十二個婦女和三個小孩。

天色還十分明亮，祇有兩個婦人躺在床上：一個用衣裳蒙着自己的頭——那是個白癡，因為沒有護照，所以入獄，她簡直已經睡熟了；一個是有肺病的婦人，因偷竊被捕。那個婦人尙未睡熟，却祇把衣裳墊着頭，躺在那裏，勉強止住咳嗽，在嗓子裏嚥着黏痰。其餘的婦女都光着頭，祇穿着一件厚布的汗衫，——有幾個人坐在牀上縫紉，有幾個人探首望着男囚院裏過道的人。三個婦人在那裏縫紉：一個是送瑪司洛娃走的老婦，名叫柯拉伯娃，容顏黯淡，眉頭緊皺，面上露着皺紋，身體很高，並且強健，斑白的頭髮垂在額際，束成一截短辮，頰上生着一瘤，頸下掛着一皮囊。這個婦人因為用斧頭殺她的丈夫，所以被監在獄內。她殺她的丈夫，是因為他戀着自己的女兒。她是這間獄室裏的長輩，還做酒的買賣。她戴着眼鏡縫紉，用三個指頭執着那個針，用鄉村的樣式。坐在旁邊那個黑矮婦人也同在那里縫紉帆布口袋。那個婦人心極慈善，却喜歡說話，一雙黑小眼睛不住的看着別人。她是鐵路守護婦，因為火車一到，不出來搖旗，以致那火車發生不幸的事故，被罰判監禁三月。第三個縫紉的名叫費

道西，面上又白又紅，眼色明藍，露着孩子氣，兩條長辮圍在小頭上面，年紀還輕，姿色頗佳，以意圖毒死丈夫定罪。她出嫁的時候，只是十六歲的女郎；結婚後不久就打算毒死她丈夫。被捕後即取保放釋，在等候審判的八月期內她不但和丈夫和睦，還極其愛他；法庭倒反使他丈夫和她兩人心心相印，互相戀愛起來。她婆婆尤其愛她，曾和她兒子兩人極力爲她開脫，證明她無罪，但是她至終被判流到西比亞作苦工。費道西爲人極好，精神也很活潑，時常露着笑容；她的臥榻和瑪司洛娃的相連，她不但愛瑪司洛娃，還承認自看顧她，服侍她的義務。此外還有兩個婦人坐在牀上，沒有事情做：一個年四十餘歲，臉色又白又瘦，以前大概是很美的，到現在却白瘦了，——她手裏抱着一個小孩，把長白的乳喂給他吃。她的罪就是當鄉間徵兵的時候，有一個新兵據鄉下的見解，徵兵是不合法的，所以人民就把警長阻住，把那個新兵搶奪過來。這個婦人是非法被徵的新兵的孀母，她第一個上前拉住馬韁。還有一個婦人坐在牀上閒看，她身材不高，臉部緊皺，頭髮已白，背也偻偻着。這個老婦人坐在牀邊，傍邊走着四歲一個小孩，頭髮剃得很短，肚子極大，不住的笑着，那個老婦裝着要捉他的樣子。那

個孩子穿着一件汗衫，從她面前跑過，不住的說着：『唉，你捕不到的呀！』這個老婦以放火罪和她兒子同時下獄，忍受着監禁罪，一點也不露怨氣，却祇替她同時拘在獄內的兒子擔憂；她又替她丈夫擔心，因為她監禁在這裏，她丈夫身上要生出虱子來，因為沒有人給他洗澡的緣故。

除去這七個婦人外，還有四個婦人站在窗傍，——那扇窗正開着，——撐着鐵柵欄和在院子裏走着的囚犯用手勢和呼喊聲談話，這般囚人就是瑪司洛娃在大門那裏所遇見的。其中一個婦人以偷竊被罰，身體又大又重，髮紅色，面頸上和手上都生着褐色癩痕。她正高聲向窗外喊着無禮的言語。同她一塊兒站着的有一個婦人，身材同十歲的姑娘一般大，皮膚顏色很黑，配着長的背，短的腿。她的臉是紅的，滿佈着斑點，一雙黑眼睛距離得極寬，嘴唇厚而且短，蓋不住雪白的牙齒。她正尖聲怪氣的笑，着院子裏所發生的事情。她犯竊物放火罪入獄，因為她愛好修飾，人家題她一個綽號，名叫『小美人』。他們兩人後面站着一個穿着污穢的灰色衣裳，臉色很瘦，露出可憐的模樣，肚子很大，業已懷妊，她因竊物罪入獄。這個婦

人靜默着未曾說話，可是對於院內所發生的事情總是笑着，露出贊許快樂的意思。第四個站在窗傍的是一個販賣私酒獲罪的女犯，身短頗小，是鄉下婦人，眼睛凸出來，臉子極其慈善。剛纔那個同老婦人游玩的小孩就是她的兒子，她還有一個七歲的女兒，也同囚在獄內，因為外面無人可以照料寄放。她也同着別人向窗外望着，却不住的在那裏縫襪，聽着院內過道的囚人所說的話，不由得皺着眉頭，閉着眼睛，露出不贊成的神氣。她那七歲的女兒披着頭髮，穿着一件汗衫，一同立在那裏，牽着紅髮婦人的裙子，正瞪着眼睛極注意的聽着那婦人同外面的囚犯對罵的話聲，輕輕一個個字重複着。最後（第十二個）一個婦人是教堂執事的女兒，把自己的嬰兒扔在井中，所以被捕入獄。這個女人身材極高，却極合度，頭髮散亂不理，兩眼凸出着。她並不注意到周圍所生的事情，赤着足走着；在囚室的空地上來回的踱步，走到牆頭，立刻回轉身去再走。（同前）

這例描寫十五個人——十二個婦女和三個小孩——中間如白癡，有肺病的，縫紉的，探首望着男囚院的，各有各底年齡，各有各底職業人品，各有各底

身材、容貌、服裝、表情、動作、言語、表現的手腕，可算極其詳盡精細的了。

外面的描寫我們看了以上的各例——自例3至例21——和說明，可以得其大概了。不過以外還有關於一個人底行為事業等也是屬於外面的描寫的，不可不略說一說。

行為與動作是有分別的。行為是動作底連續。分開來說，動作是一時的，行為帶有永久的確實的性質。事業就是行為底結果；一人底精神的與物質的行為底結果，即是有形無形的事業。在阿志跋綏夫著的工人綏惠略夫裏，描寫綏惠略夫租房子及同亞拉籍夫談話，描寫綏惠略夫在住室中的生活，描寫綏惠略夫在工場所見，同鐵匠談話，描寫綏惠略夫跳窗逃跑，……這些都是屬於動作底描寫；有了這些動作，纔構成一個年青的無政府黨，一個反對托爾斯泰底無抵抗主義的綏惠略夫底行為；纔能得到在劇園

裏向人叢中開槍實行復仇的事業。在路卜洵著的灰色馬裏也是這樣。在那裏面描寫佐治在旅館裏的生活，描寫佐治到公園去散步，到公共圖書館去看書……都是屬於動作底描寫；至於描寫佐治是一個恐怖黨的執行委員，描寫佐治同愛爾娜及依梨娜戀愛，描寫佐治同亨里契，費杜爾等三次放炸彈暗殺一個總督底失敗與成功，都是行爲與事業底描寫。這等描寫都是外面的描寫，在人物底描寫裏都是很重要的。

以外還有關於遺傳、境遇、習慣、及嗜好等，在人物底表面可以表現出來的都可以說是屬於外面的描寫，也是應該注意的。

例22 瑪司洛娃早就愛好吃煙，後來自從她同店鋪總管發生關係以後，又當他忍心棄她以後，她就慢慢習慣着喝酒了。酒的誘引她，並不因爲這種酒她覺得有味，却因爲使她能够忘掉所有她所經過的痛苦事情，並且使她在喝酒後能發生一種自傲自信之心。沒有酒喝，她總是很憂愁，很害羞的——（同前）

例 23 醫生和他的助手進了醫院，區長也跟在後面。醫生是一個身材矮胖的人，穿着一件絲綢的外衣，袴子也是綢的，緊貼在他那很肥的大腿上面。區長是一個小胖子，但見他那紅色的臉袋兒圓得如同一個球兒一般，他常常用氣膨脹他的兩頰，又慢慢的把氣放出，這種習慣便把他的臉袋兒做得更紅和更圓了。醫生坐在牀上，旁着死人，也把他兩手托起，正和他那助手的作爲一樣；他又俯身把耳朵放到心口那裏，旋即起來，把他的袴子拉直。——（同前）

例 24 ……………末類中有一個名叫俄霍丁的積賊，尤其使南赫留道甫吃驚。俄霍丁是一個妓女的私生子，在一月妓館裏養育成人，他到了三十歲上，明明沒有遇着過道德在一個巡警之上的人，並且在很幼小的時候便入了一個賊黨。他生性非常滑稽，藉此使他自己十分令人喜悅。他請求南赫留道甫爲他關說，同時却又戲弄他自己，律師，監獄，和人的與神的律法。又有一個漂亮的菲奧德羅夫，他是一黨強盜的首領，帶領手下，曾劫殺了一個老年官員。菲奧德羅夫是一個農夫，他的父親會把他的房屋非法奪去，後來當兵的時候，因爲愛上了

一個官長的夫人，便受了罪。他有一種迷魂和癡狂的性情，無論如何，總是渴望着快樂。無論有什麼事情，他從沒有遇見過約束自己的人；除去快樂外，他從沒有聽得過一字論及什麼人生的目的。南赫留道甫分明看見這兩個人的天賦都很豐富，不料竟被荒蕪和虧耗，如同無人管理的植物一般。他又遇見了一個遊蕩者和一個婦人，他們藉着他們的愚蠢和伴爲的殘忍來拒絕他，可是就連在他們裏面，他都不能尋着那意大利學派所謂罪人之模型的影蹤，不過他在他們裏面祇看見了他以爲可惡的人，正像他在獄外所看見的那些身穿燕尾服，肩掛金絲繆，或者飾着花邊的人們一般。——（同前）

例25 綏惠略夫端端正正坐着，並且不住的迴轉着拇指。在他外觀上，總帶着十分特別的什麼，使他和常見的許多相貌，顯出不同。亞拉籍夫的聰明的農家眼睛，又立刻發見了這特點：是不可測的隱蔽與深藏的熟慮的一串。還有全身的巖石般的不動，與雖然很微細却很迅速的拇指迴轉之間的對照，他也覺察了。而且他越加留心，也就越加銳利的覺得疑惑，對於這生客的無意識的交感與本能的尊敬，早已深深的潛伏在他底精神裏面了。——（魯

這四例中寫瑪司洛娃底煙酒底嗜好，寫醫生用氣膨脹他底兩頰底習慣，寫綏惠略夫不住地迴轉着拇指底習慣，寫積賊俄霍丁和菲奧德羅夫底境遇，在人物底外面的描寫都是必要的。

內面的

描寫

內面描寫是進一步的心理底描寫。

描寫一個人物，不單是表現人物底外面——容貌、身材、服裝、表情、動作等——就算完備，其實人物底生命主要的還是在人物底思想、情緒和性格。換句話說，人物底生命完全是以內心生活為主體，人物底外面的現象，大半都是內面生活底表現。所以描寫人物底外面，根本就是描寫人物底內面，不過因為內面是無形的東西，沒有具備表現的客觀性，所以通常的描寫法，都是以外面的描寫去代替外面的描寫，以人物底容貌、身材、

服裝、動作等，去暗示人物底思想情緒性格等底發展和經過。這樣看來，外面的描寫還不過間接的描寫，內面的描寫纔是直接的描寫呢。

現在把內面的描寫分作情緒、思想、與性格三種舉例說明於下。

情緒——據心理學家說是一種強烈的有機感覺，如失望、悲哀、恐怖、憤怒、喜悅、嫉妬等都包括在內。

例26 馬立約耳忖度該走的時候到了，他遂離開了這兩人。

但他一出這房子，精神上却煩悶極了。在這婦人的旁邊，他已經痛苦得如被她拘禁的囚人一樣，覺得枉自去打動她的心，簡直同一個閉禁的人拿起拳頭去打那鐵門一樣。

他一定是迷惑住了，所以才不去求離開她的方法。本來他也逃不出這必然的道理，他便決定去用些巧計，忍耐着，支持着，假裝着，拿一種巧妙，拿一種她所貪戀的恭敬，拿一種使她立不住腳的崇拜，拿一種仔憑被勾引的奴隸志願來征服她。

他的信是成功了。他打算寫的他已經寫了。差不多他每夜走回家去，被日間一些不安

的事情激動着，這時他精神上所注意的，只是一些於她有趣或足以感動她的一種大事，於是便坐在棹前燈下，很奮興的去追思她。不覺便有一種詩情發生出來，這等詩情的萌芽，許多懶人因為懶的緣故讓他埋沒了，但一到了這等有關係時便生長起來。於是便賴他寫出許多同樣的事，這同樣的事，無非就是愛。其所以有許多的新花樣，皆由他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他遂借此把他所有的狂熱，都一一傳達在這種文人事業中。他長日的搜尋，特爲她尋出無數不可當的詞句，把那些奮興的情緒，使他從腦筋中迸出如同一些火星似的。不過他對於自家私心上的一點小火已經如此難受，現在他還要想惹起來，造成一個大火災，因爲這等真正動情慾的信，寫的人往往比收的還要更危險些。

然而也全賴他自己保存在這種感覺的情形中，全賴這些字把他的血溫暖了，並且全賴這一點專一的思想把他靈魂包裹起，他才漸漸把對這婦人的一種真實概念忘却了。打斷了他起初看見她那種判斷，除了從這些抒情詩體的詞句中看得見她外，別處便無所見了；並且他每夜寫的這些東西，在他心裏也都變成了真事。他每日呈獻於她的那些工作，差不多都

是他將來夢想於她的。況且在這等馬丹吡爾命向他表示過不能不認可的情分前面，那些舊有的反抗力更該打銷的了。在這時候，一定的，雖然他們口裏都沒說出心事，而她委實比較對於衆人要更喜歡些，並且她也曾公然對他示過意。所以他就以一種狂人的希望來尋思，末了她或者會愛他的。

實則，同着一種複雜的，迷離的快活，她確已受了這些信的誘惑。因爲從來沒有一個人像這樣的來諂媚她親熱她過，況又帶着這種靜謐的含蓄。斷乎沒有一個人能具這樣的思想，於她每早睡醒的時候，便由侍女拿着小銀盤，送到她床前，一個紙信封去做她情感的早點。這裏頭尤可貴的，便是他絕沒說過這些事，他自己彷彿是不知道似的，在交際場裏他比那些朋友還更冷淡些，他又不做一種暗暗籠罩着她的溫柔之雨的諷示。——（李劫人譯人心）

例27 她對於這個男子的友誼是明顯了，因她常常請他去看候她，而馬立約耳在他關係裏頭也保守着絕端的謹慎，好像是個無知的人，就是言談中，也毫不把他紙片上寫的那些崇敬說出來。她忖度這種奇怪的情形，真是一種書上的人物了，在她深切滿意裏頭，覺得這個

人怎地在愛她，於是也就釀出了一種活潑同情的醞釀，使她拿起一些特別的章法來判斷他。直到現在，在一般因她震動的人心裏，她已經曉得了，縱然她是這等的漂亮，而這些心却都特別防備着，在這個世界她斷不能獨自就統御下了的；她從這些心裏頭便發見那等遠而去之的意念。

於是因為馬西哇便連音樂也嫉妒起來，因為納馬特便連文學也嫉妒起來，此外還常常嫉妒幾件別的事，她之所以不高興，便由她所得的只是一個半成功，但是在她跟前，她又沒有這種力量，能够把這般有名望有藝術人的精神中一切驕傲驅逐開，因為這般藝術家的精神上，所有的藝術，便是他們的主人，無論甚麼人都難把他分開的。就中只有肥人斐士倫倒確實，在愛她，然而又只是一個肥人斐士倫。她看破絕沒有一個人對於她有這等的章法；所以她倒私心感激這肥小子給了她一個溫柔舉動的全勝。現在她正需要馬立約耳了，需要在她跟前，需要他的顧盼，需要隸屬於她，需要做她愛情的奴隸；到現在她才算第一次遇着這樣一個完人，她固然把他占領了，而馬立約耳也正輸誠相與。

她漸漸就斃斷了他的生命，如同一個被人占據的地方，一天一天的就蠶食盡了。她安排起一些盛會，或在戲園裏進出，或在大飯館去晚餐，無非爲的是他。她拿起一種戰勝的滿意把他帶在後面，她既已誘惑到手，便不能再讓他脫去了這個奴隸地位。

他追隨着她，很高興的覺得太被她優待了，拿她的眉眼，拿她的柔聲，拿她的一些偏愛來狎玩他；並且他除了一種激切的願心和愛情裏，又苦惱，又發燒，如同在害一種寒熱病外，他不能再生活了。——（李劫人譯人心）

例28 密舍毗爾命，兩手交叉在膝頭上，雙眼老遠的眺望着，彷彿穿過了這片青白色而又不容易透過如同同黃沙一樣的大霧，在心靈中間去尋那可見的東西一般。

這時，假若在巴黎的裝飾室裏，她正坐在鏡子跟前，已經自問了若干次了：『我愛甚麼？我想甚麼？我希望甚麼？我願意甚麼？我是甚麼？』

在她好出風頭的心情，和她好嬉戲的需要之外，這些都是她已經消受得不少的了，她心上甚麼都不覺得，僅保存一點好奇的意味，可是也極容易生疏的。並且她對於自己一點兒也

不盲昧，她習慣去研究她的面孔和她的內心，以至於把她的靈魂都看清楚了。到現在她只是還喜歡這一種引動人的趣味，不過這種趣味也不能便使她如何的動了慾念，至多只是使她開開心而已。

並且每逢她對於一個人在她心中生了一點親密的牽掛時，每逢有個對頭同她爭論一個她所牽掛的人，因而激動她那些婦人的本性，使她在神經裏頭燃燒了一點愛情狂熱時，在這些無根的爱情起點上，她便感覺得一種很熱烈的情緒，比她所成就的惟一志願還要熱烈些。但這種熱却不很長久，爲甚麼呢？她疲倦了，她自以爲沒味了，或者她看得太清楚了。在一個人身上，所有起初使她快樂的，所有使她起勁的，不安的，使她動情的，使她牽慮的，不久便都尋常了，鄙俗了，沒味了。所有的東西，都像沒有出奇的，並且不論一個甚麼人都沒有使她覺得有特別天性和品德，值得她長遠在念，以及激發她的心到愛情地步的。

她爲甚麼要這樣呢？是那些人的過錯，或者她的過錯嗎？是那些人缺乏她所盼望的，或是她缺乏足使人家喜悅的嗎？人家的愛是因爲猛地碰着一件東西，於是就相信是天公特

爲他們創造的？或是人家的愛，純粹因爲生來就帶有這種愛的性質嗎？她常常以爲人的心上皆應該生有一些臂膀，如同身體之有臂膀一樣，因爲有了這些柔軟的臂膀，才好常常的伸去挪人，挽人，抱人，然而她的臂膀却已經殘廢了。只有一些眼睛在她的心上。

大家常常看見許多人，許多高明人，對於一般無思想，無價值，又不體面，沒有配得上他們的女子，一律都變做了愛情者，爲甚麼呢？怎麼樣的呢？是甚麼與妙呢？這自然不僅僅是一件僥倖的遇合，便會發生這等人類病態的，多半因爲人所植的一種根苗，忽地生長起來了的原故。然而她就很驚詫這等秘事，她也會聽過一些密語，在她眼裏也見過許多，總是變臉色對着這種靈魂入迷的事情，就在心裏也曾思量過許多次。

在社會中間，在估據人家空閒時候，用來自娛的一些交際行爲，一些頑笑行爲，和各種些小糊塗行爲中間，她總是拿起一種又羨慕又嫉妬又差不多是不相信的驚奇眼光，從這些事物，這些婦人這些男子裏頭，看見種種非常奇怪的事發生出來。這些事並非用一種明白顯著的舉動看出來的，是以她不安的敏慧所感覺所窺破的。在那般人的面目上，嬉戲中，以及他

們的眼光裏，有幾件不可解的，迷人的事物，和一些細膩的幸福，表現出來，彷彿是心靈的快活，流露於他們的全身上，又光照着他們的肌膚同顧盼上的。

不知道什麼緣故，她很恨這般人。這些愛情者常常都使她難過，因為這些爲情慾動心的人，激怒起她來，遂使她自以爲這種深切無聲的惱怒，無非是由於她輕蔑的眼中看出使然的人。她相信她是拿起一種敏慧，和一種格外透澈的真實來認識他們的。却也不錯，常常一般社交中人尚在懷疑的時候，她就早把許多關係都看出來了。

當其她想到這種顛狂的愛情時，在這裏面，彷彿另有一種個人的生活，能够把我們的看法，說法，想法，以及一切自己莫名其妙的內心生活都改變了，使我們的心頭，異常的擾亂起來，她便自己判斷必不會像這一樣的。然而，很有多少次，所有的疲勞，和那可望一種不可言語的想頭，都被這等容易改變的，和無名的妄想所苦難，這想頭或者就是一個愛情上切望的黑暗衝突，所以她也曾拿一種從驕傲裏生出的秘密羞恥來自己禱告，願遇合一個男子，這男子能够把她的整個身軀整個思想都投入在狂感激動中去，她想來在幾個月裏或一些時候中定

能碰見這個人；這也因為在情緒時代生的人，總應有一個如夢如痴的特別意態的。

她不但禱告這種遇合罷了，並且同時還略略去尋找這個人，不過略為尋找便了，仍是持着一種懶態，對於人事總不十分去注意的。

但每每在這些趨勢的起頭，對於許多她覺得是高明人物的，這般人都只能使她迷戀幾禮拜，遂從這等不可救藥的失意裏頭，常令她短期活潑的心情仍舊死了。她對於他們的價值，對於他們的天性，對於他們的脾氣，對於他們的謹慎，對於他們的品德，實在是期望得太過了。在他們中間的每一個，她常常察出那些傑出之士的過錯，每每比他們的名望還要顯露些，像這種特別天賜的才能，不過如同一個好視覺，一個好胃口，一個天賜的作工室，還是一個孤獨的天賜罷了，對於別的人羣，並沒有甚麼多情而又密切的關係的。

但是自從碰見馬立約耳以來許多事情都被他把她繫住了。那嗎她愛他嗎？她拿愛情來愛他嗎？沒有虛假，也無須特為表白，他已經用起他的愛情，用起他的溫柔，用起他的聰明，用起他一切的真誠，和他人格的吸引早把她征服了。何以知道征服了她？因為她不斷的在

想他，不斷的願意他在跟前，彷彿世界上的人都不如他更可愛，更同情，更不可少的。像這樣是不是愛情呢？

在靈魂上她雖不覺得如像衆人所說的那種戀情，不過她却覺得這確是第一次，爲着一件忠誠的可望，爲着一個人，去做了幾件比惹人愛的女朋友所做的事，還利害得多。她愛他嗎？她這樣愛他，當然在她眼中看起來，他是一個特別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在那般她所精選的隊伍中是最難得的，或者也因他之使她能够滿意，極其滿意甚至不能够再離開了他。

在這種種情形中，她的確愛了他，或者至少她愛他的意思已很迫切了。於是她就拿起一種尖銳的注意，從這裏頭深深思索了一會，便自己答道：『是的，我愛他，但是我缺乏勇氣；這就是我天性中的缺點。』——（同前）

這三例描寫人物底情緒，可算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了。第二十六例描寫一個男子馬立約耳底戀愛的情緒；二十七例描寫一個女子毗爾侖底愛情和嫉妬的情緒；二十八例也是描寫毗爾侖底好奇、喜悅、狂熱的愛情和希望、羨

慕、嫉妬、怨恨、惱怒……等情緒的。

思想——是人物底內心生活一種重要原素。人物底動作、言語、行爲、事業等，大半是受了思想底支配的，所以描寫人物底思想，也是表現人物的一個最要的方法。

例 29 一切人在世上生活着，活動着，一半是照着他們自己的意志，一半是照着別人的意志。他們去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的發展程度，卽是人類分等級的最要一點。有一種人大抵使用自己的思想，視爲智識的遊戲，他們處處講究理性，好比一個不連着皮的飛輪，他們的一舉一動要被別人的意志，被習慣風俗，或被法律所引導着。還有一種人，把他們自己的意思認爲他們所有事業的原動力，聽着他們自己理性的要求，也極服從他，有時偶然，或自己商酌輕重以後，纔聽聽別人的主張。西蒙生是這類的人；他照着他自己的理性去決定，支配各事，一決定好，就照着做法。

當他做學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做一個政治公局裏的發餉官，他日用的款項是從中不潔得

來的，他決心告訴他父親那錢應當發給平民。但是他父親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大罵他一頓，他就離了家，不再用他父親不潔的錢。他自己心想，所有存在的罪惡都由人民無知生出來的，所以他一出大學，就加入了平民團，擔任當一個村中教員，就膽大對他的學生和農夫宣講解釋他所承認的公理又極力反對他所認的非公理。

因此他被捕去審判。

審判時候，他心想着那般審判官沒有權利去審判他，他就當面把這話告訴他們。但是審判官不聽他的話，仍然往下審判，他就打定主意不答他們一句話，他們問他的時候，他竟堅定着不做聲。

他被遣發到亞干日爾省去。他在那兒自己編了一種宗教的學說，而藉以決定他一生的事業。那種學說根據着一個學說，就是：天下萬物都是活的，沒有什麼東西是死的，我們所認為無生命或無機物的，他說是一個無限大而人類所不能周行的有機物的一小部分，我們人類的的工作也是一個極大組織的一部分，維持着這個有機物和千萬活物的生氣。所以他把

殘殺生物認爲一種罪惡，他極反對戰爭，斬刑和種種殺戮，不但是人類，獸類也算在裏面。對於結婚事，他也有自己的學說：生殖是人類的下等功用，上等的功用是去服侍那現在已存的生命。他這種學說自以爲很有根據，他說人血裏有一種微生物，照他的意思說，不娶的男和不嫁的女都好像是那種微生物。這蟲的使命就是去助救那組織裏軟弱病瘦的部分。從此他決定主義，照着這樣生活，雖然他青年時代荒廢了許多光陰；他現在把他自己和瑪麗，潘浦洛納等人都認爲人類血中的微生物。

他對於喀瞿莎的愛情，並不侵犯他這種學說，因爲他愛她，是無肉慾的戀愛，他以爲這種愛情，並不阻止他做那微生物的工作，但反面說，究竟總有點心動。

他除去心靈問題用自己的意思去解決以外，還有許多實際的事，他也用自己的意思去解決。他對於平常日用的東西，自己有一個理論：有一定的規則，多少時做工，多少時候休息，吃什麼食物，穿得怎樣適宜，還有屋子裏的溫度、光線。

這樣一來，西蒙生是很謹慎節制的；他只要決定了主意，什麼都不能搖動他的。

所以這個人，因為他對瑪司洛娃的愛情，賜給了她不少的感化。瑪司洛娃早就用女性的特質看出是他愛她，又知道這種人意會對她有愛情，反倒把她自己身價擡高起來。南赫留道甫由俠義心而想娶他，也因為以前所做的事；但是西蒙生愛她，因為現在她是這樣，也不過因為他心喜她。她自己覺得西蒙生看她是個異常女子，有非常高尚的德品。她不十分信這高尚的德品是他賦與給她的，但她想妥當一點，想叫他對她不失望，所以她極力喚醒自己，造成她所能達到的最高點德品，盡力改過為善。——（耿濟之譯復活卷下）

例30 綏惠略夫的眼光裏，忽然現出一種冥頑的思想來；他在這頸子的後面走。一羣女人遮了綏惠略夫的路，他雖然全是機械的，却急忙閃開，撞了一個軍官，但仍然走，也不理會那大聲的罵着「昏東西」，只是跟定了玫瑰色的頸子，緩緩的，固執的，不捨的。

在他明亮的眼睛裏，異樣的險惡的表情愈加緊張起來了；一種決不寬容的力，透徹到極分明的橫在中間了。

綏惠略夫的思想用了發狂一般的速度在熾熱的腦裏回旋，愈回旋範圍愈狹隘了，終於將

非常沈重的憤怒集中在玫瑰色的頸子上，有如百磅巨石壓着人的頭顱。設若有人，想用言語說出這思想的核子來，便該是這意思；

『……你走……走罷！……但你要曉得，如果有怎麼一個幸福者，飽滿者，在我面前走，我說他着飽滿這幸福，這活着，就只因爲我允准！……這瞬間我也許計算，那就只給你再有二秒，一秒，半秒鐘的活……各人都有生存的神聖權利這種可憐的話柄，在我面前現在早不能成立了！我便是你的生命的主人……誰也不知道這日子和時刻，其時我的忍耐達了極，於是，我來爲的是要將你們全班，凡有在你們一生中壓制我們，從我們搶去了美和愛和太陽，將我們咒禁在永遠一無慰藉的勞動奴隸裏的這些人，全都處治！我也許正在你這裏要拒絕了生活和享受的允准……我伸出手來——從你的頭顱裏便迸出鮮血和腦漿，撲通的倒在馬路上……我便是我的靈魂的唯一的法官與執行者……各個人的生命都在我的權力底下，我能將他摔在塵土與泥淖裏，我要做就做……你要曉得，並且說給全世界……這是我的話。』

可怖的暴怒抓住了綏惠略夫，一剎時一切東西在他眼裏都消失了，只剩下玫瑰色的人頸

子像發光的一點模樣，固執的在白茫茫的朦朧中間；——在衣袋裏，痙攣的手指緊緊抓着的，是冰冷的手鎗柄的感覺，——相對的是玫瑰色的活動的一點……

紳士只在前面走，揮着手杖；挺拔的雪白的衣領上，天真爛漫的抖着玫瑰色的皺紋。

綏惠略夫跨上一個急步，勃然的昂了頭，似乎要向空中發出狂暴的憤怒與復讎的叫喊……但他同時又忽然站住了。

從他菲薄的緊閉的嘴唇裏，洩出奇妙的微笑來，他的手指展開了，突然轉了向，他往回走了。輕浮的斜戴的帽底下有着玫瑰色頸子的紳士，揮動手杖，從帽簷下偷看着標緻的女人，還是走，不一會便消失在喧嚷匆忙的人叢的中間。——（魯迅譯工人綏惠略夫）

例 31 南赫留道甫認識賽列寧做一個學生的時候，真不愧為一個佳兒，一個真友，並且依他的年紀而論，也可算是一個通明達理的世界的有學問人了。他平時常是爛雅，華美，並超乎尋常的真實和誠懇。

他學得很好，並不十分費力，也無誇學之事，他的論文却常得金的獎牌。他以爲人類的服

務便是少年的生活目的，不但應該表於言語，並且要見於行爲，他看出欲爲有益於人道，除服務國家而外，便別無他法了。所以一俟學業完成，他便有統系的考察所有的事業何者他可專心致意去從事。他決定他對於草訂法律的宮庭秘書廳第二科最有用處，因此他便進了這個機關去服務。可是這個職務雖然是最精細，最正確的，而需要他的責任，但還沒有滿足他那求爲有用的欲望，他也不能引起自己正在做「正當之事」的意識。

他的長官是個虛浮而心眼極小的人，這種不滿意之心，經了他的磨折，便大大增長起來。竟使他離開宮庭秘書廳，進到大理院來。那裏雖說比較上好些，但是同樣的不滿意的心仍然追隨着他；他覺得這個和他所期望的事情，和他所應做的事情還是十分不同。

一方面他在大理院一方面他的親戚給他運動了一個侍從官之職，於是他不得不穿了一身錦繡的制服，繫上一條白色的麻裙，坐在一輛馬車裏，去拜謝給他謀得這個官職的種種人們。雖然他費了許多氣力，却也不能夠尋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說明這個位置的存在。他覺得這個不是那「正當之事」，就連大理院都比不上了；可是他却不能夠拒絕這個，因爲恐怕

得罪那些確信自己藉這個官職便給了他許多滿意的人們，又因爲這個正投着了他的本性的底下的部分。在一面鏡子裏，他看見自己穿着飾金的錦繡的制服，並且承受人家因他的地位而致的恭敬，便使他高興起來啦。

當他娶親的時候，有些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人家是給他張羅了一個極漂亮的配偶，於是他便娶了，大抵是因爲拒絕下來，他就要中傷那願意嫁他的少婦和那些給他張羅親事的人們，可亦因爲和一位良好，年輕，而出自名門的姑娘聯姻，正投合了他的虛榮之心，並且使他快樂起來。但是這頭親事轉瞬便證明比較那政府的職務和他那法庭的位置，更不是「正當之事」了。

.....

但是別的且不論，他對於宗教的態度纔最不是「正當之事」哩。如同他那社會和他那時代裏的各個人一般，藉着理性生長，用了不少的魄力，他便將宗教迷信的桎梏打破，他就是在那種桎梏裏長成的，並且連他能得自由的確期都不大知道。在他的少年時代，和他以一個

學生與南赫留道甫相契厚的時候，因為他是懇誠並且正直，所以並不隱藏自己對於國教的厭惡。可是歲月逝去，他在職務上升將起來，尤其在守舊派復興於社會的時代，因此他的精神的自由阻礙了他的道路。脫開了家庭的壓迫——尤其在他父親過世的時候，和爲他開追悼會的時候，——並且除了他母親的願望（這種願望半爲公共意見所助長，說他應當守戒，並且預備醮齋），政府的職務兀自要求他出席種種職務；道謝感恩，和諸如此類的事情。簡直沒有一天不守宗教的外表而便過去的了。論及那些職務，却有兩樁事情，他須擇一而作之：一件是假信他所不信的事情，——却因為他是真實的，故不能做這樁——一件是，決定了那些外面是虛偽的，所以要改革他的生活，就是他不應當出席這些繁禮縟節。可是要做似乎十分簡單的事情，却也要費掉許多許多。除却遭親近他的人們永遠的仇視不計外，他還不捐棄他全部的地位：捨棄他的官職，並且犧牲所有的利益，他以為他正在那裏藉着那個職官，把這種利益歸還人道，又希望這種利益將來還得增加起來。一個人要做這樣一個犧牲，便須堅堅實實的確信是正當的。而他却堅堅實實的確信他是正當的，好像我們時代的

有學問人一般，無一能得令人確信誰知道一點兒歷史，和知道那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會——怎麼造成的。他祇能知道他是正當的，而不認識教會學說的真理。

他本是一個真實的人，但是在他日常生活的勢力底下，他允許了一點兒很小的虛僞偷入，他說對於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爲行公道起見，吾人必得一研究那不合理的事情。這個是一點兒很小的虛僞，但是這個却使他侵在那很大的虛僞裏，現在他便沈溺其中了。

是否他生在其間，和養在其間的正教包含着真理——就是那個人人期望他承認的正教，並且沒有這個他便不能繼續他那十分有益人類的事業——在他未給他自己設下這個問題以前，他早就決定了那答案。所以要講明這個問題，他並不讀福祿特爾，叔本華，斯賓塞，或者孔德，却讀那赫哲爾哲學著作，和那佛印內脫和何竟那可甫的宗教的著作，自然他便在那些著作裏尋見了他所尋覓的東西了，——有些像心的平安，和那種宗教學說的一個表眞。他是在這種學說受的教育，他的理性却久已停止承認這個，可是沒有這個，他的全部生活便充滿了不快樂；就是承認了那學說，舉凡一切便都可隨之轉移過來了。

所以他採取所有那些平常的詭辨主義，這種主義是去證明一個單純的人智不能夠知道真理的；證明真理是僅僅默示到人們的社會裏的，並且是祇藉着默示纔能知道的，而這種默示却是那教會保守的等等。他並不知道那種虛謊，於是從那個時候起，便懷着一顆安靜的

心，時常張羅着臨蒞那些祈禱會和死人的醮齋懺悔，神像前面十字的簽押，並且仍舊繼續那個職務，這個便是把有用的感想給了他，而且使他從那無樂趣的家庭生活裏得着一種釋放。

雖然他相信如此，可是他滿心覺得他的這個宗教比較所有別的來，却並不是「正當之事」，這就是爲什麼他的眼睛常露出憂愁的緣故。南赫留道甫是他在所有這些虛謊沒有在

他心內生根之前認識的，不料一見他，便使他憶了從前所做的事情來；尤其在南赫留道甫匆匆促促的點醒了他那宗教觀之後，他的情感便越發比往時強烈起來，覺得所有這個全都不是「正當之事」，於是他就變得很痛苦的憂愁起來了。南赫留道甫遇見了他的老朋友，在

那第一次快樂過去以後，便亦覺得了這個。——（耿濟之譯復活卷中）

這三例都是描寫人物思想的好例子。二十九例描寫西蒙生反對他底父

親，大學畢業後加入平民團，擔任一個村中教員，以及對於宗教，對於結婚，對於戰爭等的思想；三十例描寫工人綏惠略夫對於那胖紳士所發生的一種冥頑的思想；三十一例描寫賽列寧一個檢察官底思想底變遷——少年時代那種真實誠懇和服務國家的思想，及壯年時那種虛偽的生活，尤其是對於宗教的態度。

描寫人物思想的方法，除用主觀的敘述而外，通常都藉言語以為表現的工具。

例 32 房門一開，走進了綏惠略夫。

亞拉藉夫沒有就知道却是他。

『我可以和你說話麼？』綏惠略夫冷冷的問，幾乎是官樣。

『啊，是你……請請……』亞拉藉夫殷勤的回答——『你請坐！』

「我這來只是一分時。幾句話……」綏惠略夫他便到桌邊，在阿倫加先前坐過的位  
置上，就了坐。

「你要紙煙麼？」

「我不吸。請你說，你替教員將錢付給瑪克希摩跋了麼？」綏惠略夫急速的問，似乎這問  
題算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亞拉藉夫惶惑起來，紅了臉。

「確的……就只是暫時的……待到他們怎樣好一點了為止……」

綏惠略夫用了檢查的眼光看定亞拉藉夫。

「你想救一切的苦人和餓人麼——一切的？」他問。

「不的」，亞拉藉夫錯愕的答，「我沒有想到這事……我單是給，因為這機遇……」

「是，對的……但有誰將什麼給那些人們呢，那近旁並沒有人像你一流的。這樣的很多  
哩！」綏惠略夫沈痛的說。

『這個，這事是用不着思索的，』亞拉藉夫聳一聳肩：『人應該救助，倘使能够，這就够……也就謝上帝了！』

『好。』你可知道，爲甚麼那姑娘到你這里來的？』綏惠略夫鋒利的說去，彷彿他要取得口供，却並不聽什麼答話。他正對面的釘住了亞拉藉夫的臉，用了洞察的明亮的眼睛。

亞拉藉夫又紅了臉。他漸漸氣忿起來了。

『我不知道，』他游移的說。

『伊來到你這里，因爲伊愛你……因爲伊有着純潔的澄澈的靈魂，這就是你將伊喚醒轉來的……現在，伊要墮落了，伊到你這里，爲的是要尋求正當的東西，就是你教給伊愛的。』你能够說給伊什麼呢？……你，這夢想家，理想家，你想明白，你將怎樣的非人間的苦惱種在伊這裏了。你竟不怕，伊在婚姻的喜悅的牀上，在這凶暴淫縱的肉塊下面，會當詛咒那向伊絮說些幸福生活的黃金似好夢的你們哪。你看——這是可怕的。』

綏惠略夫最後的話，是用了非常異樣的淒厲的神情大聲說，用了這樣不可解的力量，至於

亞拉藉夫覺得脊梁上起了寒慄了。

「可怕的是，使死骸站立起來，給他能看見自己的腐爛……可怕的是，在人的靈魂中造出些純潔的寶貴的東西，却只用了這個來細膩他的苦惱，銳敏的憂愁……」綏惠略夫接續說。看去似乎是涼血的，但還帶着無窮的苦痛的跡像。

「你誤會了……」亞拉藉夫錯亂的，還只對於「因為伊愛你」這一句話，喃喃的答。

「不的，我知道……我整天在我的暗房子裏坐……人在那里一切都聽到……是這樣的」

亞拉藉夫默然，下頰壓着胸口。

綏惠略夫站起身來。

「你們無休無息的夢想着人類將來的幸福……你們可會知道，你們可會當真明白，你們走到這將來，是應該經過多少鮮血的洪流呢……你們誑騙那些人……你們教他們夢想些什麼，是他們永永不會身歷的東西……只使他們活着，給豬子做了食料……這豬，是在這

里得意到呻吟而且啼鳴，就因為他的犧牲有這樣孌，這樣美，感了這樣難堪的苦惱……你們可曾知道，多少不幸的人們，就是你們所誣驅的，沒有死也沒有殺人，却只向着上帝哀啼，等候些什麼，因為在他們再沒有別的審判者，也沒有正理了……」

綏惠略夫的聲音只增出難當的力量來。亞拉藉夫直跳起來了，自己並沒有覺得。長着冷峭眼睛的古怪的淡黃色的臉相，彷彿一座大山似的壓住了他。

「你們還不明白麼，即使你們所有將來的夢，一切都自當真出現了，但與所有這些優美的姑娘們，以及受餓的「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人們的淚海稱量起來，還是不能平衡的……對於在刺刀以及你們的高超的人道設教的保護之下，凡在地上的會是善，正是善，會是善的，全都打倒的事，他們那氣厥的憎惡的記憶還是消不去的……你們這里，他們尋不出審判者和復讐的人！」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亞拉藉夫吃吃的說。

綏惠略夫沒有便答。

『你來』他說，並且走出房去。

亞拉藉夫受了催眠術似的跟着他。

全家都睡覺了。廊下是昏暗而且寂靜，在渾濁的病的空氣裏，呼吸也覺得艱難。

亞拉藉夫開了自己的房門，招呼亞拉藉夫，進到裏面。

『你聽！』綏惠略夫輕輕的，却非常強迫的說。

亞拉藉夫側着耳朵聽，最初是除了他自己的心臟的鼓以外，一無所聞。在昏暗中辨不出事物。只有模胡的綏惠略夫這兩眼在暗地裏閃閃的生光。

但亞拉藉夫忽然聽出一種異樣的微細的聲音了，有誰哭着。一種幽靜的，捺住的，絕望的悲啼，利刃一般的貫通了寂靜。這中間含着許多難堪的痛苦。是說不出的苦惱，無希望的企念，氣厥的投地的哀鳴。

『阿倫加在這里哭！』亞拉藉夫明白了，但現在他又分辨得，並非一個聲音了，却是兩個，那在這里哭着的……黑暗覆壓着，在他耳朵裏響的好像是沈痛的鐘聲，而且彷彿不止兩個了。

却是三個……十二個，一千個聲音，周圍的全黑暗似乎一同啼哭起來了。他錯愕的問道：『這是什麼？』

然而綏惠略夫沒有答，他突然粗莽的抓住了亞拉藉夫的手。

『你出來……』他急速的說，向過道走去。

在黑暗和不可捉摸的哭聲之後，進到點燈的屋子裏，覺得很是明亮簡潔了，綏惠略夫纔放下亞拉藉夫的手來，鋒利的看他眼睛，問道：

『你聽到了麼？……我是不能聽了！你們將那黃金時代，預約給他們的後人，但你們却別有什麼給這些人們呢？……你們……將來的人間界的預言者……當得詛咒哩！』

『容我說……你呢？你又給什麼呢？這樣問人的你？』亞拉藉夫憤憤的捏了碩大的農夫手，叫喊說。

『我？』綏惠略夫的聲音裏大半帶着揶揄了。

『正是你……給我這問題的你——這古怪的……你有怎樣的權利，用這樣聲調說話

呢？」

「我——不給。我大概只是教他們將忘却的事，記憶起來……是的，而且這——還不夠哩！」

「這是什麼事！你說甚麼？」亞拉藉夫帶着突發的不安，追問說。

綏惠略夫注視着亞拉藉夫。他就不意的微笑起來，似乎他對於這追問的穉氣覺得驚奇，

於是慢慢的走向門口。

「那里去？你停一會！」亞拉藉夫叫喊說。

綏惠略夫回過臉來，和氣的點一點頭，便出去了。

「但是……你……你簡直是發狂了！」亞拉藉夫在迷惘的憤懣中，大聲說。

他相信聽到，綏惠略夫失了笑。然而房門合上鍵了。——（魯迅譯工人綏惠略夫）

我們看了這例，從綏惠略夫和亞拉藉夫二人底談話中，便可以看出一個是很熱烈的復仇主義者，一個是冷靜的無抵抗主義者。

描寫人物底思想，還有一個回憶的方法也很可注意的：

例33 皎潔的明月現在幾乎豐滿無缺，已在穀倉上面升起來了。黑影橫臥院中，只見那頹壞的房子上面，鐵質的屋頂也放大光明起來。夜鶯宛如不願枉費了這種光明似的，又開始他們的鳴聲了。

南赫留道甫心中兀自回憶他在科司敏司基花園裏裁奪將去做什麼事的時候，如何計算他的身世，如何心亂如麻，如何莫衷一是，如何每一問題裏都有許多困難。現在他又拿這些問題來問自己，却驚訝如何都會簡單起來。此其所以簡單的緣故，因為他現在所想的不是關係自己的事情，却是他應當去做的事情。說也奇怪，他應當做的事情是為自己的，他便不能決定，可是他應當做的事情是為別人的，他却決然知道了。他現在確切知道應該把田地租給農人。他現在確切知道不當捨棄喀羅莎，且應繼續援助她，並把自己對她的罪孽贖將回來。他確切知道他應當研究，考察，解明，了解所有這種關於判斷和懲罰的事情，別人是漠不關心這種事情的，他却覺得自己已有所見了。這事的結果怎樣，他全不知道，可是他確切

知道所有這些事情是他應當去做的。這種堅實的篤信便使他快樂起來了。

天空中已滿佈了烏雲；電光耀耀的打閃，照着那些院子，舊屋，和傾頹的遊廊；雷聲也當頭轟轟的吼將起來。所有的鳥兒都不做聲了，只有樹葉子沙沙的發出聲響，南赫留道甫在塔上坐地兀自弄着他的頭髮，風也迎面颳上塔來。一顆水滴落下了，隨着又是一顆，隨着便在樹葉上，鐵質的屋頂上，敲鼓一般的落將下來，空中照耀着，充滿了一道很亮的閃光；南赫留道甫還沒有數到三顆雨珠，就有一個可怕的霹靂當頭響將起來，於是轟轟的雷聲便在滿天裏施展開了。

南赫留道甫走了進去。

他想到：『是，是。我們生平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的全體，這種工作的意義，是不能使我明白的。我的姑母有什麼呢？尼苛蘭卡歐頓耶甫怎麼死了？……而我還活着呢？喀瞿莎有什麼呢？我的瘋狂呢？那次戰爭這麼樣了？後來我那不法的生活怎麼樣了？要了解這事，要了解上帝意旨的全體，實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可是要去做「他」在我良心上所描

寫的意旨，却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這就是我所確切知道的事情。而當我實行這事的時候，我便可得平安，這是無可疑義的。」

雨降如注，水由房頂上直衝到下面一個桶裏去；那時候閃光照耀房子和院子已緩和了些。南赫留道甫走進他的屋子，脫衣躺下，一眼看見壁紙又髒又破，他就疑心有臭虱出來，於是他便大懼起來。

「是，我覺得自己不是那主人，却是一個僕人了，」南赫留道甫一邊想着，一邊便引這種思想以爲樂。

他的恐懼並不是沒根由的。果然他剛剛把蠟燭吹滅，臭虱就攻擊他，噬嚙他起來了。

「捐棄了田地，到西比利亞去……跳虱，臭虱，爛泥，好吧，有什麼要緊呢。如果是這樣的，我也甘願忍受的。」可是顧不了那良好的願望，不覺嘆賞起來，原來風消雲散，月亮重又出現了。

——（耿濟之譯復活卷中）

這是用回憶的方法描寫南赫留道甫因爲要援助喀瞿莎便打算捐棄了田

地到西比利亞去那時候的思想變遷的一個好例子。這種回憶底方法，不單是用來描寫人物底思想，是最要的，凡是表現人物底心靈活動的現象與經過都是用得着這方法的。用這方法時通常以「回憶」「回想」「以為」「憶起」「想到」……等字來表述，或者用假設問答的詞句。

例34 天然界的變化已過去；火車在山路的斜坡處由高馳下的時候，南赫留道甫自問道，「對呀，我兀自想着什麼事情呢？」

「哦！我正在這兒想着那般的獄長和護送官呢，他們大半都是仁慈的人，其所以殘忍的緣故，僅因為他們的職務罷了。」

他憶起了瑪司亮尼可甫的冷心，和獄長的嚴澀，和護送官的忍心害理——拒絕求座的人們坐車；火車裏有一個婦人分娩，他也不加注意。祇因為這般人們職務在身，所以最簡單的憐恤之情便侵不入。滲不透他們了。山路是用種種不同的石頭所砌成的，雨水自然不能滲入地中，便順流衝將下去了。南赫留道甫看着石路尋思道，「他們當了官員，人性情感的不

能滲透他們，亦猶雨水的不能滲透這種砌地一般。砌坡須用石頭，亦未可知，可是一看地上，不料沒有了植物，便又令人發起愁來：原來這個地方也像這條山路的上一般，亦可以生產稻穀，青草，叢林，或樹木。」

南赫留道甫又想到：「在人間也是這個道理。這般總督呀，獄長呀，巡察呀，說不定是不少的，可是一看人間，不料沒了人類的要品——就是相互的愛情和同情，——却叫我害怕起來了。」他接着想道：「這事情是這樣的，這般人誤認不是法律的東西爲法律，而全然不將法律認爲永久不變的法律，上帝在人類心中所定的法律。當我和這般人相處的時候，那個便是我心中覺得鬱鬱不樂的原因。我單單怕他們。他們也真可怕，比強盜們還可怕些。一個強盜終久心裏可以生出憐恤之情，他們卻決不會有的；憐恤之情格格不能入他的心中彷彿植物對石頭決不相生一般。這就是使他們令人十分害怕的緣故。傳聞破該柴夫黨和拉金黨是很可怕的了。可是這些人却可怕得千倍哩。」

南赫留道甫續想道：「當今所謂基督的，慈悲的，簡樸的，仁愛的，人們犯了最大的罪，却還不

自覺其有罪，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個心理的問題祇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可想：就是——考他們的作爲便得了。這些人只有三件必要的事情：第一他們應當是總督、獄長、巡警等等；第二他們應當充分的了解一種事業，這種事業名爲政府的職務，可以隨你拿別人不當人類看待；第三他們應當團結一氣，對他們事業的結果，共同負責，不使落在個人身上。現在我已證實，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那些可怕的行爲決不會見之於今世的。有人以爲不用愛情來和人類相處的時候，便可別開境界，却不知凡百事情都基於此處了。可是這境界那裏會有呢？我們和事物相處可以不用愛情——我們砍樹、造磚、打鐵，儘用不著愛情——可是我們和人類相處却不能不用愛情，猶之我們和蜂羣相處，不能不加小心一般。倘使你和蜂羣相處而不加小心，那麼你就要傷蜂自傷了。和人類相處亦是這個道理。這是不能不如此的，因爲互愛是人生的根本法律。一個人不能強迫別人愛他，好比他能強迫自己爲自己做工似的。可是一個人切不可和人家相處而不用愛情；如果一個人有求於人，或有望於人，那末尤其不可不用愛情了。」

南赫留道甫接着想道：「倘使你心中覺得沒有愛情，那末悄悄的坐在那

裏，自己去和諸事物，和你自己，和凡你所喜歡的東西周旋罷，祇是不要和人類相處就得了。好比你餓時祇要不害你自己，你便能去吃，所以你愛時，祇要有用而無害，你便能和人相處。只要使你自己像我昨天和我姊夫似的，不用愛情來和一個人相處，那麼你自招的痛苦便要如我生平證明的一般，流於無窮了。」南赫留道甫尋思道：「對了，對了，這是如此的。」他重想一遍道：「這是真的，對了，這是真的。」因為在酷熱之後，得享那清新的空氣，並且知道他那久懸未決的問題已得了最清楚的解答——（耿濟之譯復活卷中）

這也是描寫人物底思想的例子。中間寫「南赫留道甫自問道」，「他憶起了」，「又想到」，「接着想到」，「續想到」，「尋思道」，「他重想一遍道」……等凡關於南赫留道甫所有心理上的活動差不多都表現無餘了。

以上是人物思想底描寫。現在要說到性格底描寫了。

性格——性格描寫是人物描寫底中心，也是內面描寫中最困難的一

部分。因爲作品中的事件，以及人物底一切行爲動作表情等均可以說是基因於人物底性格底發展。如動作底遲緩或敏捷，態度底強硬或脆弱，心意底寬闊或褊狹，放蕩或拘謹，品行底優良或惡劣……等均是受人物底性格底支配的。

例35 阿利娜真是俄國古時的貴族夫人；伊應該生活在二百年前莫斯科時代。伊虔奉宗教，偏重感情，信那萬能的徵候猜想，符咒，和夢景；又信那妄神，家宅神，樹神和種種不良的逢遇；伊並且信如果在復活節日夜禱時不滅燈火，蕎麥一定長得很好，如果經人眼一看，蕨菇再也不會生長；伊又信鬼愛住在有水的地方，每個猶太人胸前都有血斑點；伊怕老鼠，蛇，蛙，烏鴉，水蛭，電閃，冷水，過堂風，馬鞍，紅皮膚的人和黑貓；伊不喫小牛肉，鵝肉，蝦乾，酪，龍鬚菜，地獐，兔肉，和黃瓜；一講到牡蠣，便幾乎嚇得抖索起來；伊每天睡十點鐘——如果瓦西里頭痛，便能一夜不睡；除阿律克西和林中小屋兩本書外，伊沒會看過別項書，一年至多寫兩封信，至於整理家事，和烹飪一層，雖然伊連手指都沒有觸過，並且不大願意從座位上動彈，却十分熟悉個中

的情形。阿利娜爲人極善，性子也不很優。伊知道世上有命令人的老爺，也有侍候人的平常百姓。——所以伊既不嫌着同情慾，也不嫌着地上崇拜；對待下人，都極和藹，遇見乞丐，總要施給他些錢，也不輕易去褻貶人。幼時伊容貌很嬌美，會奏風琴，時常用法語譚話；但是自從違着伊意願，嫁給伊丈夫以後，過了許多年，音樂和法語全都忘了。伊愛自己的兒子，却又怕他；財產全交給瓦西里管理；自己時常聳眉嘆氣，而在老人說自己將來改革計劃的時候更甚。

伊善疑，時常覺着要發生大不幸的事故；一想起些悲慘的事情，伊立刻就哭了。……這樣的婦女現在已經過去。對於這個不應該喜歡麼！（耿濟之譯父與子）

例36 保羅，彼得洛維奇，基爾生諾甫起初在家內受教育，以後便同他兄弟尼古拉一塊兒進貴胄小學校去讀書。他從小就以美貌著名；但是他這個人十分自信，性子又很急，未免舉動有點可笑的地方。他一出來充當軍官，便往各處去走動。大家都很願意保護他，他自己厚自溺愛，於是養成他那種諧謔傲慢的皮氣。婦女爲着他幾乎要發瘋；男子却稱他做美人，暗地裏又嫉妒着他。前回已經說過，他同他的兄弟一塊兒住在一間房屋裏；他很愛他兄弟，

但是他們兩人的樣子絕不相同。尼古拉跛着一隻腳，瘦小的臉兒露出幾分憂愁的樣子，眼睛是深黑的，頭髮是柔軟的；性子又懶，却很願意讀書，並且怕出外去交際。但是保羅卻沒有一天晚上在家裏坐着的。

又以勇敢和靈巧著稱，却祇讀過五六本法文書。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已經做了步兵大尉；光明的前途正等待着他。忽然一下子，完全變更了。——（同前）

例 37 伊凡·米海利奇伯爵曾做過一任總長，是一個信力堅強的人。他的信力從小就發生，彷彿一隻鳥兒一般配吃蟲子，配披毛羽，配在空中翱翔，所以他也配吃最好最貴的物食，雇用很貴的廚子來預備，配穿最舒服最昂貴的衣服，配駕最良最快的馬匹；所以所有這些東西都應當給他預備著。伊凡·米海利奇又以爲從國庫裏各種的錢得着越多越好，寶星賞得越多越好，同男女貴族相見和交談，也是越多越好。其他各種事和這些定見一比較，伊凡·米海利奇伯爵都以爲是無意思的，並且無趣味的。其他各種事情不得其正，便是適得其反。伊凡·米海利奇伯爵這樣的在彼得堡居住，動作約有四十年之久，後來便達到了總長的地位。

他能達到這個地位的主要性質：第一是他會了解公文和法律的意義，又會草那雖然拙笨，而尚稱通達的公文，並且會把公文裏的字拼得正確無誤；第二是他那副官氣十足的神氣，使他在必要時不但能夠十分的高傲，並且能夠威風凜凜，令人不敢就近，可是一方面在別種必要的時候，他却也能够工於狐媚；第三是他並沒有什麼公同地方針或規則，無論是關於道德的或關於國家的，所以在必要的時候，他什麼都可以贊成，而在必要的時候，也能同別的人反對。當他這樣的作爲的時候，他唯一的勞力便是保持他那副學識優擅的神氣，不使露出十分明顯的謬誤來。他的行爲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其結果對於全俄帝國能造最高的幸福，還是能造最大的罪惡；在他看來是毫無關係的。

當他做了總長的時候，不但倚靠他的人（這類人很多很多）和與他有關係的人信服他，是一位十分聰明的政治家，並且許多賓客，連他自己也都是如此。可是過了幾時，却一事也沒有成功，一事也沒有解決，於是按照生存競爭的定律，其餘像他一般有官氣，沒方針的官僚，也會學會書寫和了解文書，便起而代替了他的位置，那時候人人便都看出他不但是遠不及

聰明，並且實在是一個頭腦淺顯，教育不良，自信自任的人，他的觀念簡直達不到「守舊」的報紙所著論文的見解的水平線。他比起其他那些教育不良，自信自任的官員們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去處，這是已經很明顯的了；他自己倒也看出了這層。可是這個一點也不能搖動他的信力，他每年總須由會計科支出一筆大款和禮服用的新飾品。這種信力却非常之堅牢，簡直沒有人有此膽量去拒絕他這些東西，他每年要支幾萬盧布，一半算是養老金，一半是充當一處國立學院的職員，和種種委員會和議會的主席的薪金，此外尚有肩，袴上繫用新標帶的權利，和禮服上綻錦帶和寶星的權利。因此伊凡米海利奇伯爵便有極高的交際。

——（復活卷中）

例8 她的漂亮行爲，在那般愉悅她議論她的人的面前，彰明較著的玩起來如同一把扇子似的，打開或是折起；她的章法，毫不老實，初次會見，覺得很滑稽的，現在却以爲太可怕了；她那用以開心用以寫意的堅固想頭，總是懶懶的在她心上保着一種貪婪；諸如此類，在他回家去後覺得隨時都頗激怒他，決然不再去趨候了，但是過了一會，又自行取消。

到了第二天，又借故跑到她家去了。任憑他的慾望放縱了去，覺得熱度愈見增高，此際這愛情並不安穩，而痛苦倒確定了。

咳！他並不是個瞎子，然而他漸漸沈淪在這情感中，却像一個人由於疲乏便淹死了的一樣，因為他的小船沈沒了，而他又離岸太遠的原故。凡是人所知道她的，他都知道，又曉得情慾是足以蔽他聰明，但是終忍不住要無明無夜的去思念她。他又拿一種不感疲勞的決心，去分析她，去洞澈一個女人靈魂的黑底，覺得這是一個快活聰明的同不高興的理解，同孩子氣的，表面愛情，同容易變動的性情以及不可了解的混合物，這一些互相矛盾的趨勢，都連合起排列在一處，成就了一個不依規矩而又勾引人的流動人物。

但是為甚麼他又被她誘惑了呢？這多半由於他分析得不準而且有了誤會的原故，因為他只本着他沈思的，偵察的，傲然而正的天性，規規矩矩從那帶有古風和靜德的婦人當中，尋找好像專為男子幸福的那等溫柔和密切的戀愛去了。

可是在她那許多不可測的事物中，他却碰見了一種拿新法勾人的，人類中的新發現，這也

是各種造物的一個，絲毫不像人所認識的一些東西，雖然還未十分完全，還在令人可怕，但是業已流傳四處了。——（李劫人譯人心）

這四例都是描寫人物底性格的。三十五例描寫一個女子阿利娜底那種迷信的，重感情的，慈善而和藹的性格。三十六例描寫兩個男子底性格：一個是偏急自信，諧謔傲慢的保羅，一個是憂愁懶怠而怕出外交際的保羅底兄弟尼古拉。三十七例描寫一個官僚伊凡，米海利奇底性格。三十八例描寫一個女子毗爾侖那種容易變動的性格。各人性格底特點，表現得極其精細了。

性格影響於人物底行爲，故性格底描寫同時就是行爲底描寫；因爲行爲是性格底表徵，單寫性格還不過是抽象的說明，兼寫行爲，於是性格乃爲確實有徵。

例39 華爾甫剛剛吃完點心，南赫留道甫進去的時候，他正按着向來的習慣在室吸着雪茄，不住的來回躡蹀，藉以幫助消化。佛拉底米，瓦西利奇，華爾甫實是一個惟我獨尊的人，他把這種自尊的性質看得非常高超，以為別人個個都够不上這個高度。他也着實視他這種性質為非常高超的，因為他得造成一個顯赫的境遇，單單受了這種性質之賜。這個境遇便是他所願的境遇，——藉着結婚，他便得着一注產業，一年可以給他生產一萬八千盧布之譜，又藉着他自己的努力，他便謀到了一個大理院議員之職。他不但自以為一個最尊的人，且亦自以為一個廉潔高尚的人。說到廉潔一層，他固然明白不受私人的祕密賄賂。可是力索政府的種種津貼，車費，和旅費，他却不以為不廉潔；回來時，政府需要他的事情，便無所不為，他也不以為不廉潔。他任波蘭某省總督的時候，毀掉好幾百個無辜的人民，使他們下獄和充發，因為他們愛他們自己的人民，愛他們祖上的宗教；他並不以為不高尚，反倒以為這種事，是可貴的，豪俠的，和愛國的。他的妻子戀愛他，他便把她的和她妹妹的種種東西，都給奪過來，他也不以為不廉潔。反過來說，他以為這個是處理家政的最聰明的方法。他的家庭裏

有他那浮泛無用的妻子，他的小姑子，和他的女兒。他那小姑子的產業，已被他變賣，把錢財劃入自己的賬下；他的女兒却很溫柔坦白，不過在這種寂寞無聊的生活裏面生活着，兀自覺得乏味，她近來入了「福音主義」派，藉以娛樂消遣，所以常赴亞蘭家裏的，和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家裏的集會。華爾甫的兒子是一個瀟灑的人，十五歲上便長了一嘴鬍子，他在那時候就喝上了酒，養成了一種放蕩的生活，常在一般下等社會裏走動，在外面負了債，便連累他的父親；直到了二十歲上，他只是這樣的荒唐，他的父親因為他不修學業，便把他趕將出去了。原來他父親有一次替他償了二三百個盧布的債務，不料隨後又負六百個盧布的債，可是這一次他便警告他兒子說此番是末一次替他償債了，如果他再不改新，他便要把他趕出家去，他和家庭間的關係也一齊斷絕。他的兒子並沒改新，却又負了一千個盧布的債，並且膽敢對他的父親說家裏的生活無論如何是一種煩苦。於是華爾甫便對他兒子申明說他隨便到那裏去都可以，可是他不再復是他的兒子。自從那時候以後，華爾甫便裝作沒有兒子，家中也沒有人敢對他提及他的兒子，而佛拉底米、瓦西利奇、華爾甫却堅信他已把他的

家庭生活處理得最好不過了。

南赫留道甫被人引進去的時候，華爾甫便止住腳步不在書室中來回踱踱了。他帶笑迎接南赫留道甫，這種笑容雖是友善的，却微微的有點譏諷，這便不知不覺的露出了他那「惟我獨尊」和「衆人之上」的神態來。——（復活卷中）

這例描寫華爾甫那種驕傲的性格和虛偽的行爲，表裏錯縱，何等地生動，何等地真確呵！

總之，內面底描寫不外描寫一個人物底內心生活。換句話說，就是情緒，思想性格等心理的活動，這種活動具體地表現於外面的就是人物底行爲，動作，表情，以及終身所從事的事業等；所以要嚴格地說，外面底描寫和內面的描寫實是不可分開的；我們看下面所舉的例描寫昆爾倫那人物，伊底內心生活與外面的行爲動作簡直合成一氣幾乎分辨不出來了。

例40 收拾房間的侍女，叩門送進一封信來。

她接過來看了看字跡，打開紙，才讀了第一行，就靜靜的對侍女說道：『在一點鐘內我按鈴喚你罷。』

她獨立留着，拿起一種戰勝的快樂笑了一笑。第一行字就使她滿意，因為已經曉得這便是馬立約耳的愛情宣告。馬立約耳曾經很是反抗，為她所信的，因為自從三個月來，她使用過一種極其開展的溫柔，和一些注意，一些悅人的舉動，為她從未向一個人做過的，都用來謀得馬立約耳的心。然而他總是懷疑着，預防着，始終反抗她，反抗這種貪婪美人用意的誘餌。其實他早就應有這種心腹的談話了，因為已經給過他一種形質上的勾引，和她精神上感人的力量，比如在許多次晚會當中，他們一同站在聲音悠韻的鋼琴，和琴師所歌的合調樂章前面，那時彼此都有了一種衝動的戰慄，她從他眼中，業已看出這個戰敗人的自承，這個溫柔乞兒的哀告了，曉得他業已迷醉了。她極明白這一種情形，不道德的人啊！她常常拿一種貓兒似的精靈，和一種無止境的好奇心，使人生出這樣祕密難堪的痛苦，照衆人眼光看來，她確

可誘惑到手的！她就這樣玩弄起這種誘惑，加以她婦女不可當的威力，所以漸漸的便占領了，征服了，管理了，一般人遂覺得她竟變成了「惟一的」，變成了至尊的偏私的「偶像」！她緩緩發出這些誘惑，猶如發展一種隱藏的本能，一種戰爭和征伐的本能。或者當她結婚的那幾年，這個報仇的事業就已萌芽在她心裏了，是一種奉還男子的黑暗事業，即是她受之於其中之一個的，不過到了她手上却更要有力量些，盡量發揮這些意志，鞭打這些反抗者，要使其同她從前一樣的苦惱。何況她又生得太好，所以自從她一覺得自由到了生活裏，她遂從事來搜尋並來馭制這般愛情者，一如獵者之搜尋禽獸，非看見他們一齊墮落不可。她心裏頭並沒有情緒的慾望，像那等溫柔易感的婦女的心；她並不欲得一個男子的專一愛情，也不想得一種情慾中的幸福。只以為應該使得一般受她籠絡的男子的讚歎，恭敬，崇拜，虔奉，圍繞着她。無論何人若要常在她屋子裏往來，必定要變做她美的奴隸才行，歷來就沒有有一種精神的興味，能使之長久來繫戀這一般人的，因為這般人常要反抗她那漂亮的行為，和那蔑視愛情的態度，以及別的拘束的。所以這些愛她的人，都只該留在朋友地位上；然後，她才有

那些意想不到的親切，精微的當心，無限的柔情，來施與她四周圍的俘虜。有一次竟把她這夥皈依的羣衆，編制了一度，儼然大家竟已隸屬於她的征服權力下面。她更有一種學理的巧妙，照着他們的缺點，他們的品德，他們的嫉妒，來管理他們。這般人要有過度要求時，隨她意思便驅逐了，後來又喚回來，教訓一頓，並須添具一種服從的條件。她簡直像一個心術不好的男女孩子，怎地來玩弄這件誘惑的把戲，痛苦那般老年人，直與弄昏那般少年人一樣，她覺得都是好頑的。

大家都說她安排起她的愛情，照着一般男子對於她熱烈的程度，加以如量的報施；比如肥人斐士倫，又無用又和木偶似的蠢笨，也是她嬖寵之一，這就得虧他顛狂的熱情，她知道他並且感覺他痛苦的緣故。

她也不十分輕視一般人的性情；她自家也曉得這些步驟的起頭，但是一到他們將要陷於危險的時候，她便止住了。

每一個起來的人，都要把他情歌的新調，同祕密的天性奉獻給她的，其間尤以一般藝術家

更甚，所以對於這一般人，她更有許多的仔細，許多的色彩，許多更爲銳利更爲細密的，溫柔情緒，有時他們竟使她感動了，並警覺她那不願與人相期到老的迷夢。但她却爲任性的，不快的，偏私的，和多疑的恐怖所蔽，所以常常到了愛情最後時間，她自己仍堅持不動。並且她更有時髦女子的疑慮眼光，無論勾引她的，是些怎樣了不得的人物，幾禮拜內，就被她看破了。這些人自從迷戀起她，一直到從他們心曲的混亂上，舍棄了他們供獻的計畫，和他們狂戲的習慣之後，她看待這般權力下的可憐蟲終是一樣的。

畢竟像她這等一個全美婦女，若要使她愛戀一個人，這個人真不知要應該具有何等的價值！

但她也很厭倦了。卽是她懷着成見走去的無情社會，比如熬着漫漫長夜，呵欠到了喉嚨上，瞌睡到了眼皮上，都不敢休息似的；只靠着一些假面孔，靠着一些衝動的私心，靠着一些容易變更的好奇，來玩弄萬事萬物；只求對於所尊重所賞識的一般東西，不要太快就厭煩了，偏不在一種情感和一種嗜好裏，打開她的真願慾，不過這等執拗是出於她的神經，並不出於她

的志願的；因她對於那種單純或猛烈的性情，是早被謹慎的預防所禁止住了，她只生活在一種快樂的厭倦中，對於幸福毫無一點普通信仰，僅去搜尋些開心的事情，雖然她看重的是自適其適一件事，但是業已生了厭倦了。

她之所以尊重自適的原故，因為自己忖度在婦女中只有這樣才可招人，而自己才更能跳得出。所以對於她的溫柔是很為驕傲的，因常去實驗過這一件的能力；對於她非常的，奇異的，勾引的美，是很為有情的；對於她思想的精細，這思想她常用來窺探計算各種為他人見不到的事情，她是很為信任的；對於她會為許多高明人所欽敬的精神，她是很為自得的；並且她不知道她聰明的界限究有多大，她相信簡直像是一件「惟一的」東西，或稀世的明珠，關在這平凡的世界裏，她看得這個世界怎地空泛怎地無味，因為她在這中間是太值價了。這種使她苦惱的厭倦，她從沒有疑到是因自己的暗藏不露所致，總把這種幽怨的責任，交給別人去負。實則這般人之所以不够開她的心，以及供她玩弄討她歡喜，都因這般人太缺乏那種快活和真實的天性。所以她常常笑道：『這些人都是討厭的，只好將就用來愉悅我，』

因爲他們也只够討我的歡喜。」

衆人之討她歡喜，因覺得她是不可及的。但她也曉得沒有辛苦就沒有成功，所以她也才用心於她的勾引上；其實除了嘗一點足以動人的青眼的供奉，及聽幾個足使心弦跳動的話外，也沒有很大可愛處。

她很驚異，用了這麼多的力量，才把馬立約耳戰勝了，因她常覺自從第一天後，她就使他歡喜。她更漸漸看破了他隱匿的天性，秘密的熱望，是很細微很凝聚的，因爲要戰勝他的弱點，於是她就親切的給他指示出來，就是末了他表現的這些。

一個月以來，她已覺得他是被捉住了，因爲在她跟前，他總是不自安的，沈默的，極動火的，但他却不自承。啊！這些自承！其實她也並不喜歡，因爲當那些話太說得直率，太說得過甚時，她又以爲是一種虐待。曾經就爲這件事，有人使她發過兩回氣，禁止不准進她的門。她所崇拜的是那些細膩的表白，半祕密的舉動，謹慎的隱語，無形的頂禮；在她那些可憐蟲中，她真正發展的一種交際，和一種特別的機巧，全爲在言詞裏要含蓄不盡的。

一個月以來，她就對着馬立約耳的嘴唇，等候這種或是顯露或是隱約的話句，這些話都是隨着人的天性發表，但必要發表了才能減輕他心頭的重壓的。

他竟自不說，但是他寫來了。這是一封長信，四張紙！她拿在手上，喜歡得打起戰來——（

李劫人譯莫泊桑（八心）

關於內面描寫的方法，我們看了以上各範例總可以明白了。不過以外還有一種變態的心理如瘋人白癡等各種病的心理底表現，在內面的描寫也是必要的。

例41 十月三日

今天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奇事。我早晨起得極早，瑪佛拉給我拿進擦乾淨的鞋子來的時候，我問他幾點鐘。聽說已經打了十點鐘，我便趕緊穿衣。老實說，我並不是到司裏去，因為我預先知道我科長那副乾澀的臉容真叫人難受。他早就預備着對我說道：『你這個腦子裏怎麼時常這般糊塗？你老是失神張智的，把事情辦得亂七八糟，連鬼都辦不出來是

什麼；爵位的名稱，你倒寫小寫，公文上也不填着什麼日子，什麼號目。」這個可惡的東西！他一定在那里妒忌我，說我祇坐在辦公室裏給人家修鉛筆。總而言之我決不到司裏去，除非想同那會計官會面，求這個猶太人預支些薪水，纔想去一趟，這人也是個怪物！你要是向他預支一月的錢，那簡直好像臨到極恐怖的審判。無論怎樣求他，怎樣向他訴苦境——那白鬼總是不拿出來。但是在家裏的時候他自己的廚婦都可以打他巴掌；這是舉世皆知的。我不明白在司裏當差的利益一點也沒有好結果，如果在省公署裏，在民刑事裁判所裏，那就另一事了；在那裏有些人緊靠在屋角裏寫字，身上穿着極平正的燕尾服，那副臉貌真能叫人唾棄，但是你常看見他們在那裏租借廣大的別墅！鍍金的陶器茶杯，不住向他們手裏送，說：『這是醫生的禮物；』又時常送給他們些快馬啊，輕車啊，三百盧布啊……但是我們這裏却祇能輕聲說道：『請你借把刀子給我修鉛筆。』雖說如此，我們這裏當差到底是極清潔的，那種乾淨的樣子，省公署裏一世也見不到，安放着紅木桌子，各長官都互相客客氣氣說話。……老實說，這裏當差如果不清潔，我也早就離職了。

我穿上一件舊大衣，提着洋傘，因為雨連下了好幾天。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祇見幾個婦女用衣裳角掩着臉，幾個商人提着傘，和好些個苦力在我面前走過。在豔面人中間我所遇見的祇是我一個同事。我在十字街頭看見他。我看見他的時候，立刻就對自己說道：「唉，不對！好寶貝，你不是往司裏去，你正跟着前面走的那個女人，看着她那雙小腳。」這個官員，我的同事，真無禮！對於我也不讓步；遇見了我，帽子也不脫一脫，正好像釘緊在頭上似的。我正在這樣思想，忽然看見一輛車行到我剛經過的一家店鋪門前站住。我立刻知道這是我們長官的馬車。我不由得想道：「他決不無緣無故到店鋪裏去，這個一定是他的女兒。」我便靠立在牆傍。僕人上前開車門，她像一隻小鳥似的從車上跳出來。她向着左右看視，眼睛和眉毛不住的轉動。……唉，上帝，我糟了，簡直糟了！她爲什麼這般下雨天氣還跑出來呢！須知婦女們最不喜歡污穢。她不知道我在旁邊，虧得我也故意把衣裳裹得緊，因爲我身上穿的那件大衣十分污穢，並且是老式樣。現在的外套都用很長的領子，我大衣上的領子却又很短；並且那種布樣也不是時式的。她那隻小狗來不及跳進店鋪裏去，正站在街

上。我認識這隻狗。他的名字叫做梅奇。我剛站在那里不多時，忽然聽見微聲說道：『梅奇！你好啊！』真奇怪！誰說這句話？我四面望了一下，看見兩個婦人撐着傘在那裏走着。一個是老婦人，一個女人年紀還輕；但是他們兩人已經走過，不料我身旁又有聲音說道：『梅奇，你真罪過啊！』真奇怪！我看見梅奇正和那在兩位婦人後面跟着的小狗互相嗅聞。我自語道：『唉，我不是喝醉了麼？這種事情真是我平生少見的。』——我正在驚異的時候，親見梅奇說話道：『不，菲特爾，你白白這樣想，我……我正在病着呢！』怪了！你是隻小狗啊！我聽見他會說人話，實在覺得很奇怪；但是以後我細細想了一下，便不去奇怪他了。世界上實在會生出這許多相同的例證。聽說在英國發生一隻魚會說兩句奇怪的人話，學者已經費了三年的工夫去研究他，但是到現在還研究不出什麼道理來。我見報紙上也登載過一段新聞，說有兩隻牛走到鋪子裏去，打算買一斤茶葉。但是更使我驚奇不置的地方，就在於梅奇後來幾句話，但聽他說道：『菲特爾，我會給你寫信；大概鮑爾康沒會把我的信送來！』真是古怪得很！我一世也沒有聽見狗會寫信。寫字能寫對的只是貴族之家。至於做

買賣的人和書吏雖也有會寫信的；但是他們所寫的東西大半是機械的；沒有句讀，也沒有語法。

這個真使我驚奇。實在近來我不時聽見並且看見那些誰都聽見並且看不見的事情。

我自語道：『我且跟着這隻小狗走，看看他在那裏想些什麼。』我便捲好洋傘，跟着那兩

個婦人走去。經過豌豆街，轉到町人路，從那裏又走到木工街，後來走過郭古士金橋，止步在

一所大房面前。我又自語道：『這屋子我知道。這是慈魏爾克夫的家。』這個屋子裏面

住着許多人；女廚子和來客都很多！我還有一個朋友，善於音樂的，住在那裏。那兩個婦人

走到第五層樓上去。我想道：『很好。現在我暫且不走過去，記着地點，第一次不可太造次

了。』——（耿濟之譯郭克里瘋人日記）

這是描寫瘋狂心理的例子。描寫瘋人心力衰弱，神經錯亂時所發生的種種不合理的虛妄的信念，矛盾的行為，以及幻想幻覺等，瘋人心理底表現，我們在這例裏都可以觀察出來的。這類的例子，在小說裏非常地多！如六

珈譯的佛郎士紅蛋，瞿秋白譯的茲獵託夫拉斯基癡子，都是。以外還有專寫幻想或幻夢的心理的，如周作人譯的庫普林晚間的來客，科羅連珂瑪加爾的夢，丹綏尼乞丐，梭羅古勃鐵圈，等都是這一類的描寫的。例子甚多，讀者可自去參考，不再詳舉了。

### 會話底

#### 作法

#### 描寫。

會話是從表情與動作以外而間接表示人物底心理的底。彼含有兩種要素：一是言語，一是言語底調子；二者因人物底地方、職業、年齡、性、性格，以及話者當時的情感等而各有不同。現在分別說明於次。

地方語——是會話中最普通的標準語，也是表現人物底地方色最重要的一種方法。如在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底作品裏人物底談話，多用俄國人通常的套語，在莫泊桑底作品裏多用法國人通常的套語。這是我們

在復活和獵人日記人心等各種作品裏可以看得出來的。

職業——因人物底職業不同，會話底樣式遂從而大有分別。如工人、有工人談話底樣式；官吏有官吏談話底樣式；軍人有軍人談話底樣式；這是一定的。

年齡——年齡與內心生活很有關係。年齡變化，內心生活也遂因之而變化；內心生活既變化，所以會話底樣式也就不同了。所以小孩壯年老人等各種人物底會話各人有各人底言語與調子，決不能強同的。

性——男性女性底不同，就是因爲各人生理上的組織不同，所以說出來的話底調子底高低，與語勢底輕重也是很有分別的。描寫時也必得注意。

性格——言語底調子不同，根本還是原於性格底不同所致。比方性

格剛健的人說話的聲調必強硬而性格柔和的人說話的聲調必細弱，這一點在描寫時也必須注意。

情感——一人底情感有喜悅的時候，有奮怒的時候，有悲哀的時候，有抑鬱無聊的時候，情感怎樣變遷，說話的樣式也就因之而變遷。我們敘述人物底會話時，要能從這等情感變遷的處所描出言語底聲調與語勢，才能不失人物底個性呢。

例42 那些囚犯有老，有幼；有俄國人有外地人；有的生着鬚鬚，有的把鬚鬚剃光了；有的還鎖上腳鐐，竟把一間大屋充滿了泥污，腳步聲，談話聲和臭汗氣味。那些囚犯走過瑪司洛娃面前，個個都要看她一下，有幾個人還走到她面前逼弄她。

一個人說道：『哎喲，這個姑娘好美呀。』別個人瞬着眼睛說道：『我那小姑母，你好呀！』一個黑臉的囚犯，面上滿長着鬚鬚，拖着腳鐐，跳到她面前，擁抱着她。

瑪司洛娃連忙把他推開，那個人竟咬緊着牙齒，瞪着雙眼睛，喊道：『好朋友，你不認識我了麼？你長得太俏皮了！』

正在那時候，一個監獄副官從後面走過來嚷道：『惡徒，做什麼？』

那個囚人全身縮短做一團，趕緊退開了。副官却向瑪司洛娃問：『你站在那裏做什麼？』

瑪司洛娃打算說她剛從法庭裏解來，不料身體疲倦得很，竟連話都懶說了。

一個年長的兵士從囚犯羣裏走出來，把手放在帽子上，說道：『大人，從審判廳送來的。』

『唔，那末趕快交給警獄長罷。怎麼能這樣沒有秩序？』

『噠，大人。』

副官便嚷道：『莎闊洛夫！收進去！——（耿濟之譯復活卷上）』

例43 其時老婆子也從帳幔背後爬出，怕敢似的望着教員這房間。那邊是無聲的，沈重

的絕望流布開來，灑漫了全宅。亞拉藉夫大約也稍稍覺着這情形了；因為他時時不安的轉

動，立起了許多回，而且似乎歎息。有東西貫通了空氣，壓住一切了。老婆子爬進廚下，茶杯

便格格的笑，隨將茶具搬到亞拉藉夫的房裏。

『怎麼要你勞駕呢，瑪利亞。』菲陀舍夫那亞拉藉夫溫和的但又懶懶的說。

『這算什麼，舍爾該。』伊凡諾微支，我甚麼時候都可以給你當差，這那里是你自己該做的事呢？

『亞拉藉夫，亞拉藉夫急急回話，略帶些唱歌的口吻。』伊站在門口，用了細小的諂媚的眼光只看着亞拉藉夫。

『有什麼事了？』亞拉藉夫問，他已經悟到，伊想有什麼話說了；他又大聲的欠伸一回。

老婆子立刻走近，纔能聽出的絮絮說。

『我們的教員被人撒了差使了……』

伊惴惴的說，但同時很帶幾分喜歡。說出之後，又惶恐似的向亞拉藉夫只是看。

『你說什麼！這甚麼緣故呢？』亞拉藉夫非常關心的問。

老婆子更加走近：

『對上司胡鬧了……上司就只是說了一兩句話——他們却——並不卑下些，反而胡鬧了』

……』

唉……可惜！

亞拉藉夫憤懣的說。

『他們現在怎麼辦呢？

他們是實在是全無所有，

——全然！

『對咧，舍爾該。

伊凡諾微支，窮道精光！

伊大得意似的點着老的打皺的小頭。

『昨日瑪克希摩跋纔告訴我，他們兩個月沒有付伊房租了……』

亞拉藉夫沈思着說。

『不付房租，不付……』

『一件壞事情！

亞拉藉夫嘆息。

『完全完結了。』

『已經完結了，舍爾該。

伊凡諾微支，已經完結了……怎會不完結……他應該預先想想，

安靜些，人也許饒恕他了……上帝要這樣……上帝要這樣……他們却是……高傲；還要說

——我們是高尙的……這就滾出了……他該彎腰纔對呢……』

『如果被人正衝着臉辱罵了，他怎能彎腰呵，』亞拉藉夫一面想着些事，一面憤憤的說。

『阿呀，小爹！小百姓……什麼叫侮辱……應該打熬的。百事便好……百事便好……』

「百事便都照常……這却不行……」

「人也不能百事都忍耐呵……」

「能的小爹，永久能的……小百姓應該都忍耐。我是年輕時候，在亞拉克洵伯爵家裏做

一個使女……亞拉克洵伯爵你一定知道罷？」

「惡鬼知道他！」

老婆子大吃一驚；伊彷彿受了侮辱了。

「怎麼惡鬼……伯爵自己在元老院的，單是房子，他在墨斯科和畢台爾就有一兩……」

「哪就是了……以後怎樣呢？下去？」

「喏，慈善的大小姐這一隻手鐮不見了……使疑心在我身上。伯爵動了氣，他們有一

樣脾氣，是性急的，他們便在我臉上打了三個嘴巴，斷掉了兩枚牙齒……倘是別人呢，大約就

要去告狀了，我却打熬着——你想是甚麼的呢，舍爾該。伊凡諾微支？那手鐮却是第大人，

尼古拉。伊革那諾微支伯爵拿了……非常之好逛，拿了鐮子去了。待到事情全都明白，伯

爵便親自給我一百盧布……』

老婆子愉快到幾乎噁噎，而且在伊完全打皺的臉上溢出得勝的微笑來。

『倘使我那時不打熬，我就得不到伯爵的賞了……見證除了伊凡·菲陀舍支，他那時在他們那里做僕役，沒有別的人。伊凡·菲陀舍支又道，對於伯爵不能說什麼……』

『怎麼不能呢？』亞拉藉夫憤然的詢問說。

『但是我想，怎能對着伯爵……』

『哪，你會說，他是你的未婚夫呵？』

『唔，怎麼呢，未婚夫？』老婆子非常驚愕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但對了那樣的貴人去

出頭，那里行呢？他不過一個小的。我想，最好——我打熬着——後來——還是我不錯

……』

『呸！』亞拉藉夫氣忿忿的唾棄着，轉過身子去了。

老婆子只是惶恐的向他看，從伊的小眼睛裏，立刻湧出恐怖的眼淚來——（魯迅譯）

（綴惠略夫）

在這兩例中描寫兵士、犯人、監獄副官、女人、老婆子、大學生等各人會話的言語和語調都是不同的。

會話與敘述很有關係。這有兩層說法：一層是會話與敘述必參差相間，纔能把人物會話時的表情動作聲調等表現得出來；一層是有許多事件或是人物底描寫有費數頁之敘述而不能描寫出來的，只須二數行的會話便容易把真實的狀態描出。所以在小說裏會話與敘述是互相關係，作者必得使兩者配合適宜然後才能成爲完善的作品。

例44 時間飛過去了晚上漸漸的走進來。婀娜瓦西梨忽然很驚愕的喊道：『啊，上帝，天氣晚了，諸君，我們可以走了。』伊張慌起來，衆人也張慌起來，站起來向堡城走去，馬車便停在那裏。經過水池的時候，衆人都站住了，作那查里柴諾諸池末次的留戀。各處現出晚

間鮮明的紅色；天色也很紅的，樹葉被風吹的亂動，發出變換無定的光華來，遠遠的池水，也射出閃閃的金光，間或在那蒼綠色森林裏，露出紅色的塔和亭子來，因為那些塔和亭子，都散布在園中。婀娜瓦西梨娜說道：『再會罷，查里柴諾，我們不要忘了今日的遊行！……但是轉瞬間，伊剛說完了的時，就發生了件奇異的事情，這種事情，實在是不能輕易忘了的呢。

婀娜瓦西梨娜還沒有來得及致自己臨別的祝辭與查里柴諾的時候，忽然在距離伊數步遠，高的丁香樹後面，發出種嘈雜的呼聲，哈哈的笑聲，叫聲，——一羣披散着頭髮的鄉下人，散布在小路上面，那些就是喜歡唱歌，向桌雅竭力鼓掌的人。現出異常高興的神色。站在夫人們的面前，但是其中有一個人，魁偉的身軀，彷彿牛似的脖子，一雙牛似的，充血的眼睛，離開自己的夥伴，隨意行了個敬禮，蹣跚着走近，由於恐怖嚇呆了的婀娜瓦西梨娜。

他嘎聲說道：『太太，近來好罷？』

婀娜瓦西梨娜不由得向後退去。

那個人操着笨拙的俄國話，繼續說道：『我們一隊賊重復一次的時候，你們爲什麼不唱了

呢？」

那一隊人也一齊說道：「爲什麼呢？」

殷沙洛夫向前走去，但是被蘇賓止住了，自己去遮蔽着婀娜瓦西裂娜。

他開始說道：「不相識的貴客，我們向你現出種驚愕的神色，這種驚愕就是由於你們自己的行爲，輕侮我們大家所發生出來的。我大約可以斷定，你是高加索族沙克遜種人；我們應當告訴你，世俗的禮儀，因爲你未曾介紹，就向夫人們說話。若是在別的時候，我倒很喜歡和你親近，我是個彫刻家，看着你這筋肉現像的開展，不禁覺得很幸福的，以爲你可以作一個彫刻的模形；但是這一次請不要擾亂我們。」

那位「不相識的貴客」聽了蘇賓的話，把頭扭到傍邊去，倚在手上。後來他說道：「你所說的話，我一些也不明白。你想着我是個靴匠，或者是鐘表匠嗎？唉！我是個軍官，我是個官吏。」

蘇賓說道：「我並不會疑惑你這個……」

不相識的人用自已有力的手，攔住他，彷彿攔住個樹枝似的，說道：『我說的是我們喊叫重復一次的時候，你們爲什麼不重復唱一次呢？』現時立刻我就走，不過是我想要和這位太太，不是這位太太，我不需要這位太太，是那一位，或者這一位（他指着葉林娜和卓推，）接一個吻我們這說的是德國話，就是俄國話的你看怎樣呢？這也沒有什麼要緊。」

那一組人又說道：『沒有什麼要緊，不過接一個吻，這也沒有什麼。』又有一個黑色衣服的德國人，笑着說了幾句。

卓雅握着殷沙洛夫的手，但是他掙脫了伊的手，一直走到魁偉身軀，無恥的德國人的面前。他用那不高，很嚴厲的聲調，說道：『請你走開。』

那個德國人哈哈的笑了，說道：『怎樣的走開？我倒很喜歡這的！莫非我也不能遊行嗎？怎樣的走開呢？爲什麼走開呢？』

『因爲你侮辱夫人們。』殷沙洛夫說着，面色忽的青白了，繼續說道：『因爲你是個醉漢

』

「什麼？我是個醉漢？聽見了嗎？我是個軍官，他敢……現時我要求報償！我要接一個吻！」

殷沙洛夫說道：「若是你再進一步……」

「唔？那時便怎樣呢？」

「我把你扔在水裏去。」

「水裏嗎？就這樣嗎？唔，我們看着，這倒是很奇怪的，怎樣到水裏去……」

那個軍官揚起手來，向前走去，但是忽然發生了件奇異的事情，他喊叫着，所有他那偉大的身軀，顫動着，漸漸高起來，離了地面，雙足在空中亂蹶，夫人們來得及喊叫以前，有人能曉得這一個作出什麼樣的景象以前，這位軍官就掉在水池裏，響了一聲，濺出好些水點，立刻就沈到迴旋的水面下去了。

夫人們不由得一齊哎喲了一聲。

從傍邊聽得：「我的上帝！」的呼聲。

過了一分鐘……水面上現出個披散着溼頭髮的圓頭來，噴出許多的泡沫，兩隻手拘攥着，抵抗那嘴唇……

婀娜瓦西梨娜向着那雙腿展開，站在岸上深呼吸的殷沙洛夫說道：『他將要沈下去了，救他，請你救他！』

他現出輕蔑的不憐憫，不注意的神色，說道：『他自己會游泳的，我們走罷。』說着，握着婀娜瓦西梨娜的手，說道：『烏瓦爾伊宛諾維赤，葉林娜尼科拉夫娜，我們走罷。』

在這一瞬的時候，聽見那個不幸的德國人的泣聲，啊……啊……屢……屢……他揪着附近的蘆葦。

大家都隨着殷沙洛夫走了，經過那一隊德國人的面前。但是那些惡人，失了自己的首領，很和平的，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其中只有一個勇敢的人，搖了搖頭，說道：『唔，這個……只有上帝知道，以後怎樣……』有一個連帽子都摘下。殷沙洛夫向他們現出極傲慢，惡意的，有些恐慌的神色。那些德國人都跑去救自己的夥伴，那個人剛站在硬地上，便哽咽着罵起來，在那些俄國人的後面，喊叫着，將要往自己的長官，馮克齋里慈，伯爵那兒控告去……

——（沈頰譯前夜）

這種在敘述裏面插入會話，在會話裏面夾着敘述的描寫，在小說裏面是常用的方法。

會話所應注意的就是應避掉通常的不關重要的語句如『早呀！』好呀！』等一類的套語。還有語句底重疊與語氣底輕重等都是應該注意的。現在再舉一戲劇的作例：

例45

娜 今晚我不睡了。

郝 但是，我的親娜拉——

娜 （看表）此刻時候還早。  
滔佛，坐下，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談談。（他自己坐在桌子的一邊。）

娜 娜拉，這是什麼意思？你這冷冰冰的臉兒——

娜 坐下，話長呢！

郝 （坐在桌子那一邊。）娜拉，你想嚇我。我不懂得你。

娜 一些也不錯，你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你——到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打岔，聽我說。我們不能不算一算帳。

郝 這話怎麼講？

娜 （略一停頓）我們兩個對坐在這裡，你覺得有什麼感想嗎？

郝 有什麼感想？

娜 我們結婚足足八年，今天剛是第一次我同你正正經經的開談。（A）

郝 正正經經的！（A）什麼叫做正正經經的？

娜 這八年裏頭——還不止八年呢——自從我們初次認識，我們兩個人從來不曾談過半句正經話，從來不曾談到一件正經事。

郝 我怎肯把那些你管不了的事來麻煩你。

娜 我不是說那些家庭裏的困難；我說的是，我們從來不會好好的坐下來切切實實的談過一件事。

郝 我的娜拉，談了於你有什麼好處？

娜 正是如此；你從來不會懂得我。我一生吃了大虧，先吃我爸爸的虧，後吃你的虧。

郝 什麼話！世上誰能像我同你爸爸那樣愛你？你還說吃了我們兩個的虧！

娜 （搖搖頭）你何嘗愛我？你不過覺得戀愛着我是很好頑的罷了。

郝 你說的什麼話？

娜 這是千真萬確的話。我跟着爸爸的時候他怎麼說，我也怎麼說；他怎麼想我也怎麼想。有時候我的意思和他的不同，我的不讓他曉得；爲什麼呢？因爲他不願教我有和他不同的意見。他叫我做『頑意兒孩子』；他把我當做頑意兒，正像我頑我的頑意兒一樣。後來我住在你家裏——

娜 什麼話！

娜 (不保他)我說我那時候不過是從爸爸手裏換到你手裏罷了。你樣樣事都安排得如

你自己的意。你愛什麼，我也愛什麼，或是我故意愛什麼——我究竟不明白還是真同你

一樣嗜好，還是有意如此——也許都有一點；有時候是真的，有時候是故意的。我如今回

想起來，簡直像一個要飯的花子，討到手裏，吃到肚裏。滔佛，我靠着頑把戲給你開心過日

子。但是你要我如此做。你同爸爸害得我不淺。我現在一無所能都是你們的罪過。

娜 你真不講道理，真忘恩負義！ 娜拉，你在這里難道不會過過快活日子嗎。

娜 我不會過過快活日子。(A) 當時我以爲很快活，其實不然。

娜 不會過過快活日子！(A)

娜 不會，不過高興高興罷了。你不會待錯過我。但是我們的家庭實在不過是一座戲臺。

我是你的『頑意兒的妻子』，正如我在這裏是我爸爸的『頑意兒的孩子』一樣；我的

孩子們又是我的頑意兒。你逗著我頑我覺得很有趣，就像我逗著他們頑他們覺得有趣

一樣。| 滔佛，這就我們的結婚生活！(B)

| 娜 你這番話雖然太過分，裏面却有些道理。但是將來的情形就不同了。頑的時候完了，

如今該是教育的時候了。

| 娜 誰的教育？我的還是孩子們的？

| 郝 都有，娜拉。

| 娜 | 滔佛，可惜你不配把我教育成你的良妻。

| 郝 你說這種話嗎？

| 娜 我也不配教育孩子們。

| 郝 娜拉！

| 娜 剛纔不是你自己說的不敢把孩子們交託給我嗎？

| 郝 那是氣頭上的話！記着他做什麼？

| 娜 其實你那句話並不會說錯。我不敢配做那個。我還有一件先要做的事情——我要

教育我自己。你不配幫我的忙。我必須要獨自去做。因此我所以就要走了。(B)

郝 (跳起來) 你說什麼?

娜 我如果想要懂得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事,非得獨居不可。因為這個原故,我一定不能再

同你住下去了。

郝 娜拉,娜拉!(A)

娜 我立刻就要走了。我想今天晚上姬婷總肯留我住的。

郝 你瘋了! 我不許你走! 我禁止你走!

娜 你禁止我也不中用。我只帶我自己的東西。無論現在將來,你的東西我一概不要。

郝 你怎麼瘋到這步田地!

娜 明天我要回家去——回到我從前的家裏去。我想那里應該可以找點事情做。

郝 噯,像你這樣沒有經驗——

娜 我去想法子得一點經驗。

娜 你就這樣丟了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也不顧旁人要說話！

娜 我不管旁人。我只知道我應該這樣做。

娜 真是豈有此理！你就這樣拋棄你的神聖的責任嗎？（B）

娜 你以爲什麼是神聖的責任？

娜 還用我說嗎？是你對於你丈夫同孩子的責任。

娜 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娜 沒有的事。你說的是什麼？

娜 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娜 第一要緊的你是人家的妻子，又是人家的母親。

娜 這種話我如今都不信了。我相信第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是一樣的人——或者

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我知道大多數人都同你一樣說法，並且書上也是那樣說。但

是從今以後我不信大多數人同書上說的話了。一切的事情，總得我自己去想，總得我自

己明瞭懂得。(B)

娜 你自己不明瞭你在家庭裏的地位嗎？難道沒有顛撲不破的道理來指導你這些問題

嗎？你難道不信宗教嗎？

娜 滔佛，我實在不知道宗教是什麼東西。

娜 你這話怎麼講？

娜 我只知道我進教的時候牧師對我說的話。他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我離了此地，我

也要細細的去想想。我要看看究竟那牧師說的話是不是真的；至少我要看看他的話對

於我自己是不是真的。

娜 我從來不曾聽見過一個年輕的婦人會說這種話！假使宗教不能約束你，讓我來激發

激發你的良心——因為你總該還有良心。或者，直捷爽快的回答我：你簡直沒有良心。

娜 滔佛，這話不容易回答。這些事我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的意見和你的全不相同。

我聽說國家的法律同我心裏想的全不相同；但我總不信他們是對的。法律說一個女人

不該替他臨死的父親免了煩惱，也不該救他丈夫的性命。這種法律我不信。

娜 你說話真像小孩子。你不懂得你現在住的是一種什麼世界。

娜 我不懂得。但是現在我要去學了。我要看看究竟是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潘

家洵譯易卜生娜拉）

這雖然是一個戲劇的例子，但中間所表現的如語句底重疊（注意例中附註有A的處所）語氣底輕重（注意例中附註有B的處所）都非常地精彩，可以做會話底範例；所不同的只是關於會話以外的表情動作等的表現。在小說是夾用敘述，在戲劇專靠戲劇表演罷了。

## （II）描寫法二——環境底描寫

人物與

環境

人物底描寫單是把人物底容貌、身材、人品、服裝、以及表情、動作、行爲、心理等儘量地描寫出來還不算完成。人物必得與

其所處的週圍的狀態及背景等一同描寫出來，才能算是盡了描寫的完全責任。因為人物決不能離了環境而存在的。人物所處的週圍的狀態及背景等描寫得好，也可以使人物生色不少。

環境適相當於繪畫裏的背景。一幅繪畫單是畫了幾個人物覺得不起，還是有山水草木等供爲裝飾之用；在小說裏也是一樣，種種的景色和外部的事情，都是不但供裝飾之用，而且更加能發生主題和背景的關係，二者相互之間有一種情與景互相影響的作用。譬如重霧灰暗的天空之下的景物，自然現出不愉快的臉色來；晴光清朗的天氣裏的人物底表情當然又另是一種情調；所以有人說周圍是決定作品中的物理事件的一切，人物底意志全是被周圍的境遇所移動，被外界的力所左右而成的；真是實在的話呀！（參考羅迪先譯近代文學十講第七講）

環境底描寫，現在可以分爲自然與社會二種說明於後。

自然底

環境描寫之中最重要的是自然描寫。所謂自然就是關

描寫

於山水草木巖石雲霧等一切自然界裏的景物都是。小說底

要素有情和景兩部分。自然描寫便是景底描寫。如描寫戀愛必以春宵月下爲背景；描寫遠人之悲哀必配以秋樹暮雲；這種描寫雖落老套，但情景交錯，互相發展，實是小說裏所不可少的方法。

例 46

那馬利南大主教果然名不虛傳。他是個瘦長身材的和尙，有些古怪脾氣，心高氣

傲，却又十分公正。他所信仰的事物，一經固定，永遠不能搖動。他很相信自己能與上帝靈  
感相通；可以參與他一切的計劃、心願和算計。

他有時候，在村教堂花園裏大踏步踱着的時候，心裏每每起了個疑問「爲什麼上帝做成  
了這個世界。他便苦苦的思索，好像代替上帝來轉念頭的樣子；每一次他總得到個圓滿的

答復。這不是他自己捏造出來的，他常常自言自語道：『上帝啊，你的天機，是不可參透的；我雖則不能曉得，却因為我是上帝的僕人，所以也應該曉得些他如何執行的理由，才可以指導那一般的愚頑。』

自然界裏一切東西在他看來，都天生帶有絕對而可以讚美的條理；那「為什麼」和「因為」都永遠自相調解。天明使得早醒的人快活，日子使得一切收成早熟，雨水來調順萬物，黃昏是預備睡覺，黑夜是叫人安息。

一年四季，分配均勻，恰合農業的需要，這位長老對於上帝的處置，檢直沒有絲毫疑惑，萬萬想不到什麼「生物適應環境」的新學說。

可是他最厭惡的是婦女；他天性恨婦女不期然而然。常常他把耶穌的話反覆說道：『女子呀；我與你有什麼相干呢？』他便自己加上一句道：『即使上帝也懊悔自己的手有這樣創造！』他說女子從小就十二分的污穢，恰和詩人極端的稱頌相反。女子是破壞第一個男人的魔怪，到現在還繼續着伊破壞的事業；伊簡直是個又懦弱，又危險，又怪喜歡騷擾的一

種動物。他不但恨伊的肉體，更恨伊戀愛的靈魂。

有時他覺得女子的溫柔來和他牽纏，他自然拿定主意，凜然不可侵犯，但是他推想到人家的心，難免就被愛情所搖惑，就格外的遷怒到一般女子身上。

據這位慈悲長老的意思，上帝創作女體，僅不過爲試驗男人的定力，證實男人的道行。尋常人要近女子的身，除非先要防備着落圈套才好。女子就是一個圈套的影子，張着臂，開着口，等男人入彀。

他生平不近女子，除了那教中女執事，有誓言做保證，沒有防礙。但是他對待伊們依舊狠粗暴，因爲他終覺得伊們心底裏藏着無窮的溫柔，使得他，一位大主教都有些影響到。

在敬神時候，他覺得伊們的眼光，水也似的溫柔，向耶穌禱告，比男子更虔誠；他又動了氣，因爲這是表現女子的愛，肉慾的愛。他在伊們恭敬服命的時候，柔聲下氣的時候，低頭淌眼淚的時候，總覺得到這種惡魔的溫柔滋味。

他從修道院裏出來，總是慌慌張張的曳着長袍就走，好像要避開急難的樣子。

那馬利南大主教有一個姪女兒，和伊的娘住在教堂左近一所小屋子裏。他費盡心力，想要教育伊成一個慈善的女修行家。

伊是個標緻天真的女孩子，却又頑皮得緊。這主教罵伊，伊就只管癡笑，等他動了火，伊就死命的把他抱牢，貼緊伊的胸口；他自然想掙脫開去，兩個人一掙，他不由自主的也笑了起來，引起一種人人心裏本有的父女愛感。

他有時領着伊向田裏散步，和伊講上帝，講「他的」上帝。伊那裏有心思去理會，他只顧看着天、草、花，一切自然的生命，活潑潑地映進伊的眼簾，好生快活。有時伊衝上前去捉蝴蝶兒，捉住了高高興興的喊道：「伯伯看呀，這蝶兒多好看！我要和他親個嘴裏。」說到和什麼東西親嘴，又惹惱了那位莊嚴主教，他覺得那不可磨滅的女性溫柔種子，直散佈在無論那個女子的心底裏。

有一天這主教的夫人，（伊僅僅替他看守屋子）鄭重的告訴他說，他的姪女兒已經有了情人了。他猛可的吃了一驚，半晌不做聲，喉嚨裏說不出話來。他臉上還重重地罩着一層

肥皂水，因為他正在修面。

他好久才恢復原狀，定一定神，叫道：『這話不見得真——你打謊話，梅蘭尼！』

這鄉下女人把伊的手按住胸口道：『上帝就是我的審判官，我沒有打謊話，主教先生。我告訴你，伊每天晚上等你妹妹上了床，就出去和他相會。他們兩個在河邊坐地，你要去看，只在夜裏十點鐘以後。』

那主教不再修刮他的下巴了，氣憤憤地走來走去，只管深深的打算。等到他再動手修剃，接連把耳鼻剃破三次。

他那一天竟沒有說話；漲飽了氣惱和怒恨。在一個主教對於不可抗拒的戀愛的痛惡以外，又加上一層養父被小孩子欺瞞了的氣憤，他檢直難受極了——譬如一個女兒對伊父宣言說伊不用他們自己已經選定一個丈夫，那做父母的要動氣不動氣。

吃完晚飯，馬利南主教想讀兩段書，那裏有定心；他覺得心底裏的火一股股直冒上來。十點鐘一敲，他提起那根可怕的橡木棍，就是他晚上出去探慰病人隨身帶着的棍子。他把那

棍打量了一下，拳頭緊一緊，忽然惡狠狠的揮舞起來。於是他立起，挫挫牙齒，一棍打在椅背上，把那椅背打得粉碎。

他開了門就想出去，忽然在門檻上立住，心裏詫異着，好一天月色，却真個難得看見。他天賦一片聰明雪亮的心，像詩家一樣，被這幽靜莊嚴的境界，竟深深的感動了。

在他這小園裏，一切都在軟光中沐浴，果子樹一排價的把影子倒瀉下來，嫩枝頭上些微帶着青綠色；很長大的金銀花樹，直爬到屋頂上，吐出青甜的暗香，在這溫暖光明的良夜裏，儘着浮沈上下。

他深深呼吸了幾次，好似喝葡萄酒一樣；他慢慢地踱過去，心蕩口哨——幾乎把他姪女的事也忘了。

他一到曠野地面，立定下來，默默對着那浸在清光裏的一片平原。一時田裏的蛙發出他們短促破碎的聲調，遠遠的鶯兒散出他們的音樂曲子，和着，使人聽了悠悠地像在夢裏一般，不再能够仔細想——他們的音樂顫動浮蕩，是爲了人家接吻而唱的，是來引誘這月光的。

那長老再往前走，有些心怯，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他覺得自己軟了一段，勇氣都消磨盡了，心裏想要坐下來，留連一回，仔細思尋，讚美上帝的工作。

在那裏，依着小河高低下去，有一排一排的白楊樹，長蛇也似的灣連着。一陣細細的薄霧，銀閃閃的放光，掛在這一排樹上，四面包圍，通明雪亮。

那馬利南大主教又停了下來，被一種更深刻不可抵禦的情感直打入心坎裏。他一陣心亂，又把從前的疑問提起。

爲什麼上帝要造成這個世界？既然這夜是爲了睡覺，爲了昏昧，爲了安息，爲了忘去一切而設的，爲什麼上帝又把他打扮得比白日裏還要美麗莊嚴？比天明和黃昏還要甜蜜可愛？這漫天閃爍的星兒，比太陽還要來得有詩意，擺着鄭重其事的模樣，遍照一切日光所不能及的精微神祕的東西——爲什麼也來助着月夜張聲勢？

爲什麼別的東西睡的時候，那最會唱歌的鳥兒偏偏不睡？爲什麼他定要坐在黑越越的影子裏唱？

爲什麼把半面遮的祕密擲在地球上？心弼弼的跳爲了什麼？靈魂的感觸爲了什麼？肉體的愉快爲了什麼？這樣偉大的景象給誰看？這無限的詩料從天上倒下來又給誰享用？這大主教不能理會得。

看啊，那草地旁邊，月光籠照着那樹的半圓下面，現出兩個影子，並着肩走路。那男子身材稍爲高些，把女子抱着，摟住伊的頭和肩，不斷的親伊的前額。他們平空替這不動的風景添了許多春色；那風景也好似個神聖的房屋一般，把他們包圍在中間，像也專爲他們倆設的。他們兩個其實是一個，就完全佔有了這個靜夜。他們向主教這邊走過來，竟是個活活的答案，回答他方才一切的疑問。

他立着不動，心跳得怪利害，完全被情感管轄住；他很相信他規模製作中的一種聖書講得很明白。在他頭上他聽見唱着「歌中之歌」的調子，情慾的喊聲，肉體的控訴聲，還有那熱辣辣火蓬蓬的情愛詩聲。

他對自己說道：『也許上帝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夜，是給人的戀愛做襯托的！』

他走開避掉那正向前來的一對小情人。那一個不消說得，自然是他的姪女兒；他自己問心，可曾得罪了上帝意旨沒有。上帝把這許多光華來圍繞着戀愛，難道還會禁止人家戀愛嗎？他連忙逃掉，心裏還迷惘着，更有些慚愧，好像進了一個他不該進的寺院一樣。——（譯

震譯毛泊桑月光）

這是描寫在月夜裏的一對戀愛的人物。戀愛本是一件極尋常的事，但以聰明雪亮的月夜作點綴，又加上以金銀花吐出的青甜的暗香，和蛙鶯等所唱出的音樂調子，種種自然界的色調，與人物戀愛的情調調和，情以景動，景以情鮮，於是雖頑錮守舊的馬利南主教，亦大大地爲所感動；自然描寫在小說中有這樣的重要的呵！

自然描寫裏最應注意的是季節底研究。春、夏、秋、冬、四季，各季有各季底特別色彩。春月何以朦朧，秋月何以澄清，夏雲何以奇突，冬雲何以慘淡？

這等問題，都是作者平常所應研究的。所以人物底活動與季節底轉變是極有關係的，一有錯誤，將要失掉作品中人物與事實的真像，作者豈可不注意！

例47 那車子從總統府街經過，那街正浸在春天浪紋的日影中。樹葉都綠了，都是才被最後兩天的冰雪同嚴寒捉去，現在被初春的煖氣一烘，好像都出了獄了，更經這晨光照着，都很快的放出一種鮮綠的香氣，和汽水似的樹汁，來救那將死的枝幹。

彷彿這真是一個解放的清晨，在那沿街的公園中間，許多圓蓋似的栗子樹，就在巴黎的這一天都要開花了，好像已挂了許多燦爛的燈球似的。那地土的生命也復蘇了，由於一種煖氣，就在那街道中，瀝青造的地面，也都被草根暗暗的滋生起來。

他被車子搖動的時節，遂尋思道：『算了，我且去嘗一點安靜的味道，我且往荒林中去看看春之生長罷了。』

幾分鐘後，便有一部沒有蓬的輕車，載起馬立約耳同他的箱子，遂向蒙底尼村去了。

那森林都已復蘇了。走到許多大樹底下，望見頂上皆已微微的蓋了許多葉影，那些葉芽却都長得繁密了。更有那些銀色枝幹的早成的楓樹，彷彿得春猶早，至於那些大橡樹，枝頭也微微現了一點綠斑。那些桐樹的尖葉，打開得更快，上年已死的葉子也讓他紛紛墜了下來。

沿路一些草，還沒有被那樹頭的陰影遮着，所以都很繁茂，光榮，被那新汁染得同塗了漆似的；這種新芽的香氣，就是馬立約耳在總統府街中所感覺的，在這里更是四面都是，當這初陽之下，竟把他浸在這新生植物的生命浴池中了。他大大的呼吸了一陣，如同剛剛出獄的自由人，並且還帶着一種關係斷絕後的男子的感情，於是他就把他兩臂攤在車箱兩畔，讓他的手搭在車輪上。

對於這清潔自由的大氣，本是一宗絕好的呼吸，如同喝酒一樣，他深深的，深深的喝了一會，使得他的痛苦浸潤着稍好一點，於是他就覺得一股鮮風穿入肺裏，直透進他心裏面那利害

的傷痕中間，也才得了一些安靜。

他經過馬羅特時，車夫指示給他一家名叫哥羅的旅館，是才開的，並且大家都很賞識他那種怪特的陳設。接着又引起他穿過一條路，左邊是森林，右邊是一個牧場，遠遠的山坡上也種了許多樹。跟着便走入村子的一條長街，一條盲盲昧昧的白色街，兩旁各有一行無窮盡的小瓦屋。許多大連翹花都從這些人家的牆上長出來。——（李劫人譯人心）

例48 天氣是很好的，尤其比原先還好；可是暑熱終是禁壓不住。在明亮的天上聚着很高，很稀少的雲彩，帶着黃白色，彷彿春天晚雪一般，並且是長方形的，和船上所張的帆布一般，還是平整得很。那些雲彩的形式不同的邊，又輕又柔和棉紙一樣，連一剎那間都在漸漸的變動着；雲彩溶解了，並不留下一點黑影。我同喀西央兩人在伐木的地方散步了許久時候。年輕的嫩樹還沒有長成一尺高，却用那細弱的樹桿圍繞住又黑又矮的割殘的老根；圓形，齒狀，灰色綠邊的火石粉；——就是那種可以燒成火絨的澱粉——黏在這些老根上面，草葶還在那上面垂着自己玫瑰色的鬚鬚；香菌也在那里密密的聚族而居。兩腳屢次踏在吞滿

着炎陽的長草上面，就被繞住了；樹上淡紅色的嫩葉金光般尖銳的閃耀，到處蒙蔽人的眼睛；豌豆所結青藍色的架子，一半蓮花色，一半黃色的雞眼草的金杯，也到處都是；小道上面車轍上都長着青綠的小草，傍邊高高堆着一丈多高的木柴，爲風雨所蝕，都變成黑了；軟弱的影兒垂在地上，成爲斜四方形——別種影兒都一點也沒有。微風一會兒揚起來，一會兒靜默了；忽然又吹在人臉上，彷彿在那里遊戲——一切都很高興的喧嘩着，點着頭，團團的旋轉起來，鳳尾草輕柔的梢兒輕浮的搖曳着——彷彿很歡喜這些景象……不料忽然間重又很止了，於是一切又都靜默了。蚱蜢大家齊聲的叫着，彷彿訴什麼冤屈——這種不斷的，酸苦的，嚴澀的聲音使人聽着沈沈欲睡。這種聲音特別在正午酷熱的時候盛行着；他彷彿就爲此而生的，彷彿就被他從燒紅的大地裏引出來的。

我們一路上並沒有遇見一隻雛鳥，至終便走到新伐木的地方。新近伐下的白楊樹正淒淒楚楚倒在地上，踐踏着小草和樹根；有幾棵樹上面樹葉還綠着，但是已經是死的，從不動彈的樹枝上垂將下來，但是有幾棵樹樹葉已經乾枯並且彎曲了。金白色新鮮的木屑成堆躺

在潮濕的殘根附近，吹出一種特別的，異常有趣的，憂愁的氣味來。遠遠兒靠近橡樹林那里聽見斧子砍木的聲響，一會兒枝葉茂盛的樹輕輕兒極嚴正的倒垂下來，彷彿鞠躬一般……

我半天找不到一隻野味；後來從寬闊的橡樹那里，穿過叢生的蓬草，飛來一隻水雞。我用槍射去；他在天空裏翻了翻身，便倒下來了。喀西央一聽見槍聲，趕緊用手掩住眼睛，在我往槍裏裝火藥並且拾起水雞以前，他的身體動也不動。後來我又往下走去，他纔走到那被殺的鳥墜下來的地方，俯身就着染成幾點鮮血的草兒，搖着腦袋，還很害怕的望着我……後來我聽見他喃喃說道：『罪過呀！……唉，這真罪過呀！』

暑熱不得不使我們走進橡樹林去。我奔到胡桃樹的高棵底下，上面年輕的，齊整的楓樹很美麗的張着自己輕細的樹枝。喀西央坐在一棵已伐去的橡樹根上。我望着他。樹葉在高處輕輕的搖動着，於是那綠茸茸的樹影也輕輕來回襲擊他虛弱的身體，和他瘦小的臉兒。他並不擡頭。他那種不言語的樣子我有點厭煩了，便仰身臥着，留心賞玩在遠處天上樹葉交錯的和平的遊戲。仰臥在樹林裏，往上觀看，那真是十分有趣的事情呀！你可以覺

得你在那里看無底的海洋，而海洋又彷彿開展在你的腳下，樹兒並不從地上升起，却彷彿巨大植物的根兒一般，垂將下來，斜倒在玻璃般明亮的波浪裏；樹上的葉兒一會兒綠寶石般透徹，一會兒凝成金黃的綠色。遠遠裏在嫩枝的盡頭處，單獨的一棵樹葉在蔚藍的天上站着不動，傍邊還搖曳着別片樹葉，他的行動活現是魚兒撥水的遊戲，這種行動還極自然，彷彿不是風兒搖動他的。白色的圓雲幻成水底的島嶼，輕輕的沉着，輕輕的走着——忽然所有這個海洋，這種明亮的空氣，這些太陽照耀着的樹枝和樹葉——都被白光所注，抖索起來，升起新鮮的，嘲雜的，好像海浪斗然升起的響聲。你不要動——你儘看着：你心裏面快樂，甜蜜，和靜穆，真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啊。你看着——那種深的，清潔的蒼色引出你嘴邊清白的微笑；正和天上的雲彩一般，幸福的回憶彷彿在心靈裏慢慢兒成羣的走着，你總覺得你的眼光漸漸的走遠，把你自己牽引到那種平明的，光明的，無底的地方去，不能夠脫離這種高處，這種深處。……——（耿濟之譯屠格涅夫獵人日記九）

例 49 我仍然躲在這里，仍舊不能離開。警務局用了種種方法，想捕捉我們。我已經搬

出旅館，第三次把我的面目更換掉……我生活着，像一個不可得見的人。我沒有姓名，也沒有住宅。白晝我在各街上游蕩，到了旁晚，我便去尋求今夜の住所。我能够在什麼地方睡，便在什麼地方睡……

秋氣更深了。古老的公園裏耀着金光，足下落葉，沙沙作響。池面結了一層薄薄的冰，在早晨的陽光裏閃亮着。我愛這憂鬱的秋天。我喜歡坐在露天的椅上，靜聽樹林的嘯呼。

我現在被一種嚴肅的和平所包圍。我似乎覺得沒有死，沒有血——祇有萬物視之爲神聖的大地和臨於頭上的神聖的天空。——（鄭振鐸譯路卜洵灰色馬下卷）

例 50 風雪越發來得利害，又乾又細的雪直從天上落下來；大概開始在那里結凍了；因爲鼻子和兩頰竟冷得發紅，冷氣拚命的鑽進皮裘裏去。雪車有時候撞在光滑結冰的雪岩上面。我提心弔膽的走了許多路，自己覺得疲困異常，便不由得闔上眼睛，打盹起來。等了一會。我張開眼睛一看，當下使我驚訝異常，原來我覺得有一道明亮的光綫照耀着那雪白的平原；地平也擴大了許多，又黑又低的天已經消滅了，四處都是積雪的白斜綫，和前面幾輛明

顯的黑影，後來我往上一望，覺得黑雲已散，剛落的雪佈滿着天空。原來在我打盹的時候，月亮就升將出來，穿破那不堅固的黑雲和正降的雪，發出一道又冷又明亮的光綫。

後來我們又在那白茫茫的沙漠裏走了許久。張開眼睛一看——橫在我面前的依舊是那被雪遮滿着的帽子和背，幾匹馬依舊低着頭一步一步逆着風走着。往下一看——積雪依舊和滑床相擊着；風兒吹來，地上的雪就飄揚起來。前面幾輛車依舊急急的奔跑着；前面左右依舊是一片白茫茫的曠野。眼睛要想找一個新物件出來；可是柱子草堆，圍牆——什麼都沒有。四週圍都是白的：地平綫一會兒看着無限的遠，一會兒又好比近在兩步以外；忽然又高又白的牆在右邊長出來，沿車輛跑着，忽然又沒有了；停了一會，又好像在前面長出來，跑着跑着又沒有了。再往上一看——起初顯得十分光亮，在濃霧裏還看得出星兒來；可是一會兒星星慢慢離開眼界往下逃去了，祇見那經過我眼睛墮在臉上皮領上的雪；天各處都是光明的，白的，無色的，同樣的和永久不動的。風彷彿時常變動；一會兒迎面吹來，雪便打在

眼睛上，一會兒從傍邊打在皮領上，搗我的臉頰。祇聽見車輪在雪上軋出來微弱的，不靜默的聲音和悲哀的死沈沈的鈴聲。有時當我們逆着風在光滑的，凝凍的冰皮上走着的時候，就能很清切聽到意格拿司卡的有力的呼嘯聲，和尖銳的破碎的鈴聲，這些聲音破去了曠野裏悲愁的性質，令人聽着，自然而然生出激越的情感。我一隻腳漸漸凍起來了，每逢轉身過來的時候，領上和帽上的雪直鑽到我的頸頸裏去，使我戰索不止；但是我穿着厚裘，終究是很溫暖的，而睡魔也就來侵犯我了。——（托爾斯泰風雪）

這里從例四七到五十都是季節底描寫：例四七是描寫春季，四八是描寫夏季，四九是秋季，五十是冬季。各季有各季特殊的色彩，這種色彩皆可以支配人物底情感與動作等，所以在小說裏是很重要的。我們細讀獵人日記和灰色馬兩大作品，便可以領會出來。

季節是一定的自然底變化。以外如雨降，風吹，雲飛，雷鳴……等偶然

的自然底變化，在自然描寫裏也非常重要。因爲這些也是同樣地可以支配人物底一切情感與動作的。

例 51 很大的三等車輛終日曬在炎熱的太陽裏，其中的熱度非常的高，所以南赫留道甫逗留在後面小露臺上並沒有進去。可是那地方亦沒有一口新鮮的空氣，到了大車經過房屋，又有一陣暢風括過露臺的時候，南赫留道甫這纔呼吸得痛快了。

他對他姊妹所說的語句，他又把來對自己說道：『對了，殺死了。』於是在他的幻像中，在其餘的印象中，那第二個死囚犯的俏臉兒，清清楚楚的現將出來，只見脣間含笑，眉端嚴澀，一隻豐滿的耳朵在那雍過的綠髮底下。

他尋思道：『看來真正可怕，他被人家戕害了，却還無人知道誰戕害了他。然而你已被人家戕害了，他像所有其餘的囚犯一般，是被瑪司亮尼可甫的命令所引出來的。可是瑪司亮尼可甫將一張公文簽上他拙笨的花押，發出命令來，也是常事，決決不會以爲他自己有罪的。那診察囚犯的，細心的醫生更將自以爲無罪了。他正正確確的行使他的職務，祇知把病

人分離開來。他又何能預先見到這種可怕的熱度？他們要這樣晚纔起程，和人數會這樣的衆多呢？至於那獄長呢？他祇管施行命令；命令說在某數某某男女流犯和囚犯要送出去，他便按着命令做去。護送兵亦不能夠有罪，因為他的事情是在一定的地方收了一定的的人數，仍舊將同樣的人數解交上去。他督率他們一若平時的狀況，却不能預見兩個如我所見的，十分強壯的人會忍受不住而死去。沒有一人是有罪的，然而兩人竟被這些人所戕害，這些人却又無辜於他們的死亡。」

南赫留道甫又想到：「總督們呀，獄長們呀，警官們和巡警們呀——所有這般人們都以爲有些去處人類之間人類的關係是無關緊要的；却不知一念之錯，所有這種事情便都從此產出了。瑪司亮尼可甫呀，獄長呀，護送官呀——設使所有這些人們不是總督，獄長，官長，那麼未把這樣的一大羣人，在這樣的熱度裏，送出去之前，他們就要反復考慮他二十多次——就要在路上停歇他二十多次；看見一個人出了毛病，喘着氣息，就要把他領到陰涼的去處，給他喝口冰，叫他安歇安歇；如果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那麼他們還要表明哀憐之情哩。」

可是他們不但不做這種事情，並且還要阻撓別人去做，因為他們不把人們和自己對他們的責任想一想，却僅僅念着他們自己所尸的官職，並且拿那種官職看在人類的關係之上。那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南赫留道甫接着想道：『如果我一度承諾無論什麼事情——僅須一個鐘頭，或在某種特殊的情況裏就夠了——都能比一個愛我們同類的情感還重要，那麼沒有罪意，便不會有罪惡；就是我們可以任意去犯罪了。』

南赫留道甫的思想全佔了他的腦海，所以天氣起了一個變化，他竟沒有覺察。那時候烏雲低垂，已把太陽遮住。一陣稠密烏雲從西方疾然行將過來，只見遠遠裏已有大點粗雨落在田畝上和樹林上。雲中發出的溼氣便和空氣攪合起來了。電光閃閃，不時的將烏雲劈開；雷聲轟轟，越趨越和隆隆的汽車聲相混在一起。雲彩越來越近前來，風吹雨滴，只見點點的斜打在露臺和南赫留道甫的外衣上面。稻穀和地面候雨已久，因之一下雨，這兩種氣味便和空氣混合；他渡到車臺的那一邊，吸着這種新鮮的溼空氣，便自站在那裏望着花園，樹林，黃色的小麥田，綠色的燕麥田，和深綠色的，開着花的番薯條等等，一一的向後面逝去。看去

種種東西都光澤起來了；綠的變得更綠，黃的變得更黃，黑的變得更黑。

這陣有益的大雨竟使花園和田畝復新起來了。南赫留道甫對此景色，兀自喜歡，但聞他自語道：『多些！多些！』這場驟雨並沒有延遲多久。雲的一部分已經降下成雨，一部分已經行將過去，不多一時最後的甘滴便直落到潮溼的地面上了，霎時間太陽重復現出，各種東西便又輝耀起來；擡頭一望，只見東方距天際綫不很高的去處，現出了一條光明的彩虹，這條彩虹祇有一端已漫散，因為紫色層非常的鮮明——（復活卷中）

這例是天氣底變化與南赫留道甫思想底轉變那種自然與人間交錯的寫法。在自然之中見出人間；在人間之中見出自然；二者如實地描寫出來，這才算盡了小說家底能事。

例 52 那天恰真是七月中最好的一天，這樣的天僅祇在天氣久晴的時候纔可以遇到。

從早晨起天色就很明顯；朝霞並不發出火燒似的顏色，却四散成淺紅的虹彩。太陽不似火炎般熱，不似火燒般紅，像盛暑時候一樣，也不是濃紫色，像颶大風前的光景，却顯出光明燦爛。

的顏色，靜悄悄浮在又窄又長的烏雲底下，發着新鮮的光明，四圍還烘托着薄紫色的淺霧。上面一層正在舒展着的雲彩幻成幾條長蛇的模樣；這幾條長蛇的光輝好比鍛鍊過的銀子的光輝一般……可是一會兒又湧出游戲般活動的光綫，——又快樂，又尊嚴，飛也似的升起一種強烈的發光體來。快到中午的時候，時常顯出許多又圓又高，金灰色的雲彩，還鑲着白色柔和的邊兒。這些雲彩差不多都靜悄悄一點也不動，正彷彿許多小島，零零落落散在無窮盡的河邊，圍繞住平均的藍色的透明的支流；下邊在地平綫上的雲彩漸漸在那里移動着，黑暗起來，中間的藍色已經看不大見；但是那些雲彩自身却蒼白得和天色一般，顯出光明和暖風。地面綫上的顏色，白了香樹色，整天沒有變動，四圍都是一樣的，沒有一處黑暗，也沒有一處打雷；僅祇在某處地方從上往下落着，覺不大出來的雨絲，遠遠望來，好比淡碧色的細帶。近薄暮的時候這些雲彩竟消滅了；其中最後的幾塊帶着黑色，還不定得似煙一般的雲彩朝着落日幻成玫瑰色的柱子；太陽靜悄悄下落時，正和他升天時一般安靜，在那個地方鮮紅的光綫射在黑沈沈的地上不久的時候，晚星早已扣在上面，輕輕的閃耀着。在這種日子光

彩總很輕滅，很光亮，却不鮮明；有一種令人感動的溫和的氣象。在這種日子熱氣總是極劇烈的，有時還在曠田的斜板上蒸發着；可是風一吹起來，趕散了積聚着的暑氣，圓旋風——普通氣候一定的標準——像高大的白柱一般；經過田地在大道傍游玩着。在乾燥並且清潔的空氣裏聞着苦蓬，裸麥和蕎麥的香味；就是晚上的一點鐘以前你還覺不出那種溼氣。這樣的天氣農人爲收穫麥子是很願意的……

我就在這樣的一天往圖里省柴倫縣去行獵。我聽見並且射中了許多的野味；但是那時候晚霞已經消滅了，天空中斜陽雖已不發光彩，却還光明着，寒冷的黑影開始濃密並且散佈開來，這時候我就決定回家去了。於是我迅步穿過叢密的樹林，走到小邱上去，低頭一望，那個熟識的平原，右邊放着橡樹林，遠遠裏植着一座低矮的，白色的教堂，竟自不見了，所見的却是別塊我不認識的地方。我的腳傍正開展着一條狹窄的平地；對面巉巖般高聳着白楊樹林。我站在那里疑惑起來，四面望着……兀自想遺：「唉！我完全不該奔這條路，太偏着右邊了。」我當時一邊驚奇着自己怎麼會生出這樣的錯誤，一邊趕快從小邱上降下來了。一

種不爽快，還不搖動的溼氣立刻朝我襲來，彷彿走進冰窖裏去一般；平地的底上又深叢又高聳的草兒潮溼得很，白得像平鋪的桌布；那上面實在有點難走。我趕快向別方面攀去，沿着白楊樹林，往左走着。蝙蝠在白楊樹的尖巔上面飛來飛去，在黯淡不分明的天上很神秘的旋轉着，抖索着；遲延的鸚鵡在高處敏捷的飛着，忙着飛到自己的巢裏去。我當時自忖道：「我一走到那邊盡頭處，立刻就有道路了！」

後來我走到樹林的盡頭處，但是那里並沒有什麼道路；幾棵未割盡的小樹擋在我的面前，在小樹的後面遠遠裏看得見空曠的田地。我又止住步。『這是怎麼會事……我究竟在那里呢？』——我便憶起在一天裏怎麼走着，還是到那里去……後來我喊道：『咳！這個原來是伯拉興的樹林！不錯！這也許是新及夫的小林……怎麼我會到這里來？這樣遠麼……真奇怪！現在又應該往右走了。』

我穿過樹林，向右走着。那時候夜色已臨，彷彿雷雨前的黑雲一般，長得極快；四處隨着夜氣升起黑暗之暮。我眼前遇到一條小道；便順着這條道路走着，很注意的向前看望。四圍

萬物迅速的黑暗起來，寂靜起來——僅有鶉鴉鳥幾隻在那里喊叫着。一隻晚間的小鳥振起自己柔軟的羽翼，靜悄悄飛得很低，幾乎撞在我的身上，又怯怯生生飛到一邊去了。我走出林邊在曠田上慢慢的走着。那時候我很難辨別遠處的景物，附近田地發着白色，毫不分明；在田地後邊每一剎那間升着巨大的球兒，吹起悲愁的黑暗的影兒。我的雙腿在凝凍的空氣裏一步步的邁開着。白恍恍的天色又發起藍來——這已經是晚間的藍色。繁星閃耀着，動搖着。

我認作小樹林的，其實還是黑暗的，橢圓形的丘崗。我第三次又止住步，朗聲說道：『我究竟在那里呢？』說時，看着自己那條英國種斑黃色獵狗強克——四足獸中最聰明的畜類，——露出疑問的態度。但是那隻四足獸中最聰明的畜類僅祇垂着尾巴很憂愁的轉着疲倦的眼睛，並不給我一點正當的勸告。我不得慚愧起來，很失望的往前看着，彷彿忽然猜到往那里應該走的道路，便走到丘崗上去，遇見一處極淺的，周圍已經開墾過的窪谷。我頓時生出一種奇怪的情感。這個窪谷具着整齊的釜子的樣兒，邊兒是傾斜的；底下豎立着凸出

幾塊大白石，好像是爬到山谷裏開秘密會議的樣子，在那裏面又黑暗，又悽慘，天空掛在上邊又平又愁，竟使我的心難受得厲害。有一兩隻野獸在石頭中間衰弱可憐的嗥叫着。我趕快回身跑到丘崗上去。到現在我還沒有丟失找道回家的希望；但是我已經確信我是迷道的了，所以也就不要急急知道那些完全沈沒在黑暗之幕裏的周圍的景物，順着星光，一直往前走去——往遠處走去……我這般走了半點鐘的工夫，很艱難移着腳步。我覺得自生以來沒有走過這樣空曠的地方；四面一點火光也沒有，也不聽見任何的聲音。一個傾斜的小山頭換成別個山頭，田地無窮盡的連接着別的田地，樹木彷彿忽然從地上立起來站在我的鼻子前面。我總是走着，已經準備在什麼地方歇宿一夜，忽地裏遇到一個奇怪的景象。

我趕緊停住疲勞的腳步，從暗澹不分夜色裏，看出腳底下一塊廣大的平原。寬闊的河流彎彎曲曲流在上面，成半圓形；河水光明的反照閃閃不定，指示出河水在那里汨汨的流着。我站立處的那個山頭忽然降成垂真的絕壁；山頭大概的形狀和藍色的空生很大的區別，恰巧在我的腳底下，絕壁和平原所拼成的那邊，在站着彷彿一面不動的，黑沈沈的鏡面的河

流附近，就在山頭的險隘底下，正燒着兩處火，發出炎紅的火燄。在火傍蠢動着幾個人，黑影兒搖搖不定。有時毛蓬蓬的小頭的前半部還照着十分明亮……

我這纔知道我走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個草地在我們一方的人都已出名叫他的白靜草

地……——（屠格涅甫獵人日記八）

這例描寫極複雜的自然界的：自太陽、朝霞、虹彩、天空雲色、雨絲、落日、晚霞、星光、以及叢林、平原、斜坡、小邱、窪谷、小山、河流、等大自然底現象與變化（並且綴以蝙蝠、鸚鳥、鶉、野獸等動物）形形色色，都是從作品中的主人眼裏看出來的，這真可以窺見自然與人間關係底重要了。

描寫自然，與作者對於自然觀察的方法有關係。對於同一的自然，作家觀察的方法各各不同；觀察不同，描寫的方法也就因之不同了。所以自然描寫底根柢，即作家對於自然觀察的方法——簡稱自然觀。

作者底自然觀，大別說來有兩種：（一）瞑想的哲學的自然觀，（二）情感的活動的自然觀。關於前者又可以分爲兩類，一是愛自然的，以爲自然是人間底慈母，彼底顏色是溫柔的，彼底聲音是和悅的，恰如慈母底態度，人們不能離了這個顏色溫柔，聲音和悅的自然界，恰如稚子不能離了佢底慈母底懷抱一樣，所以是很可愛的；（參看例四十六）一是怕自然的，以爲自然界底現象，變化無窮，神妙莫測，如入深林靜坐，四境幽寂，獨步曠野，四顧徬徨，皆能發生畏懼之心，所以是很可怕的；（參看例四十九例五十）關於後者多半是以自然看作同人一樣，也有情感，也能活動，如雲飛的姿態，海嘯的聲音，或是偃仰，或是舞蹈，或是哭泣，或是笑歌……這一類的描寫，都是主觀的，立在情感的活動的自然觀那種地位的。（參看例五十二）

例53 色萊斯丁的房很小，空虛而且簡陋。但是他有一件長處，這小房在古塔裏面，是古

堡岩的一部分的遺物。這塔有一個小的鐵柵窗，塔內盡是他的夢想的巢了。幾條木板搭成他的睡牀；一本聖經及禱告書便是他的藏書。他覺得這間房子奇異而且空虛。但是山頂上的光景使他很受感化，將這般的溫和與甜美注入他的靈魂裏，正如早先他的母親的面孔一般。

色萊斯丁立在窗前許多時間，這時候他非常的喜歡的見落日的光輝照在山上，粗厲而且黑暗的山影，在紫色光輝裏照耀，傍晚的煙霧，飄墜在壇場一般的坡下很美麗的閃爍，猶如一陣淡紅薔薇花片的微雨。

夜間也是一樣，色萊斯丁立在窗前許多時間，幽黑的山頭上面射出一道黃的光輝，像北極光一般，隨後遠遠的星搖動如細小的白花。夜間飄浮着何等和平，何等靜謐，何等馨香呵！在那邊，羣山的角裏——色萊斯丁這般想——生出雪，霧，星，並鳥類來的，那里住着一個不知道的神，夢着一個大夢，這便是人們稱爲自然，世界以及人生的。

晝間在太陽直照之下，色萊斯丁不去望那衆山了；他們那時是悲哀的，似乎更低小了些，卑

下而且頹唐似的。

這是夏季的一個芳香的晚上。色萊斯丁在他的狹小的房中的窗後立着，望前面的衆山。他的靈魂慢慢的開放了，正如一朵巨大的花。他從不見過一支笛。他熱心的把他抽出來看了，猶如小孩看着新的玩具，隨後很拙劣的試把他放在唇邊，並且用手指按在孔上，上下按動。他試將氣吹進去。從笛裏發出一種純淨，甜美的聲調，一直浮起到黃昏的空氣中間。這好像是天鵝在湖上唱他的臨死的歌。

色萊斯丁出驚了，並且再吹起來，這一回更長而且更有勇氣了。如果第一次的聲調像低聲的悲歎，那麼第二次的音調像呵責了，色萊斯丁以爲更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要吹氣到笛子裏去，其餘的事情，笛子自然能够去辦的，於是他又很勇猛的吹了。

這是一個奇異的音律呵！

夏季的快樂的晚上的一切的詩，全映出在這神秘的音樂的波浪裏面了。這好像是深紅

的夜漸漸向着聲調的週圍住了。各種聲調融合成了一個柔和的哀歌，像野生的纏繞的蒲桃籐一般的顫動着——這籐直昇上在蛇麻的上頭，沿着修道院的牆壁，並且舉起他們的巨大的複雜的花，穿過窗上的鐵欄，低頭伸進幽暗的小房裏去。

每朵花盤的邊上，彷彿各坐着一個空中的精靈，比象牙更白，比霧更透明。並且各個微小的精靈不住的將他們的金的頭合着拍子，向別的花朵鞠躬而且點頭。並且隨後他們跳舞起來了，有如千數蝴蝶在衆花間飄蕩一般。天空俯屈下來了，羣山變了更高而且更莊嚴了。

在巖牆之間迴旋的河流，喃喃的發聲如在夢中一樣，那望着河流的險阻的絕壁，映在黃金似的沙裏，並且更加靠近前來了。杜松林中閃耀着神異的深濃的綠色。每個音節似乎各自尋到了一個兄弟。一個在黃昏的雲的柔和的色彩中尋到了，別個在浪濤的銀光中，又別個在羣山的紫色的影中。每節音調在回聲中又反復一遍，那回音流下去，穿過修道院的舊牆的孔穴，沿着小禮拜堂的窗上的染色玻璃飄浮過去，在現在平安睡着的僧侶的塚上舞蹈。

色萊斯丁還在那里吹着。

因了這音樂，似乎一切迫壓着他的東西都消失了。他當時的心情，正如初次到山裏去的那早晨一般；但是他覺得更自由了，像那時他所羨慕的鷹一樣；比饅頭花更要快樂；在那纖細的花裏，他曾發見他自己的靈魂。他一面吹着笛，一面望着山上。在山後太陽正落下去，夾在迷離的顏色中間。在他的前面的景色，融合成了幾條闊的，閃灼而且飄浮的色帶，小河流從巖窟裏流出，將一陣珠玉——瑪瑙、珍珠、和寶石的雨投進他的窗裏來。晚霞變了一條海，修道院上的開花的蒲桃樹長出許多水晶的瓶。裸體的神妃及仙女都從那里出來，帶着招呼的態度側身向他。各處地方都發出嘹亮的，奇異的，悲愁的，感動的，懇切的音調，如梅雨的珍珠落在有耶悉茗緊纏着的深密而開花的林中一般。

色萊斯丁只管吹下去，一陣幻想的潮流衝過他的腦裏，如海潮流過溺死的人的頭上一般。在這音調的旋渦裏，他感到一種東西，奇異的甜美，有似鏡鉞的相觸，又似寺鐘的發聲。音調漸漸沈靜了，只有爲霧所溼的奇異的夜，和夜的甜美的星的眼睛，窺進他的窗門裏來。

門口站着克洛法思師兄，彷彿化了石頭一般。色萊斯丁手中的笛落在地上了。克洛法

思傳言，方丈的命令。色萊斯丁必須立刻帶了那笛到食堂裏去——（周建人譯荷耳赫列）

支奇橫笛

這例裏的自然觀如夜間飄浮着的和平、靜謐、馨香，衆山底悲哀，花盤邊上坐着的而且鞠躬跳舞的小精靈，蒲桃樹上的裸體的神妃及仙女，以及各處地方所發出的嘹亮、奇異、悲愁、感動，而且懇切的音調，奇異的夜，甜美的星底眼睛……這種觀察自然的態度，也有冥想也有情感，可算是一種很特別的自  
然觀底例子哩！

社會底

社會底描寫範圍甚廣。凡社會裏關於物質的和精神上

描寫

的如政治、風俗、人情、教育、智識、哲學、宗教、歷史……等等一切有

形無形的東西，可以做成一時代人們生活的質素的都是。

現在把社會底描寫分爲地方色與時代精神二種舉例說明於後。

例 54 綏惠略夫立在工廠的院子裏，從嵌着鐵格子的大窗口向機器房裏窺看。

那地方，在內部，呼呼的軋軋的響。連着玻璃窗也微微的顫動。周圍的窗口雖然也的確向裏面射進許多光去，但在空院裏，上面是又高又爽的自由的天，因此做成這印像，彷彿內部是永久的昏暗所統轄了。人看見，鎗鏟怎樣的鬼物似的上上下下的爬，畜力輪怎樣的風潮一般，然而似乎不出聲的往來的飛，以及無窮的革帶只是向暗地裏走去。一切都回旋輾轉，忽遽，只是幾於見不到人。間或在烏黑的冷光的怪物中間，看到一個蒼白的人臉，長着死屍一般眼睛，但即刻又消失在充滿着喧囂與搖動的昏暗裏了。這可怕的喧囂似乎一刻一刻的強盛起來，但又只是一樣的沈重和單調。塵封的窗玻璃又使一切都成爲失了聲色的東西，平坦而且灰白，宛然影在一個大電影的布幕上。

緊靠着窗邊，在用了強直的敏捷而走動着的槓杆，圓輪。以及幹棒的背景上，一個鋼鐵做的小小的精巧的希奇東西，用了衝擊的急速的運動，挨着一個黃銅盤子極猛的旋轉着，從他鋒利的鐵牙齒裏，落下金閃閃的細屑來。

在那東西上面，搖着一個彎曲的人脊梁；兩隻污染的大手這邊那邊的動。

這搖動又整齊又單調，而且很惹眼的順着那小機器的運動。——（工人綏惠略夫）

例55 廣的，直的眼界徑展開去，寒冷的天空罩在上頭。一直到蔚藍的遠地裏。眼力所到的處所，只見得黯暗的斑斕的潑刺的人山忙着前進，聚集，擁擠和相撞，被馬車的無盡的長列與市街電車的鐵道截作兩堆，沒有一刻顯得他們的增多或是減少。

房屋都華美，商品展覽窗是寬大而且有光，市街電車的柱子與街燈都又淡雅又優美。便是這天空底下的空氣與日光也顯得格外澄明。呼吸比在空地裏更覺得輕快，血液也活潑潑地在脈管裏奔流。

在綏惠略夫的前面，後面以及兩傍，滿塞着無窮的人鏈子帶着很活潑潑的，正過佳節似的相貌。各方面都發出笑聲，語聲，絲綢摩擦聲，而在所有糾結起來的喧囂上面，又浮出了街道電車的鈴號，與輕輕的忽而水波似的軒舉了，却又低下去的馬車的輪聲。——（同前）

例56 南赫留道甫走出門來，遇見了那個帶耳纓的女郎沿着畦地走回來，只道畦地橫臥

牧場間，場中叢生着蒿草和野草。她束着一條顏色鮮明的長圍裙，提起一雙赤着的，下垂的腳，迅步走着，她的左臂便也在前面擺搖得很快。她的右臂在胸間挾着一隻小雞。這隻小雞兀自抖着他的紅冠，看來十分安靜；眼睛不時的溜動，一隻黑腿伸出縮進的，抓着女郎的圍裙。當女郎漸漸的走近主人的人時候，就移動得慢了些，她的跑步也換成常步了。當她走上他面前時，即便止住腳步，搖了搖頭，向他鞠了一躬；他剛一過去，她便又帶着那隻小雞開始回家跑去了。他向着一口井那裏走將下去，又遇見一個穿着粗糙醜陋的衣的老太婆，她那彎曲的背上橫了一根車輓，挑着兩隻滿水的桶兒。老太婆很細心的把水桶放下，她的腦袋同樣的向後一搖，鞠下躬去。

南赫留道甫既走過了井，便進了那村莊了。那天正是一天光明炎熱的日子，時雖未到十點鐘，但是已足令人汗出不止。只見雲彩四集，太陽時被遮沒。有一種酸澀不堪入鼻的獸糞味兒，充斥在街上空氣裏。這種臭味發自向山邊去的車中，可是大部分是出於茅舍的，開着的門內，裏面院子裏堆着擾和了的糞料，這道門却是南赫留道甫必經之路。農夫們都赤

着腳，衣袴都沾染了糞料，他們轉身注視着這位高胖的老爺，灰色的帽子上繫了一根綾統的帶子，走進村來，手執閃閃有光的行杖，走一步便在地上觸一下。但見農夫們在空車中搖搖擺擺的由田間馳將回來，看見這位非常的人進到他們的街道上來，隨着便很詫異的把他們的帽子摘掉。婦人們也走出門來，或者站在茅舍的廊下，互相指指點點的望着他走過去。

南赫留道甫走過第四道門時，恰巧有一輛車出來阻住去路，車上高高載着糞料，車輪格格有聲，糞料已經壓實，覆着一張席子，上可坐人。一個赤足的六歲的小孩跟着車子，他有坐車的希望，便喜歡極了。一個少年農夫腳下穿了樹皮編成的鞋子，大腳步引着馬走出院來。又有一匹灰色的長腿的小駒竄出門來；可是一見南赫留道甫，便緊貼在車旁，不料車輪刮着了牠的腿。於是他就向前竄去，掠過母馬；母馬拉了重載，走出門道，輕輕的嘶着。第二匹馬是一個赤足的老頭兒引了出來的，老頭兒突着肩胛，穿了一件很髒的短衫和破碎的袴子。堅硬的道路上遍撒着小塊的灰色的乾糞，當馬匹達到那道路上的時候，老頭兒便回到門口處相對南赫留道甫鞠躬。

『你是我們兩位主婦的姪子，你不是麼？』

『是的，我便是她們的姪子。』

那多說話的老頭兒說道：『你惠然來探望我們，噲？』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就問道：『對了，我來探望你們的。好啊，你們日子過得怎麼樣？』

『我們過得怎麼樣？我們過得壞極了。』老頭兒好像給他快樂似的說得沈長。

南赫留道甫跨進門去問道：『爲什麼這樣壞呢？』

老頭兒說道：『除去最壞的生活以外，我們還有什麼生活呢？』說着隨了南赫留道甫走

進院中遮着棚的去處。南赫留道甫便站在棚子底下。

老頭兒續道：『我家裏一共有十二口人，』他指着兩個婦人，她們手中都拿着鐵叉，頭巾也已掉開，捲起了衣服，露着很髒的，赤着的腿肚，她們站在殘餘的糞料堆上，不住的出汗。老頭兒又說道：『過不了一個月，我又須去買六升小麥去，可是錢由那裏來呢？』

『你自己生產出來的小麥不够用麼？』

『我自己麼？』老頭兒帶了一種卑狹的笑容反覆說着，『怎麼啦，我僅僅得着三個人的田地，去年我們還不够挨到聖誕節的哩。』

『那時候你們又怎麼辦呢？』

『我們又怎麼辦？怎麼啦，我叫一個兒子出去充當工人；我便在貴處借了些錢。不料在春節前我們却把錢全都用完了，可是稅錢還沒有付呢。』

『稅錢又是多少呢？』

『怎麼，我們的房租是十七個盧布。唉！上帝哪，這種生活啊！誰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去過這種生活。』

南赫留道甫問道：『我可以走進你的茅舍裏去麼？』說着便步到院中棕黃色的糞料層上去，那些糞料已用鐵叉耙好，發出一種強烈的臭味。

『怎麼不可以呢？進來罷！』老人說着，擡起一雙赤腳，急忙趨過糞料，腳指間擠了那糞漿，

竇過南赫留道甫前面去，把茅舍的門開將開來。婦人們已把頭上的頭巾整理了一下，她們的麻布衣服也便放了下来；潔淨的老爺，袖上帶着金鈕釦，走進她們的屋子，她們便都很詫異的望着。兩個小女孩子，奔出茅舍來，身上除去粗糙的裏衣外，別無長物。南赫留道甫把自己的帽子脫掉，俯首穿過那扇低門，過了南路便進到那間又髒又窄的茅舍裏，但聞裏面發出酸澀的食物的臭味，而且一大半地方已被兩架織布機佔着。茅舍裏面有一個老婦人在火爐傍邊站着，袖口捲上她那細瘦而有力的棕色臂膀。

老人說道：「這兒是我們的主人來看看我們哩。」

老太婆把袖子拉下，柔聲說道：「我實實知道我們極喜歡見他的。」

「我想來看你怎麼過活的。」

敏捷的老婦人用頸把她的頭一抖，說道：「我們過活正像你所看見的模樣兒罷了。茅舍快要倒下來了，說不定那天就要壓死人哩；可是我那老頭兒他說這是够好的了，所以我們就像皇帝一般的過活着。我正做飯呢；去喂那些做工的人們。」

『你們的飯食又是什麼東西呢？』

老太婆露着她的已經壞掉了一半的牙齒，說道：『我們的飯食麼？我們的飯食却是非常的好。第一件是麪包和酸麥酒；第二件呢……酸麥酒和麪包。』

『不，只要讓我看看你們將要去吃些什麼東西好了。』

老人笑着說道：『去吃？我們的並不是一種妙絕的飯餐。你給他看看罷，老婆。』老太婆却將她的頭搖了搖。

『要看我們農家的食物麼？很好，你是一位探訪的老爺，現在我却來看看你。他想自知道各種事情。我沒有告訴你麪包和酸麥酒麼？往下我們再有一件湯。一個婦人給我們送了些魚來，這就是熬湯的東西，這個以後，蕃薯。』

『沒有別的麼？』

『你還想有什麼東西？我們又有一點兒牛乳。』老婦人一面說着話，一面笑向那扇門看着。門正開着，外面甬道那里擠滿了人——男孩子，女孩子，和抱嬰孩的婦女們——擠在一

塊兒都注視着那位要看農家食物的奇怪老爺。老太婆似乎十分自傲地對着一位老爺所作爲的模樣。

老人說道：『對了，這是一種愁苦的生活，我們的呢？那也就不容說啦，先生。』他又對甬道裏的人喝道：『你們在那里幹什麼呢？』

南赫留道甫說了一聲『好吧，再會，』便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慚愧和不安的感情。

老頭兒說道：『謝謝你肯來探望我們。』——（復活卷中）

在這三例中，例五四描寫工廠，例五五描寫街市，五六描寫農家，都是社會裏人們生活底表徵。這便是地方色底描寫。地方色（與自然也有關係）是各處不同的：甲國與乙國，甲地方與乙地方，南方與北方，平原與山谷，海濱與森林，都會與村落……各有各底特有的色彩，所以描寫出來的與地方色有關的人物事件也是不同的。我們比較上面三例，工廠與農家與街市三

## 處地方色便可知道了。

例 57 阿爾卡其便走到他伯父那里去，重新和他接了一下吻。保羅坐將下來。他穿着

英國式的美麗朝服，神氣極其蕭灑，一隻手托着剃得十分光亮的面頤，對阿爾卡其說道：『你

的新朋友在那里？』阿爾卡其道：『他不在家裏，他平常起得很早，便串外去散步。也不必

對他怎樣注意；他是不愛禮貌的。』保羅一邊抹油在麪包上，一邊不慌不忙的說道：『不錯，

這個到還能看得出來。他住在我們家裏久不久？』

『也不很久。他要到他父親那里去，從這里路過。』

『他的父親住在那里？』

『住在我們省裏，離這里有八十俄里。他在那里置備些小產。他從前是個軍醫。』

『對，對，對……我常自己疑惑好像在那里已經聽見過這個伯札洛甫的名字似的……』尼

古拉，你不記得在父親的師裏有個伯札洛甫醫生麼？』

『大概是有的。』

「實在，實在。」這樣說那個醫生就是他父親了。唔！（說到這里，他撚起鬚來，又冷然問道，

）可是伯札洛甫先生自己是個什麼東西？」

阿爾卡其微笑道：「伯札洛甫是個什麼東西？伯伯，你願意我告訴你他是什麼東西麼？」

「姪兒，請說罷。」

「他是個虛無主義者。」

尼古拉說道：「虛無主義這個字出於拉丁字 *in* 就是「一無所有」的意思。也就是

表明這個人無論什麼都不承認。你們以為對不對？」

保羅道：「不如說這個人一點也不去恭敬別人；說罷，重新抹起油來。」

阿爾卡其道：「這種人對於萬事萬物都持着批判的精神。」

保羅道：「這不是一樣的麼？」

「不，並不一樣。虛無主義者的爲人不崇拜何種威權，不認何種原理爲信仰，也不去尊敬他。」

保羅道：「難道這樣算得好麼？」

「伯父，也要看誰了。有的好，有的不好。」

「固然是這樣，但是我看這種事情我們決不這般辦。我們是老世界的人，我們以為如果沒有如你所說被認為信仰的原理，那是站不住腳根的。你們已經完全變更，上帝予你們以康健，又得着個高位，然而我們却祇能在旁邊替你們喜歡，但是那幾位……忘了什麼名字？」

阿爾卡其答道：「虛無主義者。」

「是的。原先是「赫克爾主義者」，現在却是「虛無主義者」，請問，怎麼能够在空虛之中，在無空氣的地方，生存着呢？……尼古拉，請你按一下鈴，我要喝可可茶了。」

……那時候平臺上許多人不說話了半天。保羅正喝着可可茶，忽然擡起頭來，輕輕說道：「那位崇拜虛無主義的先生來了。」

果然伯札洛甫從花園裏走過來。他那衣履全都沾着污泥；一隻舊圓帽兒裏滿裝着植物；

手裏提着一隻小筐兒；筐裏邊有些活東西在那里動着。他匆匆忙忙的走過來，一邊向衆人點頭，一邊說道：『諸位晨安；請恕我遲到喝茶之罪；我立刻就回來，還要把這些捕獲物好生安置一下呢。』

保羅問道：『那是什麼東西？是水蛭？』

『不是蛙子。』

『你想吃他，——還是養他呢？』

伯札洛甫冷冷說道：『是爲着試驗用的。』說罷一徑走出去了。

保羅說道：『他要把那些蛙子剖解開來。不信原理，却信那蛙子，也真怪呀！』

阿爾卡其看着他伯父，帶着憐憫的神氣；尼古拉不由得聳起肩來。保羅自己也覺着他說得十分沒趣，沒談起家事來……（耿濟之譯父與子）

例 58 爭戰就發在這天晚上喝茶的時候。保羅走進客室裏去，已經預備着打仗，臉上露出暴怒果斷的神氣。他僅祇等着一種口實來攻擊敵人，但是這種口實却長久得不到。伯

札洛甫在「基生諾甫」(他稱他們兄弟兩人做這個名字)面前本來不多說話，並且今天晚上因為自己精神不大爽快，所以祇靜默着一杯杯的喝茶。保羅等待得十分着急，簡直忍耐不住；但是他的願望到底也成功了。

譚鋒及到一個鄰近的田主身上。伯札洛甫曾和這個人在彼得堡見過，當時聽見譚到這個人，就冷冷的說道：「壞東西，小貴族！」

「請問你，——保羅一邊說着，一邊嘴唇也抖索了，——據你的見解，「壞東西」和「貴族」兩個名詞是同一的意思麼？」

伯札洛甫一面懶懶的喝了一口茶，一面說道：「我說得是「小貴族」這個名詞。」

「是啊；但是我想你對於貴族都是一樣的意思。我應該對你說我不贊成你的意思。誇句口說，許多人都知道我是個自由並且愛進步的人；但是也就爲這個我纔尊敬貴族——真正的貴族。先生，請記着（保羅說到這里，伯札洛甫不由得擡起頭來看着他）先生，請記着（他帶着兇狠的神氣重複着這幾個字），英國的貴族。他們對於自己的權不肯讓步，所以他

們尊敬別人的權利；他們要求別人盡對於他們的義務，所以他們自己也盡自己的義務。貴族階級給英國自由，並且維持着他。」

伯札洛甫抗言道：「這種歌曲我們已經聽見許多次了；但是你要用這個證明什麼事情呢？」

「我用這個是要來證明——我用這個是要來證明，如果沒有自己特別的情感，沒有自尊之心——在貴族裏這種情感是最發達的——那末社會的……*Bien public*……社會的組織也是沒有強固的根據的。先生，個性是最要緊的；人類的個性應該堅強如石板，因為所有事情都建築在他的上面。我很知道，你看着我的習慣，我的梳粧，我的整齊的服飾，覺得很可笑，但是這些事情全是從自尊之心，義務的情感裏發生出來的，是，是，從義務的情感裏發生出來的。我住在鄉間，住在深林裏，但是我並不墮落自己，我尊敬我是個人。」

伯札洛甫道：「得啦，保羅，你尊敬你自己，所以叉着手這樣坐着，這種樣子對於 *Bien public* 有什麼益處呢？你也不必尊敬自己，却應該着實做點事情纔好。」

保羅氣得臉都發白，說道：「這個另是一個問題。我現在也不必講解給你聽，爲什麼我又着手坐着，像你所形容的樣子。我祇願意說貴族政治是個定理，一些無道德或虛空的人纔能不用這種原理存在現在這樣的世上。我曾在阿爾卡其到家的第二天對他提過這個話，今天又對你重複一下。尼古拉對不對啊？」

尼古拉點了點頭。

伯札洛甫却說道：「貴族政治，自由主義，進步，定理——想一想，有多少外國的……無益的字！這些字在俄國人是沒有用處的。」

「據你的意思，他們所需要的有什麼啊！如果聽了你的話，那末我們要住在人類以外，人類的法律以外了。須知道——歷史的邏輯」正要求着……」

「這種邏輯於我們有什麼用處？我們沒有他也能辦得下去。」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我希望當你肚子餓的時候，不要需要着在邏輯裏能得着一塊麪包。」

放在你嘴裏啊。這些抽象的話我們有什麼用處呢？」

保羅搖着手兒，說道：「我簡直不能明白你。你羞辱了俄國人民。我不明白怎麼能不承認定理和規則呢？你做事情爲着什麼呢？」

阿爾卡其插嘴道：「伯伯，我已經對於說過我們不承認權威。」

伯札洛甫道：「我們做事爲着我們所承認爲有益的。在現在時候最有益的是否認——所以我們否認。」

「一切都否認麼？」

「一切。」

「怎麼？不但藝術，詩……並且是……正是難於說出來啊……」

伯札洛甫帶着不可描摸的鎮靜態度說道：「一切否認。」

保羅兩眼釘着他。這個他一點也想不到，阿爾卡其却喜歡得臉都漲紅了。

尼古拉說道：「但是你固然一切否認，或者切實說來，你一切都破壞……不過也應該建設

啊。」

『這個已經不是我們的事情……先應當把地方清潔一下。』

阿爾卡其也鄭重着說道：『人民的現代狀態也正要求這個，我們應該實行這個要求，我們再也沒有權來貪圖着個人自私自義的快樂了。』——（同前）

例 59 自從俄國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更自從三月一日亞力山大第二被刺以來南赫留道甫極藐視厭恨那班革命家。他極端反對他們攻擊政府所用方法的殘忍和秘密，最反對的即是，他們已犯了殺戮人類的慘暴；他又厭恨革命家所通流的自重和自大的特性。但他近來親自接觸他們，知道了政府手中所對待人民的苛刑，他就明白他們除去這種法子是有辦法了。

雖然他們那些政治犯受了苛刑後，驚嚇得精神恍惚，但在他們臨判決以前和以後，至少給他們一點假公理；但是到了現在的政治犯，連一點假公理都沒有了，這種情形南赫留道甫早就從蘇斯托娃和許多新朋友那裏看出來了。這些苦民正好比捕在網裏的魚；無論什麼東

西，只要網子一到，全拉到岸上來。以後就把他們所需要的大魚都挑出來，那末小魚就棄之不顧，讓他們乾死在岸上。政府把千百個無罪良善的庶民捕了去，年年的鎖在牢獄裏，他們在牢裏，生了肺癆病，或失了神經，或自殺了；把他們無理捕起來，不過因為獄官們無法放他們自由，只好仍舊關在監牢裏，給他們講講法律審問事。那般無辜招殃，不知所以的良民的命運全靠那些巡警，或偵探，或檢察官，或縣知事，或總督，或理事官的幻想，高興或皮氣。有幾個長官很鈍魯，想把自己出出風頭，捕了一大羣人，有的鎖起來，有的放走他，照着他們的思想天開，或照着長官的威權。至於上官們，也是一樣心腸，或跟上面總督有連帶關係，把人民充軍到地球那面去，把他們悶悶地關鎖着，把他們遣發到西比利亞去，罰他們做苦工，處他們死刑，或是強要某女人來贖他的罪。

他們如在戰場上似的待人民，也用攻敵的手段來攻人民。正好比軍人假冒衆民的意見，不但遮蓋了他們殘殺的罪名，而且認他們的殘殺爲英雄的功績，而那般政治的官吏也同樣的假冒着衆民的意見，乘着許多危險，侵犯人類所最愛的自由和生命，用保護的假名義，遮蓋

了他們所做的殘暴行爲，還以爲是他們的榮光。南赫留道甫看透了這個地方，就明白那些奇怪的現象：那些極馴順的良民彷彿一點不知道殘殺生物的苦楚，會安心承認，讓他們去殺人；差不多他們全把殺人認爲一時間內的合法公平行動；好比爲保護自己起見，爲高尚人格起見，爲公衆安寧起見的行爲。他們自己給與政府的機會，也是自己給與自己的響應，使得政府能够辯護自己的行動，就王法無爲的大戾不道起來。他們人們要替自己想個高尚主意，好忍着他們所受的苦。

南赫留道甫看透了他們以後，他就確信他們是作孽的人，並不是有人以爲那班卑賤的惡徒，也不是別人以爲那般英雄的長官，乃是各地平常的庶民，有的好，有的壞，有的酌乎其中的人民造出來的因果。

他們裏面有許多已經變成了革命家，因爲他們很誠摯的認撲殺存在的魔鬼是們的責任，但又有一般人，專爲沽名釣譽的動力，去活動這種事業。但是那大多數的人民都因爲想除去危險災禍，維持人生的快樂，還有南赫留道甫從那自己軍人經驗裏所得出的感想，也是普

通一般年輕氣壯的人所通有的感想，於是人人心裏都被那革命思想佔據着。但這般人與平常人有點不同，因為他們道德上的觀念比較的高些。他們不但把自主，苦生活，真理，無偏心認爲他們的責任，而且替公衆謀利益，而犧牲一切生命在內的事業，認爲他們所當爲的。所以他們裏面最好的就站在道德的平線上，但這種平線實在不容易站，因此那些最壞的反而深落在平常人之下，多數變了無真理，假僞爲善，同時又現出自信和自驕。所以南赫留道甫對於他的新朋友，有的是敬重他們，或全心的愛他們，但對於裏面別種人，他却很冷淡藐視。

——（復活卷下）

在這三例中，例五七至例五九都是描寫革命運動開始那時候的俄國情形的青年思想與老年人底思想底衝突及那班革命家底行爲和政府防禦革命家那種種舉動。這便是時代精神底描寫。時代精神，卽是一個時代底色彩，或一時代底共同思想底表現，或是這一部分的思想，和那一部分的思

想衝突時所發生的種種原因和結果。作者描寫某個時代底精神，必對於某個時代精神有充分地感着，研究和精細地理解，然後才能自由地表現得出。我們看了上面所舉的三例所描寫的父與子底主人翁伯札洛甫，復活底主人翁南赫留道甫種種思想底表現，很可以見得出屠格涅甫和托爾斯泰對於當時俄國時代精神底研究與理解的一斑了。他如屠格涅甫底獵人日記（如國家農人渥夫，謝泥關夫，兩田主，經理處等篇），阿志跋綏夫底工人綏惠略夫（如前例三十二，及原著十三章裏「……竟成了時風了，放炸彈。」等）及路卜洵底灰色馬等，表現時代底精神，非常地顯著。

時代精神底反映，卽是一時代風俗習慣底反映；不過時代精神是宿藏於人們心中深奧處的，風俗習慣是表現於外面的，有這樣的不同罷了。所以描寫時代精神，同時必得描寫那時代底風俗習慣人情等表面的狀態。

如一時代底婚嫁禮節（如俄國文學研究烏斯潘斯基看新娘）會餐（如復活卷中一三九頁）衣服裝飾（如人心主人翁比爾侖）宗教、迷信、道德、以及其他地方底建築房室和特具的習慣（如俄國人底綽號——參獵人日記歌者）……等都是應該詳細研究的。

還有，社會底描寫，是描寫社會一切生活底質素與背景，這與自然底描寫也是很有關係。譬如山谷和高原的人多半是褊狹、頑固、傲慢、好爭的，（如瑪加爾的夢底主人翁）平野和都會裏的人，多半是浮薄、輕佻、散慢、放縱的，（如人心底主人翁）一方是受了自然底影響，一方是受了社會底影響，二者底關係，有這樣地密切，所以描寫社會，同時還應研究自然。

## （12）結構——長篇與短篇

所謂結構，有人說就是關於一篇小說形式上的問題，如腳色怎樣配置？

脈絡怎樣貫串？事象怎樣發展？論理怎樣組成……等都包括在內。這幾個問題在小說裏誠然很重要。但這樣分析略嫌瑣碎一點，結果恐怕要落了舊式批評小說的老套，如什麼首尾照應，什麼接筆甚妙，什麼補敘前文，什麼寫得突兀，來得聲勢等等，那就未免太支離破碎了。我以為這幾個問題歸併起來，其實只有長篇與短篇二種結構的方法，我們把這兩種——長篇與短篇——底結構方法，比較說明一下，其餘的問題便可連帶地解決了。

我們先說長篇小說底結構。

長篇小說是自始至終描寫人物底全體或是一生的一種小說。以量來說，長篇小說底字數通常總在三四萬以上。所以篇幅是擴張的，題材是敘述面面俱到的人生，容載的人物多而描寫詳細，事實複雜往往有許多枝葉葉。譬如莫泊三底一生，般生底亞勃沙龍的髮等，都是描寫薄命羸弱的

女子底一生，自誕生至結婚，成母育子，爲人妻的悲慘境遇底路徑，寫到最後爲止；（參考近代文學十講第七講）都是長篇的代表作品。一生和亞勃沙龍的髮，現無譯本，我們看中國現代已有譯本的托爾斯泰復活，全書約三十餘萬字，中間所描寫的人物除南赫留道甫和瑪司洛娃兩個主要的人物而外，其餘如瑪麗（南赫留道甫底姑母）瑪德隣（瑪麗老女僕）娜泰來（南赫留道甫底姊）西蒙生（瑪司洛娃底愛人）……等有關係的人物，何止十數；中間所描寫的人物底人品職業，有學生，有官僚，有律師，有檢察官，有兵士，有工人，農人，有牧師紳士，有政治家，革命者……等等；所包含的人生問題，有戀愛問題，道德問題，法律問題，犯罪問題……等等，何等複雜，何等偉大！他如屠介涅甫底前夜，父與子，阿志跋綏夫底工人綏惠略夫，莫泊 三底人心等都是長篇小說的作品，讀者可以隨便去參考哩。

現在再說到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在近代文藝界是一種最流行的產品，所以彼底問題比較長篇小說重要。

短篇小說是描寫人生底片斷的小說。假定人之一生譬如川流，水源是誕生，入海的河口，恰和死相當，我們切取河流底一部分把來如實的描寫出來，這就是短篇小說底結構。我們再假定人生底全體譬如一棵大樹，幹、根、葉、枝、杈等譬如人生事實底全部，我們把樹身截取一橫斷片，把來盡力地描寫出來，並且從這橫斷片可以看出樹底全體，這就是短篇小說底結構。所以短篇小說底篇幅是緊縮的，題材是描寫某事某人或某物底最精警的一段，容載的人物少而簡，事實是單純的，日常瑣細的生活（如莫泊三底淋邊的協定，林中瞎子，陀斯妥以夫斯基底聖誕樹樹前的貧孩子等）個人底

幻想（如庫普林底晚間的來客梭羅古勃底鐵圈等）皆能入題。

在近代文學十講第七講短篇小說及近代劇裏說得很詳細。那裏面說短篇小說底質素有四：（一）捉瞬間的現象，活寫在紙上，即是瞬間的描寫的文字；（二）是一種很簡單而又無梗概無腳色的作品；（三）是作者映在自已眼裏當時的印象，不過是無技巧無條件的再現，不雜以敘情的分子的印象描寫；（四）是極度地應用印象描寫的最大特色的省筆法，所成的作品全是一種概略底暗示。我們看了這段所說，短篇小說底結構，總可以比較明瞭一點了。

總之，一篇理想上的完全的短篇小說底結構，我們根據以上所述，可以說不外（1）一件主要的事情，（2）一個主要的人物，（3）幻想，（4）簡潔，（5）單純的感動力；彼與長篇小說比較，短篇小說譬如快照，在照像裏凹凸鏡的焦點，必

要有一定的，在短篇小說裏這種焦點，便是印象所統一的中心，不論一個人物，一樁事件，全部的印象，都統括在這一點；只要這一點捉住了，其他省略，也能得到全體印象活躍的要點；長篇小說則譬如是一捲很長的影戲片，含有連續表現而來的許多焦點，這許多焦點前後間之連絡便成了一篇長篇小說底梗概。例如寫一結婚的事，在長篇裏要寫二人間以前的戀愛，波瀾或血統等，在短篇裏，這種地方，一切省略，只隨讀者任意地去想像，這種不同的點是極顯著的。

不過長篇與短篇底結構，也各有極應注意的地方；在長篇裏描寫的焦點雖然有許多，但也必得有一定；在短篇裏雖是切取人生底橫斷片，但不得無理地切斷。現在再引近代文學十講裏一段很重要的話來結束這一節的話。『……如果描寫的焦點不一定，那末強而鮮明的印象不可得。恰如

拍照的時候，照相器械或應照的人物和景色搖動着，焦點便不固定。全體  
的描寫，因之終歸失敗，不得不爲朦朧的漠然的了。還有本來爲長篇性質  
的東西，也有無理縮短的短篇，這也是和丈餘的活動影戲，縮短至尺寸同樣。  
種種雜多的人物和動作，僅十頁二十頁之中紛然雜然的混亂了，還有單  
把長篇的梗概，數頁之內說明，讀了也很覺不滿足。這畢竟是爲這個焦點  
的數太多，不能完全表現的緣故。還有拙劣的短篇中，也有把長篇中的某  
一節切斷了，因之在一篇的中心，太沒有關係的人物和事件，飛了出來，妨礙  
印象的鮮明。好像活動照相的一部分，無理的切斷的一樣，人類啦，馬啦，出  
一半的臉孔；或景色中途切斷，更不得要領。要之此等都是爲一個焦點做  
印象的中心沒有一定，遂歸於失敗……」這真是必須注意的！

### (13) 體式

以上十節，十一節，十二節，是說描寫和結構的方法，差不多已把這部講義最重要的部分說完了。但以上還是怎樣作的問題，關於作怎麼樣一種樣式的小說還未說到，所以在這裏要略說一說小說底體式。

小說底體式可分爲四種：(A)日記式，(B)書簡式，(C)自敘式，(D)他敘式。

日記式——是一種主觀的抒情的小說。在現代譯品中有耿濟之譯的郭克里瘋人日記，和屠格涅夫獵人日記，耿式之譯的安特立夫小人物的懺悔，鄭振鐸譯的路卜洵灰色馬，郭沫若譯的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

書簡式——是一種包含着主觀和客觀的，一面發抒主觀，一面敘述客觀的小說。這種小說有對話的，有獨語的；如濟之譯的屠格涅甫尺素書，（見俄國文學研究）可作對話的例子；沈穎譯的屠格涅夫九封書（見俄羅

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可作獨語的例子。

自敘式——是一種以自敘傳爲表現的樣式的小說。借主人公自己底筆意語氣，敘述自己底閱歷、思想、感情，以及周圍之物象等；這類小說長篇的如李劫人譯的都德小物件，鄭伯奇譯的古爾孟魯森堡之一夜，短篇的如周作人譯的庫普林晚間的來客，孫伏園譯的託爾斯泰熊獵。（見小說月報十二卷一號）丐尊譯的國木田獨步女難。（見小說月報十二卷十二號）周作人譯的少年的悲哀（見新青年八卷五號）千家元磨深夜的喇叭（見新青年並見編者和仲九所選的國語文讀本第四編）……等都是自敘式底代表作品。這類作品有許多都是描寫自己底心理的。

他敘式——是一種客觀的敘事的小說。以客觀的態度觀察，一切人物與事件而精細地敘述出來；這類小說無論長篇短篇例子甚多，不可勝舉。

### (14) 應注意的條件

以上把做怎麼樣一種小說，就是小說底體式，也已經說過了。現在再還要說一說作家所應注意的條件。

一個作家發表一篇創作，必須對於下列的兩個條件能完全負責任。

第一件是真實。

實 真

所謂真實就是作家對於作品應當保持着一種普遍和永久的性質。作品裏所描寫的事實，應當是作者底經驗、思想、情感、想像等底範圍以內的，不可虛偽，不可作假。因為完好的文藝作品，是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虛偽假造的作品，可以投合臭味相調的人，斷不能使一般的人感動，就是缺乏普遍性的緣故；可以流行於一個時代，斷不能通行永久，就是缺乏永久性的緣故；缺乏普遍性與永久性的作品，不得叫做完好的文藝作品。所

以作者要想創作出完好的作品，第一件須注意真實。

個 性

第二件就是個性。

佛羅貝爾教他底弟子莫泊三說，世間沒有全同樣的兩粒砂，兩疋蠅，兩雙手，兩個鼻子；這就是說世間物件，都各有各底個性，決沒有兩種完全同樣的東西。譬如這裡有一千頭羊，粗淺的人看去必說都是同樣的，但使牧羊人的眼睛看起來，便能一一區別其毛色，形容狀態。創作者描寫一篇作品，對於作品裏的事物，也應該具有這樣的辨別力，把該事物底個性一一辨別出來，一一描寫出來；前代的作品，被寫的人物，都是埋沒個性的，千遍一律的人物；如寫男子必是才子佳人，寫女子必是美人烈婦，那樣呆笨的描寫法，現在是極不宜學的了。

#### 第四章 餘論

(15) 創作與研究

亨德遜 (Hudson) 在研究文學的方法裏說：「……我們第一要成功的不是學者，乃是好的讀者；」又說：「我們研究文學開首用一個很簡單很謙卑的方法。我們拿到了一本偉大的著作，我們盡力地深深地透進牠的獨個的生命裏。我們竭力將閱讀這本書看作我們和著者當中的一樁交際的事情；我們很注意的靜聽他對我們所說的話；我們竭力很表同情地研究他的思想和感覺。我們很留心的注意他怎樣觀察人生，他在人生裏找着些什麼東西，從人生那里帶了些什麼東西來。我們觀察經驗怎樣的印象他，怎樣的依他的個性來解釋。……我們習熟著者的性情，狀況，他的力量，弱處，發音，好像我們習熟那些我們親身和他們的說話的人的性情，狀況，力量，弱處，發音，一般。我們認識那個人就是在他寫的書裏所表現的那個人。」

的自己。這本書在他的個性的能力裏爲我們而存在的……那麼這就是我們的起點了。』(鄧演存譯) 我們看了這一段說話，不但可以知道研究底重要，同時並可以看出研究與創作底最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要想成功一個作家，一定對於各派有名作者底作品須細心地去研究過，必須細心地把各種名作裏的題材、結構、描寫、詞句、語氣、風格等，一一領會或是賞玩到了精微處。多讀，多研究，多作，這是一個創作家所必留意的。

### (16) 創作底根原

不過這里有一層要特別提醒作者的：就是所謂多讀多研究，並不是叫作者讀過了研究了好拿來作模倣的底稿。我們須知道創作之所以爲創作，就是因爲有「自己創造」這一個很特殊的意義存在裏面；所以凡是帶有模倣性的作品，實在是創作上最大的缺點，嚴格地說，就不叫做創作品亦

可以的。我們再引亨德遜研究文學的方法裏的『文學後面的衝動』一節裏面一段話，把來說明這個意思。

『我以為文學後面的衝動，爲實用起見，可以很精細地分作四類：（一）自我表現的願望；（二）對於人們及他們的行動的興趣；（三）對於我們在裏面生活的真實世界，及我們所希冀實現的理想世界的興趣；（四）格式的喜愛。我們常常如受很強猛的驅使似的，希望將我們所思想，所感覺的事告訴給人家曉得，所以便有著者直接敘述他的思想及感觸的文學。我們對於男女及他們的生活，動機、情感、關係，都有深濃的興趣，所以便有討論人類生活和動作的人間戲劇的文學。我們又喜歡將自己所想像，所目見的事物說給別人知，所以便有描寫的文學；遇著美感的衝動發生的地方，我們又希望將他們表現成爲美的形狀，所以便有藝術的文學。我們常常都記著

人是個社會的動物，他的天性既然這樣構成，他是不能隱藏自己的經驗、觀察、情緒、理想，不宣示給人曉得的，而且反較來，他還時時非常的願望將這些東西傳播給他四周的人知道；因此各種文學遂被視作許多河道一般，這些河道他開鑿來卸除他對於社會的友誼的，從中經過些媒介物證明他融化表現與藝術創造的最高願望。所有在這些文學後面的衝動，不但可以解釋各種文學的進化，而且還可以解釋我們對於各種文學的趣味。我們有時受制不能將自己的思想、感覺、經驗、觀察、理想，告知別人，反過來我們很喜歡別人將他們的思想、感覺……說給我們聽，尤其在那些我們注意到他們安排生活與商業的方法，他們情感的深濃，他們表現的能力，以及一切可以使他們的說話成爲非常有價值有趣味的事情的時候，同時我們自己對於藝術的美的喜悅，又使得我們欣然的應合那偉大藝術家，將他所要說的話

融合在裏面的美……』這樣看來創作根本的意義，全在表現自己底經驗、思想、情緒、想像等，換言之就是表現自己底生命；模倣的作品，不是作者自己生命底表現的，哪能算是真正的作品呢！

### (17) 創作底練習

命 題

以前練習作文，無論小說或是詩歌，總是先有題目，然後再依題目所包含的意義作出文章來，這把來當作練習作文方法，偶然試用一二次還勉強可以；要是拿來當作創作底常軌，那是極不對的。在上面說過，作品是作者自己生命底表現；生命是極活動的，斷不能用一種很呆板的幾個詞或是某種意義去範圍彼。作者在創作時，無異在那里把那如潮湧般的活潑潑的生命竭力地發揮出來，描寫出來，也斷不能受任何方面的束縛的。所以創作應該是先有作品，然後才依作品底意義去命一

個題目；這是一般創作家所公認的。

命題底注意：一、應包括全書或全文的內容；二、宜簡括明顯；三、應避掉一般空套的或是陳腐的詞意。

### 選材

選材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選擇材料的範圍，一是搜集材料的方法。關於前者又可分爲四種：(a)各個人自己底經驗，凡做成私人外部或內部生活底質素的都是；(b)人們大家底經驗，凡人們所有的生、死、罪惡、命運、上帝、人與上帝底關係，以及一種族現在及將來的希望等等一般大問題都是；(c)人與人的關係，或全個的社會世界與彼底活動及問題的關係；(d)外部的自然與我們人類同彼底關係等都是。關於後者又可分爲六種：(a)觀察，(b)經驗，(c)回想，(d)博覽，(e)談論，(f)筆記。觀察和經驗底重要，可以參前面第二章第五節，這裡不再贅述了；回想是利用作者底記憶

力把已過去的觀察和經驗反射出來，這種方法自敘式的小說作品可以用得着；博覽就是多讀書籍，也是材料底來源底一種，也可以參第二章第五節和本章十五節；談論是平時同友人偶然所談及的事件人物，可以代表全人類的，與人多談話，也是搜集材料的最好法子；筆記是保存材料的，在這里不但比較其餘各種都重要，而且與其餘各種都有關係。對於少年文人的暗示裏有一段極好論筆記底重要的話說：『簡記的習慣，把含有深意的，反常的事物貯藏起來，是增進觀察力最好的方法。』當讀書的時候，我們很奇怪地想：作者怎樣能把許多有趣的事攙入進去！其實他們能够這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他們時常觀察事物，搜求材料的。假使事物發現的時候，不去理會他，那末這事物就永遠地去了。少年啊，請你自省一下，你會失掉多少奇怪有趣的事啊！……有些作者往往疎忽那精緻的意境。這種意境之

來，出乎意料之外，譬之電光石火，一閃即滅的。這是清新的從創造的機能中流露出來的思潮。假使你不乘這個時候，用筭記的工夫將他最錄，以備隨意參考，那末既錯過這個機會，那活潑清新的思潮，就不會再來了。這是作者極大的損失呀！……』我們看了這段話，筆記底功用還可以忽視嗎？

用字。

以上把命題和選材已經大概地說過了，現在再說一說用

作家用字，同美術家底着色是一樣的。字之不能適合思想的，有損於作家底風格；恰如用綠色去替代藍色，是有損於美術家底風格的。很淺顯的例子，譬如他、你、我，這三種人稱底用法，通常是自敘和日記式的小說用第一人稱，他敘式的小說多用第三人稱，書簡式的小說多用第二人稱或第一人稱，如果用得不當，便要失去作品底真面目。淺近的字如是，關於深妙精

美的文句裏的字更加非審慎不可。偉大的作家往往在他底文稿中留個空白，費了好久沈潛的思索，纔得一個正確的字，去表現他底思想；這種修養，在我們一班年青的作家，也非常地重要呵！

定時

定時工作在練習創作的時候也是必要的。

工作

有許多年青的作者，佢們創作，只是趁着佢們一剎那的興味；這種興味一消失，佢們底創作也就要宣告終止了。這樣創作是很難得成功的。我們須得趕緊改正過來，最好要把每日工作的時間規定：每日抽出一時或二時間來爲沈潛的思索，將理想的勢力，爲集中的思維；再把這種思想竭力地描寫出來，行之既久，自然能養成著作家一種很好的習慣哩！

忍受與

總之，我們要想成功一個偉大的作家，非有最終的忍受與

努力

努力是不成的。莫泊三於未成名時，從一位法國文學家習了

七年。在那時他所做的文稿，都被他底教授撕去；後來莫泊三竟成一個短篇小說的作者，站在大作家底前面。這可見作者底忍受了。有許多作者，佢們在數年以前，都是很有聲名的著作家，但是到了現在佢底名字不大聽見，幾乎消失在現代的著作界了。佢們底文名爲什麼墮落到這地步？這都是沒有最終的忍受與努力的緣故。這種弊病是現代一般年輕的著作者所注宜戒避的。（以上並參對於少年文人之暗示）

### (18) 創作與批評

批評本來不屬於創作的範圍裏面。但是於創作很有關係所以也不能不略說一說。

批評底意義可分爲五類：便是(1)指摘的意義，(2)讚揚的意義，(3)判斷的意義，(4)比較及分類的意義，(5)評賞的意義。所謂指摘是尋出作品中的

文句錯誤或是思想悖謬之處；讚揚是稱讚作品中的優點，如文詞美妙，風格高尚這一類的批評；判斷的批評，目的在於判斷作品底價值，把作品中的優點和弱點用主觀的見解去評定；比較及分類是對於一個作家全數的作品，或是許多作家全數的作品批評時用得着的一種批評的方法，評賞是一方評論，一方賞鑑的一種批評的方法。批評家批評作品時對於這五種意義，或採取一種或數種，都可以的。

中國近代的文藝界，創作與批評，雖然是一天比一天發達；但是偉大的創作還是不多見，最適當的批評也不見得有多少，這是什麼緣故呢？這中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是那種用偏激的態以凌人，誤認批駁攻擊或是自居於較高的地位，和先生糾正學生課作一樣的批評家，在在皆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哩。我們須知道批評的目的，是學習和傳布，與創作是很有

關係的。我們把一篇作品來分析、比較、整理、研究、賞鑑……無形中便指示我們創作上多少重要的方法。如果我們把批評底意義和目的誤認了，其結果不但要使許多年青而銳進的作者灰心創作，並且不能得到什麼真正的批評，這種錯誤是極應糾正的。我們引近代大批評家阿諾爾（Arnold）底說話，來說明批評與創作的關係：『批評便是把世間所知所思最好的東西去學習或傳布的一種無偏私的企圖。』我們看了這個界說中所說『學習或傳布』可知批評只是一種研究的態度，並不是完全與創作立於對手的地位的；而且也可以知道不是幾個批評家所特有權力，就是一般的創作家也應該特別注重的。

（完）

## 林琴南 著光寒 一冊 六角

林琴南爲我國初期翻譯界之怪傑，以不通西文之人，而能上追隋、唐，下啓現代，爲我國文學界之哥倫布，而開一中外文化交流之通路，其功不可謂不偉。惟先生暮年，稍徧重於保守，頗爲一般新文化中人所詬病，雖云白璧之玷，但其豐富之譯品與夫克勤極苦之精神，不無有重檢之價值；加以先生愛國愛種之熱情，的是「叫且之雞」，尤堪取鑑。本書分七章，舉凡關於先生生平之歷史、思想、翻譯、創作、詩詞、繪畫、古文、傳奇等，著者均能秉平正之態度，一一加以論述，且引證翔實，議論公允。其中更羅列文學界名人之評語，極爲詳盡，洵爲國人批評林氏有組織、有思想系統之書。

## 中國六大文豪

◆謝朓量編 精裝一冊一元八角  
謝朓量先生邃於國學，綜論古今文人，其足以代表一時代之文學者，不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李白，杜甫，韓愈六家。爲學者研習之便利計，乃敍六人成一專著，顏曰「中國六大文豪」。其編制方法，於各家先論其文章與時代關係，及其作文歲月先後，並證以行事所歷，文之精粹，頗加采掇，悉下詮註；並附後人之評論，以見旨歸，冀有助學者知人論世之功，且於六家名著，既得崖略，兼明其義訓也。

中華書局出版



# 文 學 史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中國大文學史

謝无量編

精裝一冊  
三元

本書共分十三章：首敘論，次上古，次中古，次近古，以迄於清末。采西洋研究文學之法，別其流派，詳其時代狀況，各家均繫小傳，並附其著作一二篇，加以批評。理論新穎而多創見，事實均係據正史專集，考核周詳，爲治文學者之圭臬。

##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无量編

精裝一冊  
一元四角

本書將吾國歷代女子之經史文章詩詞歌曲，擇其斐英吐玉，卓絕一時者，廣爲搜羅，上起周秦，下迄有明，以時繫人，並各綴小傳，紀其史略，搜羅廣博，考證詳備，研究文學不可或缺之書也。

## 清代婦女文學史

梁乙真編

精裝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承續謝編「中國婦女文學史」之後，專述清代婦女文學。材料搜羅極富，舉凡漢，滿之閨閣名媛，娼門，女寇，以及離女，丐婦，都三百餘人；其於文學上有價值者，無不搜輯，敘述極有系統。末附清代婦女著作家表，及人名索隱表，以便讀者參考檢査。

## 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

陳子展著  
七角

本書以極經濟公允之文筆，解析中國近代文學蛻變進展之情形。因果兼及，新舊並容。內容有「詩界革命運動」，「小說界革命之前後」，「翻譯文學」等節，敘述精采而頗多獨到之處。最宜用作中等以上學生之課外讀物。

陳鐘凡先生著

文學叢書

研 究 中 國 文 學 之 要 籍

中國文學批評史

精裝 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共分十二章，前三章詳述文學定義，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史總述；次九章，則就周，秦，兩漢，魏，晉，宋，齊，梁，陳，北朝，隋，唐，兩宋，元，明，清歷代各作家之文學，與以平讞；中國文學之演進，胥爲此書表出，誠一善本也。

中國韻文通論

精裝 一冊 二元四角

本書凡九章，分論詩，楚辭，離騷之比較，論漢魏六代賦，論樂府詩，論漢魏迄隋唐古詩，論唐人近體詩，論唐五代及兩宋詞，論金元以來之南北曲；既述淵源與背景，復詳其體裁與派別。讀此一編，可入中國韻文之堂奧矣。



中華書局出版

# 田漢先生譯著

## 戲劇概論

岸田國士著 一冊三角

本書係就日本岸田國士氏所著之戲劇論翻譯而成，末附楠山正雄氏所著近代劇十二講之最末一章，關於易卜生以來之近代劇運動，由文學的及舞台藝術的各方面加以觀察；即在文學的方面，如何由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以產生今日之新寫實主義；在舞台藝術方面，如何由自由劇場，藝術劇場，以擴大爲今日之大民衆劇場；關於人的方面，戲曲作家，導演家，演員的三角鬥爭等，莫不有所論列。在戲劇運動落後的中國，本書實可供一般青年之閱讀和參考，藉以獲得戲劇常識，知所努力。

## 文學概論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概述文學的定義，特性，要素，形式，及其與個性的關係。下編概述文學的起源，及其與時代，道德，國民性之關係。著者對於文學，研究有素，所述皆爲嶄新之理論與深澈之見解，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

▼ 一冊三角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 初中學生  
文庫小說作法 (全一册)

定 價 銀 六 角



編 者 孫 俚 工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陸 費 達

印 刷 者 中華書局印  
刷 所 上海澳門路

總 發 行 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標商冊註

